

續子不語目錄

卷一

狼軍師

白龍潭

縊鬼申冤

趙氏三世為神

屍合

天后

虎投河

九華山

受私橋

治妖易治人難

浮海

萬年松

天上過船

卷二

鬼狀

女鬼守財待婿

鼠鬼

几上弓鞋

露水姻緣之神

執錫二童

張少儀觀察

葛先生

陰氏妹

武夷君

張稿公

曹公夢

伏波灘義犬

刑天國

虹橋板

驅狐四字

僮尸食人血

髓精

雷異

縊鬼畏魄字

珠溼紀事

牟尼泥

天蓬尺

沙彌思老虎

枯骨自贊

卷三

胤

張閻王

小婢入穴

打破鬼例

奪狀元須損壽

羅刹國大荒

怨氣變蛇

早魘有三種

王弼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紀曹孝廉夢

蔡噬子

葉氏姊

獼怪

撮土避賊

子不語娘娘

藤花送終

地仙遭劫

梁氏新婦

吹銅龍送枉死魂臨上有守飯童子

道士留符

照心袍

紹興李先生

心經誅狐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蕭總管求焚

卷四

帝流漿

學竹山老祖教頭鐵馬

鼠作搗黃鼠狼演戲

僵屍拒賊

乾屍子

物變

水精碧霞洗

刀瘡藥

拔鬼舌

方宮詹

四耳貓

烏怪

黑牡丹

石樹榕

合元殿判官

虎有黃光

狗兒

銀俵

鼠薦卷

討亡術

關帝現相

溫元帥顯靈

亡父化妖

石某

人變樹

浮提國

乩仙靈蠶不同或借人提刀

蔣瑩溪

麒麟無腸

頭形如桶

劉子壯

李秀才捕亡術

禪師吞蛋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鵬糞

蒼蠅替人治病

石人賭錢

犬逐通判

彭祖舉柩

指上棲龍

卷五

奪舍法

骷髏三種

鬼氣攝物

驅瘡鬼咒

織登科記

飛僵

水虎

文人夜有光

外國

唐公判獄

劉迂鬼

狐仙懼內

飛天夜叉

狼牙

武進兩異事

佛奴穿母脇生

人皮鼓

屍奔

人氣分塵

山魃怕桑刀

陰沉木

朱鹿田

程嘉蔭

綠郎紅娘

狐仙正論

作勢渡水

郭六

癡鬼戀妻

軍校妻

虎俵

樓怪

有子廟講書

米元章顯聖

大通和尚

卷六

多官

鬼被衝散圍合最難

僵尸貪財

徐明府幕中二事

夜航船二則

趙友諒宮刑一案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玉女峯

飛鐘噬鐘妖鐘

鵬過

瓜子妖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京中新婚

朱爾致

官運二則

麒麟賊冤

掠剩鬼

祈夢二則

石板中怪

黃鼠狼著紙衣呼小將

同服琉璃效驗各別

盛林基

換尸冤雪

動靜石

廬山禹碑

鼠渡江

石中玉碗

琴變

官受妓噴

張趙鬪富

梁制府說三事

錢縣丞

乩仙

雷擊兩婦活一兒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錢尙書

錢狀元小名

龍誅龍

韓六

獼異

獵戶說虎

通幽法

獼淫

甘公入夢

卷八

尸變

韓六三事後又殺一奪

溫將軍

李生遇狐

金能退鬼

黑管畏鹽

勒勒

火神打陰

誤殺金童

夢墨

歸寧女遇怪

桑蠶

魍魎

柏香簪不宜入殮

鬼請上任

喜婆

虎困藤斗

鬼買行頭

鬼買缺

鬼請吸烟

仙童行雨

秀結宜男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量童子

靈符

吞舟魚

雞毛烟死蛇

蛇箝

番僧化鶴

謝珍格物

烟龍

形交氣交

蜜虎

滇南靈草

羊乳鹿

多角獸

江中黃猯

水虺

九尾蛇

蠍虎遺精

皖城雷異

卷九

天后繡女

桃源女神

安慶府學狐

湖南貢院鬼

雷異二則

人變魚

韓昌黎稱老相公

急淫自縊

照海鏡

穀佛

丹徒異獸

鬼怕討債

蘭渚山北來大仙

喫腎囊中舉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溺壺失節

三虎索命

梁相國解夢

齋猴

狗熊寫字

雷屑

牛瀆水

陰陽山

亡夫領婦到陰間見太公太婆

卷十

淫詔二罪冥甚輕

人壽有定陰間不能增減

關帝血食秀才代享

惡人轉世為鼈

姦夫死後報仇

董刺史雪冤

劉老虎

屈丐者

僵尸

申氏自縊

雁宕仙女

生魂入胎孕婦方產

女化男

人化鼠行竊

唱歌犬

韓鐵棍

認鬼作妹

蟒過嶺

食猴怪物名石掬

鐵牛法

妖術二則

種蟹

扯雞滕救溺死人法

鳥獸不可與同羣

拘蛇

金香一枝

小童遇女鬼

懷慶水災投匾水息

三王神請醫治臂

續子不語卷一

隨園戲編

狼軍師

有錢某者。赴市歸晚。行山麓間。突出狼數十。環而欲噬。退甚。見道旁有積薪高丈許。急攀躋執掘爬上避之。狼莫能登。內有數狼馳去。少焉簇擁一獸來。儼與卒之昇官人者。坐之當中。衆狼側耳於其口傍。若密語俯聽狀。少頃各躍起。將薪自下抽取枝條。幾散潰矣。錢大駭。呼救良久。適有樵夥聞聲共喊而至。狼驚散去。而昇來之獸獨存。錢乃與各樵者諦視之。類狼非狼。圓睛短頸。長喙怒牙。後足長而軟。不能起立。聲若猿啼。錢曰。噫。吾與汝素無仇。乃為狼軍師謀主欲傷我耶。獸叩頭哀嘶。若悔恨狀。乃共挾至前村酒肆中烹而食之。

几上弓鞋

余同年儲梅夫宗丞。得子晚。鍾愛備至。性頗端重。每見余執子姪禮甚恭。恂恂如也。家貧就館京師某都統家。賓主相得。一日早起。見几上置女子繡鞋一隻。大怒。罵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輩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見之。謂我為

何如人。速即擲去。家人視几上並無此鞋。而儲猶痛誓不已。都統聞聲而入。儲即逃至床下。以手掩面曰。羞死羞死。我見不得大人了。都統方為辨白。而儲已將床下一棒自罵自擊。腦漿迸裂。都統以為瘋狂。急呼醫來。則已氣絕。

白龍潭

彌勒縣舊城集。漢夷雜處。環山而居。山麓有白龍潭。寬可數畝。有良田千頃。築土壩以蓄水。俯臨大河。水溢則啟閘以洩之。雨時二龍相鬪。狀如小蛇。或見巨木一段。蒙青苔而豎遊。每每沖決壩岸。一日衆農栽秧。值細雨中。飛魚大小成對。如擺隊伍。有絳衣女子持扇揮之。偕至潭中。隨即不見。相傳龍女歸寧云。夷人儂二家。天將暮忽來衣孝服者。云來投宿。問其所需。則索臥房一間。一大缸。滿貯清水而已。儂疑客浴。遂如所請。並欲為備酒食。客曰。不必。惟有一事相煩。更當重謝。儂問何事。客曰。此地龍潭後有大樹。君往伐之。俟其將斷。先用巨繩縛住。俟潭中有兩羊相鬪。即斷繩倒樹。儂許之。黎明伐樹。果見潭中水沸如潮。有黑白二羊出鬪。儂思當是此時。乃斷繩而倒樹。黑羊躍出水。亦平復。急歸欲告客。以請功。客竟遁矣。問妻。妻曰。客在房未嘗出戶。乃共搜之。疑其在缸。啓覆觀之。則黃金滿焉。始

知客即白龍化身。爭潭求助者。於是潭遂以白龍名。而儂家至今稱首富。

露水姻緣之神

賈正經營中人。娶妻陶氏。頗佳。清明上墳。同行至半途。忽有旋風當道。疑是鬼神求食者。乃列祭品。灑酒祝曰。倉卒無以為獻。一尊濁酒。毋嫌不潔。祭畢。然後登墓拜掃而歸。次春賈別妻遠出。一日將暮。旅舍尚遠。深怯荒野。無可棲止。忽有青衣伺於道旁。問曰。來者賈相公耶。奉主命相候久矣。問為誰。曰。到彼自知。遙指有燈光處。是其村落。私心竊喜。遂隨之去。約行里許。主人已在門迎客。道服儒巾。風雅士也。樓閣雲橫。皆飾金碧。賈絃寒暄。問曰。暮夜迷途。忽蒙寵召。從未識荆。不解何以預知。遠勞尊紀。答曰。舊歲路中把晤。叨領盛情。曾幾何時。而遽忘耶。賈益不解。主人曰。去年清明日。賈夫婦上墓祭掃。旋風當道者即我也。賈曰。然則君為神歟。曰。非也。地仙也。問所職司。曰。言之慚愧。掌人間露水姻緣事。賈戲云。僕頗多情。敢煩一查。今生可有適合否。仙取簿翻閱。笑曰。奇哉。君今生無分。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緣。賈不覺汗下。自思妻方少艾。若或有此。將為終身之恥。乃求為消除。仙曰。是註定之大數。豈予所得更改。

賈復哀求。仙仰天而思良久。曰。善哉善哉。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貪財之心。勝於好色。汝速還家。可免倒房之醜。不過損財耳。賈屈指計程。業出門四日矣。恐歸無及。又思為蠅頭微利。而使妻失節。斷乎不可。乃辭仙而起。晝夜趕行。離家僅四十里。忽大雨如注。遂不得前。明午入門。則見臥房牆已淋塌。隣有單身少年相逼而居。迴憶仙言。不覺歎恨。妻問何歎。曰。牆塌壁倒。兩室相通。彼此少年獨宿。其事尚可言。而來問我乎。妻曰。君為此耶。事誠有之。幸失千金而免。賈詢其故。曰。牆倒後。少年果來相調。予逃往隣家。不料枕間藏金。遂被竊去。今渠怕汝歸。業已遠颺。問金何來。則某家清償物也。賈鳴官擒少年答之。而金卒難追。此事程惺峯為予言。

緞鬼申冤

新安趙天如。授徒黃氏。酷暑畏熱。夜不成寐。向居停請易臥室。居停為指數處。皆不當意。惟一樓院內多花樹。清風徐來。趙喜之。黃似不可。趙疑切近內室。黃曰。非也。上有鬼魅。故未敢令先生居。趙云無妨。遂移榻焉。秉燭以待。夜半忽聞梁間有聲。觀之則弓鞋雙垂而下。年二十許之美人也。凭欄望月。取妝奩作梳沐狀。復行至廂樓。揭起覆瓦數

溝取出白蠟六封攤几上。展玩歎息。仍復包裹藏瓦溝中。覆蓋如故。轉身至趙榻前。將掀帷幕。趙下榻叱逐。直至樓下。入後園竹林中而沒。窺之內有新厝楹。心知卽此祟。明日晤居停問曰。後園之鬼。得無自縊者乎。爲君家誰。黃不覺泣下曰。死者爲吾愛妾張氏。性最敏慧。掌出納銀錢。一日收某處租三百兩。甫交未幾。及吾急需則烏有矣。予一時盛怒。以污蔑之言罵之。詎知渠忿竟尋短見。趙曰。是君暴急之過。然其事可得終明乎。曰未也。問有子否。則現拜門牆者是也。趙曰。請爲白其冤。拉黃登樓。揭瓦溝取金出。果然原物也。其夜見鬼復下如前。作梳沐狀。取筆題詩於牆。向榻前再拜而去。詩曰。小婢偷金去。私藏瓦上溝。今朝冤始雪。我恨亦全休。自後此樓安靜矣。

執錫二童

順治進士蔣封翁名伊。求嗣於靈巖。夢禪僧指執錫二童爲之子。因舉長子名之曰陳錫。後爲雲貴總督。晚年嘗曰。吾命中尙應得一子。久之夢其中堂。曝錦被一床。一龍幡裹其間。適佃戶曹姓者。送租并攜其女至。甫十餘歲。裹舊錦衣嬉笑。公見大歡。遂留納之。生文肅公。

趙氏三世爲神

常州趙恭毅公。爲康熙名臣。人所共知。薨後有蘇州過姓者。嘗識公於生前。後泛舟洞庭。薄暮見大舸。順風而來。旗燈皆書湖廣城隍司。心竊異之。及追視則公危坐舟中。方據案視事。又陸先生子靜。善勸勒之術。嘗伏壇至二天門外。見公亦在二天門奏事。其子侍讀。公以大臣子弟。效力肅州軍前。恭毅公薨。恩許奔喪。侍讀哀毀。選疾。病中每自詫曰。嘔吐滿地。使人難堪。吾何爲居此職耶。衆問何職。曰。痰火司也。家人不知痰火司爲何神。越日禱於東嶽行宮。則兩廡果有痰火司神。病革。人見痰火司燈籠入門。遂瞑。其子副使。公歿後逾年。洪氏姑病昏不省人事。恍惚至一衙署。見公自內出。訝曰。妹何爲來此。延入談家事甚悉。姑問兄現作何官。曰。巡海道也。事繁刻欲他出。不能留汝。且曰。汝嫂亦不久人間。家中多事。可屬兩姪慎之。道二役持香送歸。及甦室中尙有餘香。未幾族人以立嗣與訟。彌年不寧。又未幾其嫂黃恭人下世。

張少儀觀察爲桂林城隍神

長洲顧某。以父久病。禱於神。願以身代。一日夢城隍神遣隸攝至署前。不得卽入。見有肩輿遠來。顧側身以待。乃其師也。自輿中出。執手慰勞。且曰。余已爲某方土地。生何事

至此。願具以告。曰此大孝。吾當為汝白之。良久出曰。今日神有事。當改期。遂甦。越日。隸攝如前。至則神召入。問其父病狀。對曰。骨瘦如柴。神大怒。趣繯杖之。願不解呼冤。未幾。內送一紙條。出神見之。色始霽。曰。汝父設藥肆。某年大疫。不索藥值。功德甚大。且憐汝孝。可以延壽一紀。願謝而出。問旁人。神何以怒。曰。獸中惟豺最瘦。世人多詐作柴。神始聞之。以為比父於獸。故怒。賴幕客辨明。乃免。署前所見諸人。皆其鄉先輩。以刑辟死者。一人被繯。一人將遞解。遠行。願不識。問之曰。此原任知府某。為其部民所訴。張公為桂林府城隍。神移牒取之耳。問張公何人。曰。余亦忘其名。嘗在雲南糧儲道。今河南巡撫畢公。舅氏也。張名鳳孫。字少儀。長洲人。與余同舉鴻詞科。少時有張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子也。生平多厚德。宜其為神。然冥中不知其名。但以戚黨官位相炫耀。毋怪人之好談顯者矣。

屍合

山左王倫之亂。臨清焚殺最慘。男女尸填河。高於岸者數尺。賊既平。啓閘縱屍順流而下。無賴者竊剝其衣。故屍多裸露。忽一女屍。年可十七八。裸仰水面。流至閘側。左足罌闌而止。俄一男屍。年略相似。裸流而下。甫至閘間。忽躍水

而起。與女屍合抱。頸股交壓。衆以篙撥之。竭力不能開。須臾流去。亦不辨其誰氏子也。

葛先生

河南汲縣李秀才。就館村落。夕行迷路。遠望叢木間燈火。趨之見一茅舍。隱隱有讀書聲。叩其門。主人出迎。年四十許。見李延入。自稱葛姓。素好讀書。厭塵市囂雜。故隱此僻處。且言其妻在家乏食。為妻母逼嫁。明日將投河。惟君能救。望乞垂援。言之泣下。李唯唯。因就止宿。茵褥精潔。既明。身臥塚上。並無屋舍。李駭極趨歸。道遇一婦。衣綠衣。行且泣。臨水將自投。李挽止之。詢其所以。則葛姓妻也。孀居乏食。父母將奪其志。故覓死耳。李以去舍不遠。邀歸與嫗共述其異。養為己女。李年已五十餘。忽舉一子。視其眉目。酷肖所遇葛姓者。戲以葛先生呼之。兒輒笑投其懷。

天后

林遠峯曰。天后聖母。余二十八世祖姑母也。未字而化。靈顯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風濤不測。呼之立應。有甲馬三。一畫冕旒。乘圭。一畫常服。一畫披髮跣足。仗劍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輒應。焚常服者。則無不應。若焚至披髮仗劍之幅。而猶不應。則舟不可救矣。或風浪晦冥。莫知

所向虔禱呼之。輒有紅燈隱現水上。隨燈而行。無不獲濟。或見后立雲際。揮劍分風。風分南北。船中神座前。必設一棍。每見羣龍浮海上。則風濤將作。焚字紙羊毛等物。不能下。便令舟中稱棍師者。焚香請棍向水面舞一周。龍輒戢尾而下。無敢違者。若爐中香灰無故自起若線。向空而散。則船必不保。余族人之父某言。其幼時逢漳郡官兵征臺灣。致祭教場中。某隨父往觀。見后端坐繡上。貌豐而身甚短。急呼父視之。已不見。

陰氏妹

吳郡申衙前陰某。有妹纔十二歲。時方中秋。家人方共飲。聞比鄰婦逆。其姑詬詈聲甚厲。妹忽變色。起持刀直入其家。毀其几案。捉婦將刃之。家人奔救。女刀甚猛。五六人持之方得脫。挾歸問其故。猶拗怒咆哮。厲聲曰。我必殺此婦報其母。家人強之。臥則黽睡矣。醒而詰之。慚汗浹浹。不自知其故。

虎投河

紹興西鄉。谿水甚深。一兒戲谿上。見虎來。兒竄入水。泗而出沒。且覘之。虎坐岸上。耽視良久。意甚躁急。涎流於吻。忽躍起撲兒。遂墮水中。憤迅騰擲。谿水爲沸。數躍數墮。竟不能起。兒獲免而虎溺死。

武夷君

大輿朱竹君學士。督學安徽。夢上帝召。復武夷君位。先生以文集未成。泣辭。帝許之。醒而述其事於貴池令林夢鯉。聞者共異之。後視學閩中。謁武夷君廟。廟內施設位。與夢中一一脗合。心益異焉。任滿復命。無疾而終。余按宋人說楊文公初生時。遍身紫毛長一尺。自呼武夷君。與竹君先生相似。

九華山

九華山最著神異。相傳明季海公剛峯。雨中皮靴登山。同伴告以皮靴乃牛皮所作。是葷非素。不可著也。乃易草履隨衆參神。指廟中鼓問神曰。此亦皮也。寧非葷耶。言畢。霹靂從廟起。將鼓擊碎。至今廟鼓無敢用皮。以布代焉。有江南太平人顧翁。生一子一女。皆成立。而妻死。塊然老鰥。爲子娶農家女姜氏。年十七。性仁孝。翁愛之。亡何翁疾作。而子未歸。姜聞呻吟聲。稟請延醫。翁曰。我足疾也。但須溫煖便差。姜曰。果若是。又何難。乃爲翁抱足眠。蓋惟知盡孝。不解瓜李嫌者。次春子歸。道經妹家。妹以嫂孝告之。不能無疑。而難於發口。乃暮則抱襖被於別室。不與姜眠。姜心

疑駭問其夫。夫曰。汝聞世上有翁媪同眠者乎。姜始大悟。曰。吾哀翁老病。實與同眠。此心惟天佛知之耳。其子笑而不答。一日。聞鄰媪鳴鑼誦佛聲。出問何作。曰。將朝九華。姜即附伴同行。焚香跪拜畢。見對山香爐峯。懸崖絕壁。間彼何名。老衲曰。此處名龍口香。心跡不能自明。可實證於鬼神者。往焉。姜聞大喜。執香前往。老衲阻之曰。予作沙彌至今老矣。未見有敢登者。況娘娘纖纖蓮步。豈可冒險哉。姜不聽。直抵其處。看者心悸。果及半山而墮。衆惜其已成齏粉矣。鄰媪歸急告其翁。翁怪其謬。曰。吾媪昨已返舍。引鄰媪入。果見姜。瞑目盤膝坐蒲團上。媪等驚曰。此即活佛。何須更朝九華。於是齊聲念佛。而朝拜之。姜始張目而起。其驗蒲團。上有九華山置四字在焉。共問翁。汝媪何時還家。翁曰。昨聞院內有聲。心疑為賊。偕子往視。則飛下吾媪也。目瞑若死。氣息奄奄。故搔諸室問之。則曰。媪欲表心迹。故含忿而往。並未慮及生死。不料山高千尋。足軟便墮。亦不知何由而歸家。媪乃為翁父子述其事。於是夫妻相抱大哭。遠邇驚異。嗣後朝九華者。先來禮姜云。

張稿公

張稿公者。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

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為某甲。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嗽上再啓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幸午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為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數月後。遇市上賣菜。備趙某問曰。某月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公聞之。招趙入室。款以酒食。問何以知。趙曰。是子負去。安得不知。稿公曰。我爾不相識。何故負尸。且負尸甚早。城門柵欄未啟。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途遇友人召予來。此曰。汝負此尸到某處。必有厚利。勝於販菜。予慮城柵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柵欄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為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偕去烟插。至今尙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別。一日趙開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挂烟插。頗似己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似爾為人。極難相與。一烟插之微。何即在大衆前笑我。趙方欲道契闊。問姓字。適呼買菜者。又至。一掉頭。聞其友渺然不見。

受私橋

臨安府張大與李二爲莫逆交。李家雖屢空。然賦性不苟。故張重之。一日向張道貧苦。張適有積金數百。因盡出以付李。相約除存本外。瓜分其利。不料數年間。李資本盡喪而歸。閉門高臥。絕不見張。張靜待之。許久不至。值嫁女期迫。因登李門問之。李置若罔聞。張怒。互相爭鬪。視者如堵。問張則言李無良。問李則言張騙騙。兩無中據。難定曲直。李曉曉不屈。張愈忿。曰。汝明日若敢赴城隍廟盟誓摸錢。吾即休矣。李謾應之。蓋鄉人信鬼神。相傳城隍神最靈。神前熬油鍋。置錢其中。理直者手摸不爛。否則必爛。故脅之。明日張果來迫李。李亦不懼。同往至廟。撞鐘鼓。陳顛末。然後置鐵鑊熬沸油。擲一錢於油中。令入手摸。李竟取出而手無恙。於是衆咸非張。張亦不能再辨。後李別作生業。數年間滿載而歸。於是計張氏本利若干。盡爲歸楚。親登其門。張曰。交已絕矣。義不受金。李曰。實借君物。何敢負德。待來世作牛馬償耶。推讓再三。張終不受。於是鄉里爲之區畫。廟前有板橋已朽。請將此金易之以石。並問李曰。前既昧良。何敢盟誓。李笑曰。彼時非敢昧良。實恐一經承認。即須原物。粉骨難償。故先至廟禱神默佑。待發財時再報答張友。不意神靈如是。衆聞之咸笑曰。城隍神乃受君私

耶。後橋成無名。因顏其橋曰受私橋。

曹公夢

海陽曹孝廉銓。得廣西某縣。親友來賀。公欲引疾不赴。曰。幼年曾作異夢。幾時入泮。幾時娶婚。幾時生子。中舉選粵西某縣。爲穿白甲二將軍所害。細記所歷。一一皆驗。不爽毫髮。今所選缺。又恰符合。地多苗蠻。野性莫測。先幾之兆。可不趨吉而避凶哉。於是有言夢不足徵者。有以期年半載。相機進退勸者。公不得已就道。及抵某縣。民淳吏樸。公甚安之。數年後。忽有呈開銀廠者。公爲轉詳。奉上檄委公採辦。公親詣廠所視其開挖。及礦則見白氣二道。宛如長虹。直冲公前。公驚而仆。返館舍。至夜半竟卒。家人方悟白甲之徵。

治妖易治人難

漢陽令劉某。性方鯁。治視由科邪教過嚴。有奸民上控。撫軍撫軍戒飭之。公抗言抵觸。撫軍怒曰。若果才能。有沔陽州某案。若能審辨乎。劉唯唯。先是沔陽有金桂姐。受黃氏聘。及婚期。綵輿迎至家。則兩新婦齊出。簪珥服飾。聲音體態。無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禮。仍以兩女歸金。金父母無從分別。於是兩姓均以人妖莫辨。訴官。由州至撫。案懸半載。

俱未能決。故撫軍以之難劉。劉稟請提案。至撫軍公署候審。并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撫軍許之。臨期公喚兩女。隔別細鞫。並其父母庚甲產業陳設。一一盤詰。及核供詞。如出一口。公乃喚二女至案前。曰。觀汝二人。原是一胞雙

生。若並斷與黃家。恐爾父母不肯。吾今特設一鵝橋在此。能行者斷合。否者斷離。乃鋪白布如橋。從儀門直接公座。命二女行布上一辭不能。盈盈淚下。一則欣欣然喜見於面。公叱淚下者逐出署外。喚喜者登布上。此女如履平地。步至公前。公暗擊院印。從頭擊下。兩旁覆以網。而現為狐。投之江中。於是案結。撫軍大悅。奏陞漢陽府知府。從此遐邇歌龍圖。再出矣。漢陽有茶客。攜重資歸。中途為盜所追。奔至漢川。求救於逆旅主人。主人沉吟至再。曰。誠若是。則此處非君所宜棲。可速投某武孝廉家。庶保無虞。引至孝廉家。孝廉兄弟為具酒食。掃臥榻。囑曰。倘夜間有動作。但安眠毋輕出視。客寢矣。兄弟秉燭待盜。盜果蹤至。彼此格鬪。被孝廉殺其四。餘三盜臨垣逃。天明呼客起。赴縣呈報。詎知客出未幾。府差早至。將孝廉兄弟鎖去。蓋賊盜偽作茶客。先以謀財害命。連夜赴府擊鼓求救。故劉公發差。就近將孝廉兄弟拘到問供。孝廉兄弟陳述頗末。請釋一人

保家。公不許。並下於獄。盜返入孝廉家。將其家口盡殺而逸。及公覺急釋之。已無及矣。嗚呼。公能斷狐。竟不免為盜所賣。豈非治妖易治人難耶。

伏波灘義犬

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而名也。某年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當畢於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污船艙。又需滌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尸而斃。不惟中心無憾。且當以四百金為酬。盜笑曰。子所有盡歸吾囊。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豈識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惟我清醒受死。殊難為情。請賜盡醉。衰敗席而終可乎。盜憐其誠。果與大醉。席捲而繩縛之。拋擲於河。甫溺有犬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抓擊廟門。僧問為誰不應。及啓關見犬走入。渾身淋漓。啣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隨至河邊。見裏尸俱欲散去。犬復作遮攔狀。僧喻其意。擡尸至廟。撫之酒氣薰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席上有齒痕。始知是犬嚙斷。乃與茶湯而臥。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先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僧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

故戒勿泄。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僞爲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犬同歸。終老於家。不復再出。著義犬記。

浮海

王謙光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從洋者利不貲。謙光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忽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處。趨往泊之。觸焦石沈舟。溺死過半。綠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葬魚腹中。難免爲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甚香。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清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諸人皆食此草。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孩童。時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是中國人。遂載以往。皆朝鮮徵外之巡擱也。聞之國王。蒙召見。問及履歷。謙光云。係生員。王笑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爲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喜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啓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

光并及諸人回家。王賜甚厚。謙光在彼國。見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致。臨行。贖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矣。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甚衆。設資冥道場。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經以臨。謙光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經者爲何。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爲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然。衰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經爲何人之服。云房姪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時。亦曾見之。更爲慘然。

刑天國

謙光又云。曾飄至一島。男女千人。皆肥短無頭。以兩乳作眼。閃閃欲動。以臍作口。取食物至前。吸而啖之。聲啾啾不可辨。見謙光有頭。羣相驚詫。男女逼而觀之。臍中各伸一舌。長三寸許。爭砥謙光。謙光奔至山頂。與其衆拋石子擊之。其人始散。識者曰。此山海經所載刑天氏也。爲禹所誅。其尸不壞。能持干戚而舞。余按顏師古等慈寺碑。作刑天氏。則今所稱刑天者。恐是傳寫之訛。又徐應秋談薈載。無頭人織草履。蓋戰亡之卒。歸而如生。妻子以飲食納其喉管中。如欲食。則書一餓字。不食。則書一飽字。如此二十年。

纔死。又將軍賈雍被斬。持頭而歸。立營帳外。問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帳中人應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此亦刑天之類歟。

萬年松

廣東香山縣鳳凰山。有萬年松數株。西洋人架梯取之。其松忽上忽下。隨梯轉移。洋人怒用鳥槍擊之。連發數十槍。卒不能得。松至今青葱如故。

紅橋板

福建武夷山大藏峯山洞中。凹處有大小千百條。橫斜架立。千萬年不朽。色如陳楠。朱文公云。是堯時居民所棲。避洪水處。後水退而木存。然木狀非受過斧斤者。山洞羅列羣木。如民間開木行者然。山下灘水湍急。舟不能泊。余至武夷親見之。後到杭州。又見孫景高家藏虹橋板一片。木微香。肌紋細潤。梁山舟侍講鐫詩其上。

天上過船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風雷大作。儀徵縣江邊。一客船被風吹至空中。落在洪澤沙灘上。舟中米客六人。及器物盤碗俱絲毫無損。但據揚州人云。是日親見有一船從雲中過去。初意猶以為大鳥也。

續子不語卷二

隨園戲編

鬼狀

河南祥符縣最繁劇。凡各州縣中解院司案件。有覆審者。多委辦焉。自理詞訟。雖常接受。而示審無期。反致沈痾。令尹鮑公勤於堂事。一夕收呈狀若干。未及細閱。即交幕友批發。次日幕友問公曰。某處命案可往驗否。公曰未見呈稟。安得有此。索狀觀之。則是謀殺親夫狀也。內載姦夫姓名。自稱雙瞽某。被殺某處。屈指計之。隔十六年矣。公愕然曰。案懸十六年事。頗怪。因將各呈俱為批發。獨壓其呈不發。逢收呈日。又親點名過堂。並無瞽者。及晚查閱。則前瞽者呈又在內矣。公問書役汝輩可識劉順否。或答曰。有其人。現充臬司廚役。公赴司請拘兇犯。臬司交公帶訊。供認不諱。先是劉順本屬無賴。在城外河口。以馱人渡河為生。值瞽者夫婦同行。見其妻有姿。遂萌惡念。於負渡時。即戲挑之。曰娘子嫁一瞽者。殊非終身了局。倘不予嫌。愿同白首。其妻心動。共給瞽者醵樹間解囊。足布勒死。挖坑埋之。遂成夫婦。偽作逃荒者至外縣。雇佃於巨紳家。遂學烹飪。

頗有所積。乃挈妻入汴城。充臬司廚役。公廉得真情。卽往掘驗。尸未朽。傷痕宛然。於是劉夫婦皆伏誅。

驅狐四字

周公世僕宰虞城時。有耿家莊劉化民家患狐。百法驅禳無效。因訴於公。牒移城隍。公從其請。狐在空中喝曰。汝求城隍。城隍奈我何。崇之益甚。公謂神且莫制。殊難爲力。其友沈松濤曰。予在息縣有巨紳某之子甫畢姻。迫於父嚴。恐戀新婚。促令從師遠讀。且督責曰。無故不得擅歸。其子網繆燕爾。未免妄想。一日獨坐書齋。見隔牆有美人露半身。秋波流注。挑之微笑。而下方欲移几梯接。又見牆上立金甲神。手執紅旗二桿。一書右戶。一書右夜。向女招颺。女杳然遂滅。今試寫四字在紙上。試之何如。因裁黃紙二方。研硃砂書之。令劉持歸。貼戶牖間。是夜狐來。果却步而言曰。戶夜神在此。今且讓汝。三年後當再來。從此寂然。周旋卽墜去。不知其後若何。其時內幕蔣生知此情節。聞紹興桂林庵有三尼。亦被妖總。蔣乃教以用硃砂如法書右戶右夜四字。貼其樓窗。無風自啓。樓上狐扒竄。一夜聲如鐵甲。至曙始息。狐盡逃去。余按四字平平。不解出於何典。乃能降狐如是。故誌之。

女鬼守財得塔

安陽縣楊某開客店。有女適湯陰縣鄧某。負販家貧。楊妻杜氏。常以錢物周給之。楊蓄白金數十兩。扇櫃中婦思竊。少許。與塔作資斧而未得。間一日。鄰人招楊飲。婦瞞夫出。因啓櫃。歷試數鑰。鎖始開。取金纜出。楊遽歸。婦倉卒納金懷中。閉櫃闔鎖而起。然金在手。無處藏匿。往埋後苑土中。楊夜啓櫃。不見金。知爲婦竊。疑其贈與所私。詬嘗百端。婦忿極。俟夫熟睡。縊死。死後鬼常作祟。楊不能安其居。乃賣屋遠徙。先是婦未死時。鄧已攜妻往湖北依其叔。叔業醬坊。六旬餘。無子。見姪大喜。認爲己子。自是鄧夫婦身登樂土矣。數年後。楊女思其父母。倩夫往探。鄧襟被往。則故宅依然。而主人非也。日已昏暮。鄧行倦。欲宿其家。主人辭曰。客房已滿。無下榻處。惟後堂兩楹。相傳有鬼。能崇行旅。至今扃閉。無人歇宿。鄧云。此屋舊屬予岳家。乃予熟游地。何曾有鬼。縱有鬼。暫歇一宿。諒亦無礙。主人從之。移燈啓戶。設牀掃塵。鄧展衾解履。和衣偃息。夜將半。聞堂西角嚶嚶哭聲。急起視之。一女鬼披髮垢面。傾身來撲。鄧跣足急走。幸堂中設一方几。藉以障身。鬼東入西。鬼南入北。駭極欲號。而口不能出聲。見庭中月白如畫。奔立月光中。鬼追至

不敢犯。惟兩目耽耽注視而已。月移一寸。人退立一寸。鬼近一寸。月移一尺。人退立一尺。鬼逼近一尺。月上庭牆。鄧負牆立。須臾月移至膝。鬼躡身來曳其足。鄧歎曰。不意鄧某乃死於此。鬼聞語。遽釋手曰。汝謂誰。曰。我湯陰鄧某。鬼曰。是吾婿也。胡不早言。幾誤殺汝。因告以身死原由。及埋金處。曰。趁天未曉。無人知。速取金去。我所以作祟者。守此財以待汝耳。今日心事已了。予亦不復作祟矣。仍趨堂西角而滅。鄧往掘地。果得金攜歸。因益營運家小豐焉。

饕尸食人血

吳江劉秀才某。授徒於元和縣蔣家。清明時假歸掃墓。事畢。將復進館。謂妻曰。予來日往某處訪友。然後下船到閩門。汝須早起作炊。婦如言。雞鳴起身料理。劉鄉居。其屋背山面河。婦浙米於河。擲蔬於圃。事事齊備。天已明。而夫不起。入室催促。頻呼不應。揭帳視之。見其夫橫臥床上。頸上無頭。又無血跡。大駭。呼鄰里來看。羣疑婦有姦殺。夫鳴之官。官至檢驗。命暫收殮。拘婦拷訊。卒無實情。置妻獄中。累月不決。後鄰人上山採樵。見廢塚中有棺暴露。棺木完固。而棺蓋微啓。疑為人竊發。呼衆啓視。見尸面色如生。白毛獨體。兩手抱一人頭。審視識為劉秀才。乃訴官驗尸。官命

取首。首為尸手緊捧。數人之力。挽不能開。官命斧斫僵尸之臂。鮮血淋漓。乃劉某之頭。反無血矣。蓋盡為僵尸所吸也。官命焚其尸。出婦獄中。案乃結。

鼠鬼

漢陽崔某家素豐。遷雲南知縣。攜家到任。留一老僕守門。自廳以後。俱封鎖而去。數年後罷官旋里。居纔數日。家人羣告佛樓上。每夜有怪。崔素膽壯。移牀宿樓下。思覘其異。漏初下。滅燭就枕。即聞樓上拍案聲。捶椅聲。繞樓行走聲。又如官府出門。皂役拖板子聲。少頃漸次下樓。降梯一級。又如稚聲。梯板聲。崔駭極。拍牀大叫。又有人復曳稚上樓。聲家人畢集。以火上樓燭之。虛無一物。益信以為非妖。即鬼。延巫覡祈禱不靈。一邑俱傳崔家有鬼。崔蓄梨園一部。內有膽大者數人。思一睹鬼狀。乃入夜塗面易服。一人扮伏魔帝君。一人扮周將軍侍立。燃燭以待。忽一鼠自神龕頂上竄下。尾大如棒椎。二人急下追捕。鼠因尾大身體遲滯。頃刻就縛。細視其尾。乃灰塵凝結。重可數斤。不知其故。崔恍然悟曰。昔年此鼠竊食燈油。予自後潛捉其尾。鼠力竄脫去。尾皮盡褪。膏血濡囊。灰塵日積。月累。致作此狀。曳地作聲。笑數月來祈禱紛紜。空見鬼也。

驚精

吳縣孫香泉女。適同縣某生。女偶食齏得怪疾。喜則明妝。飽服笑舞百出。怒則拋盆擲碗。詬詈不情。或二三日不食。或一食可兼數人之膳。日漸狂靡。女為祖母所鍾愛。因迎歸養病。禳禱醫藥無驗。數日後。病輒一止。止時即如平時。家人問病狀。女云。初見一皂巾綠袍人。向予臉噓氣。即身不自主。其一切語言舉動。皆綠袍人所為。問食兼數人何也。曰。非我食也。一紺衣人暨兩皂衣人。向綠衣人索食。借予飲噉。以饗之。綠衣人臨去。必伸長其頸舌三舐。足三踊。不知何故。時香泉客河南畢中丞幕中。家遺急足。以女病告之。孫即束裝歸。攜女避元妙觀。養衣真人殿中。崇如故。孫思載女遠出。或可避之。賃船欲往揚州。無錫顧晴沙觀。察與孫友善。聞其事。迎至家中。怪亦隨往。觀察肅容莊論。冀以正理壓服之。女掩耳曰。厲氣迂儒之談。勿污吾耳。因口吐白金一小錠。細珠數粒。示觀察云。此綠袍人聘我禮也。約月望來娶。孫恐女為怪祟死。急偕女解維。將抵鎮江。女忽云。彼若往揚州。我輩畏江神奇。老爺不能渡江。奈何。徐云。我有計矣。不必待望日。即於此時娶之可也。女旋即偃臥呼號。腹痛欲絕。孫恐女即死。許其返棹。旋里。女

腹痛頓止。至望日。家人惶懼。恐女有不測。而女故無恙。孫因札致畢中丞。為代請龍虎山張真人除怪。真人得書。遣鄒法官至。設壇作法三晝夜。而女病痊。孫問是何怪。法官云。綠袍者驚。紺衣者蝦。皂衣者龜。窟在石湖湖心亭下。因汝婿家殺其子孫太多。故率其類來報讎。適遣六丁。盡已拘去。汝女無患矣。子按江神名奇。相見博物志。

雷異

金壇瓜渚有某者。其子幼時與某姓為婚。未幾某卒。妻矢志撫孤。屢遭饑饉。子既長不能行娶禮。遂屬媒氏辭婚。令別擇婿。某夫婦詢之。女志堅不奪。媒復命母子。計無所出。居久之。母呼其子曰。吾十數年來。饑寒交迫。不萌他念。者望汝成立室家。為爾父延一線也。今榮榮相守。雖百年何濟。余昨已議改離某姓。得金若干。為汝取婦。若干償宿。連今金俱在床頭。汝可視之。子噤不能出一語。母泣曰。速詣媒氏言之。余坐待汝夫婦成禮。然後去。子泣不應。母促之再三。乃往。時鄰左博場。有羣匪竊聽。乘某子夜出穴壁。偷金去。母晨起失金。遂自縊。越宿子偕媒來。啓戶不見其母。怪之。使媒坐客舍。而已。內見母已死。痛極亦縊。媒怪其久不出呼之無應者。窺其寢。母子俱懸梁死。駭極而號。

鄰衆畢集。咸不解其故。媒因奔告女之父母。女聞之亦縊。時方隆冬。天忽陰晦。雷電交作。震死博徒七人。某子某女俱索斷而蘇。惟某母救亦不醒。一時聞其事者。相與歎曰。貞烈節孝三事。萃於一門。而一時俱死。非其命。若無人爲之伸理。雷爲之伸者。斯亦奇矣。至於蘇男女二人使之完娶。而節母則聽其悠悠不返。所以曲全之者。又如此。誰謂雷無知耶。

紀曹孝廉夢

孝廉曹君履青弱冠時。冬月染疾。困臥五六日。一日夢在治西橫街。有在後呼其姓名者。回視不相識。叩之則曰。奉府君召。問何事干涉。曰。往自知耳。適族伯用章至。向公人緩頰。云我同姪往何如。公人頷之。曹於路問公人云。近聞城隍非楊公。誰爲攝篆。曰。東漢袁公也。遂別去。用章挈履青同行。步履迅疾。街衢月色甚皎。但覺陰氣中人。兩旁屋宇門戶俱掩。門楣上各樹楮錠一二串。數里中所見無異。俄達一曠野。遙望高垣如城。正南有雙扉。用章叩之。內有人應聲啓扉。入命向東廊行。少前用章不知所所在。覺力倦。欲稍憩。徙倚一門。首見室前有十數人。或繩繫足。或索拴頸。坐立不等。室後半皆羊豕。不得已坐檻外。忽諸囚咸伸

一手出戶。如索物狀。諸羊豕俱來嗅衣。曹甚窘。傍有人呼云。勿無禮。所需當即見付。未幾公人傳訊。出票相示。方恍然知爲前身。且曰。君父子爲人作券中。其人負心。今屈來一證耳。毋懼也。至署門有吏捧冊來。詞色間似索規例。前一人又曰。有。遲日取諸我家。遂止。忽有人短衣跳足。左右望如探訪公事者。官隸揮叱之。遽閃避。但見壁上如黑烟一片。縷縷散去。俄聞內陞座。訊供用刑。拷掠聲甚厲。少頃有人出外。云勿須到案。某吐情實矣。見內牽出一囚。髮鬢鬆覆額。一手著膺。一手撫背。胸口索貫其中。并縛前後手。疲憊斜行。意即捕囚也。署前各散。寂無人蹤。探首窺內。廳堂三楹。兩廊肩輿與牌棍儀仗。悉如人世衙署。進數武。母舅周子堅已先在。曰。甥來作證耶。因相勞苦。蓋翁即宿世債主云。時翁之從兄方死。語次及之。翁泫然曰。亦在此。我不忍見也。正敘語間。前吏來曰。請回已久。何向滯此。隨之出署前。見一大池垣。週四圍。池中一逕。石片相接。履之兀兀有聲。轟然墮水。水如渦旋。旋轉甚疾。心甚惶迫。忽見岸上蓮燈萬柄。閃爍照耀。往來不定。其行甚速。燈亦漸遠。陡然擱淺。一無所見。視之乃治後玉帶河濱也。月光西墜。譙樓五鼓矣。相扶上岸。送周翁出北門。己仍向西返。

舍豁然而醒。身臥床上。望月影聽更聲。一如夢。自是病痊。

縊鬼畏魄字

灑江有二士相友善。甲年長而性凝重。乙妻呼甲以伯。相見如家人。戕乙妻死。續娶少艾。甲以嫌不往。蹤跡久疎。一日暮雨。避宿茶亭。距乙家二里許。忽見乙前妻至。甲心動色變。乙妻曰。伯無懼。妾方有求於伯。吾夫後娶者。勤於家事。善撫妻子女。今日微反目。有縊鬼知之。將令投縊。此人若死。吾家蕩然矣。祈一往救吾夫。甲曰。吾非師巫。往何能驅鬼。汝在冥中反不能禁耶。乙妻曰。是惡戾之氣。妾焉敢敵。須伯一往。甲不得已。隨之行。至門。門已閉矣。乙妻已從旁隙入。啓戶。不知何時。已燃燈矣。移一椅至中庭。告甲曰。伯坐此。有麗人來假道者。卽縊鬼也。堅坐勿動。彼自不敢前。妾當在座後視之。少頃果見一女。手執紅帕。含笑婉言曰。妾有事欲前。盍少退。甲不應。女乃却退。乙妻曰。彼去當復來。來則意態甚惡。伯勿怖也。須臾女至。曰。君胡勿避。甲仍不俟。女忽披髮噴血。突至甲前。甲厲聲叱之。鬼亦滅。乙妻曰。惜哉。伯勿呼。但以左手兩指。寫一魄字。指之入地。彼一入不能出矣。今雖暫滅。彼必暗往吾家。伯可急叩吾夫

寢門。甲如言。乙從夢中辨其聲曰。兄何暮夜至此。曰。君勿問我。且聞尊嫂安在。乙繞床捫之。不見。急啓門。呼甲入。燭之。乃懸於床後。共解其縊。灌以湯。徐徐而蘇。乙問妻何苦。尋死。妻曰。吾初不知。恍惚有婦人邀我至園中。尋玩片時。見若有圓窗者。令我引領望之。我頭入窗。遂不能出。甲因具述所遇。而乙前妻杳無迹矣。江西堪輿陸在田與甲善。言其事。

蔡啞子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莊。家貧行乞。人皆呼爲蔡啞子。啞子無他技。諸乞兒莫善也。獨有許道士待之厚。久之許道士死於朱家村。屍有重傷。許氏鳴朱某於官。煨煉成獄。擬大辟。或曰。朱某實斃之。罪誠當。或曰。恐有冤。然莫知的耗。一日蔡啞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啞子來與爾食。蔡啞子忽張目大言曰。我爲朱氏雪冤而來。勿暇食也。村中老幼驚駭。時朱氏以許道士一案。家產蕩然。計無所出。謂啞子曰。事關人命。汝無戲言。啞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於是朱氏族衆及鄰保數百人。共拉啞子入城。太守李公適坐堂皇。詰訊啞子。啞子曰。殺人者許雨公也。與朱某何與。歷言情事。鑿鑿。因卽簽拘許雨公。雨

公方與朋輩避暑瓜棚賭錢。拘至一訊而服。立出朱某於獄。初雨公與朱某爭客行不遂。故設計拉許道士於僻所毆斃之。與尸朱某門事甚秘。然獨不避蔡啞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隙中作謝。諸乞兒曰。啞子死矣。蓋即朱某出獄之日云。

珠溼紀事

嘉興珠溼地瀕湖。有童年十三歲。跨牛背韁繩拴於腰。飲牛於湖。牛入水漸深。沒及童足。久許牛忽驚走。童顛墮水。岸上人恍見有物。排浪吞童。牛奔上岸。繩尾拽起一鮎魚。形如小舟。羣譁然。始知牛初為魚所齧。負痛而奔。奔太速。童遂墮。而童與牛繩相繫。魚雖餌童。而繩不得脫。因為牛曳出。如漁人之釣者。衆操刀斫魚。冀童尚可救。及童出氣已絕。而衣服髮膚毫無所損。鬻魚肉秤之。得三百八十餘斤。封君朱緒三。自吳門歸述其事。云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葉氏姊

葉星槎別駕之姊。適張氏。婚未四十日而寡。無子。歸守節於母家。別駕為請旌於清朝。乾隆己酉。姊年七十二矣。偶於秋日遊園中。忽冷風如箭。直射其心。臥床醫藥罔效。而

食量頓增。素持長齋。病後大索葷腥。且能兼數人之食。終日向空絮語。兩手作支吾拒抵之狀。隨頰間時有傷痕。徹夜呼號。侍婢皆不得眠。惟別駕在坐。則安睡片時。如是數月。醫者莫能名其病。別駕乘其神氣稍清時。詢以終日喃喃。與誰共語。所患何處痛癢。而呼號不止。姊初不答。強問之。乃長歎曰。前世孽也。彼日我遊園時。忽陰風吹來。毛髮俱悚。急歸房中。見一短小婦人。面醜而麻。著白布單衣。渾身補綴。攜兩小男亦醜惡。藍縷相隨。婦呼我曰。夫兒呼我曰。爺。我前生乃男子也。江西人姓顧。饒於財。婦為我妻。兩男皆我子。我嫌婦醜。醜殺之。並醜二子。而連娶二美婦。以天年終。婦沈寃百年。索我不得。上年遇張得新。得新前世與渠有瓜葛親。乃告知我在此處。並引之至園。又以室有亂壇。不得入內。匿園中者半年。今始相遇。要我償命。我亦恍然。覺前生殺妻殺子。實皆有之。猶憶身死後。閻羅王以我生前有罪須審。但怨主未至。且罰作女身。而使早寡。皆了了於心目間。悔之無及。彼母子三人者。日披我頰。扼我喉。使我不得一息平安。食非我食。而我不自知飽。呼非我呼。而我不能禁聲。其苦甚矣。惟弟在側。則三鬼潛匿。若他人皆不畏也。所以隱忍不言者。以事太怪。而又可醜。今不

得不以實告。弟須爲我傳說於世。使知因果顯應。雖隔世不相寬假。雖念佛齋僧。絲毫無益也。言畢泣數行下。所謂張得新者。乃棄之老僕。死已多年者也。別駕聞之駭然。向空喝曰。冤冤相報。理所固然。然汝輩果含冤。何不索報於前世未死之時。而容其以天年終。又何不索於既死之後。而容其再轉人身。遲至七十餘年之久。太覺糊塗。非情理。且冤仇宜解不宜結。我爲爾延高僧超度三人。早投人生如何。姊搖頭曰。渠說不願。只需兩件衣服。上身便好。葉卽製大小紙衣三襲。方持入戶。姊忻然起坐床前。兩手盡力扯。云我妻穿一件白布衫。破爛不堪。純以斷線縫補。解之不開。我爲盡力撕之。纔得脫體。今甫換新衣。便覺容貌漸漸可觀。雖醜亦像人矣。其實紙衣猶在桌上未焚。乃謂三鬼已著於身也。別駕又喝曰。衣旣易可速去。姐呢喃片刻。云渠尙要黃金數錠。白銀一千兩。別駕有難色。姊曰。勿難。只佛草數莖。錫鏤一千耳。佛草者。麥草也。於是眷屬輩。羣取麥草。卽宣佛號而斷之。麥草中間。有零星顆粒墜地。姊曰。是絕好珍珠。何可拋棄。皆令拾起。頃刻得草數百莖。姊呼曰。止。渠等嫌重不能勝矣。宜更與一包袱。乃剪紙爲袱。并錫鏤一千。焚於床前。姊卽瞑目。別駕出見。容逾

數時。姊醒。詢以怨鬼去否。曰。去矣。要我親送出大門。問鬼得衣物喜否。曰。不喜亦不謝。但云著此衣。可出去見官府矣。我送渠轉入門時。弟方送鄭六爺出。我避於門側。弟不看見我耶。鄭六爺者。別駕所見之客。內室所不知者也。羣相駭異。自是姊安眠不復索飲食。未三日。忽呼曰。二奶奶來矣。又呼曰。三奶奶來矣。嚶語相寒溫。或笑或泣。刺刺不休。詢之則云。此二婦。乃我前生繼娶之兩室也。陰司以大奶奶事要質審。故將二婦囚閉已久。不得託生。今大奶奶得我衣財。向各衙門告准放出。兩婦質訊。故先來相看。且云。明日當赴城隍處聽審。我其休矣。嗚咽不自勝。至夜三鼓。呼號甚慘。遲明。稱右股痛甚。視之一片紅腫。若受杖者。次日復呼左股痛。繼呼足蹠痛。皆紅腫潰爛。流血淋漓。委頓特甚。潛語別駕云。我事本無可辨。到案卽一一承認。乃旣兩次受杖。復一次受夾。而案終不結奈何。自是遂不能言。又十餘日方死。此乾隆庚戌年二月。中事。別駕親言之。

牟尼泥

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卽死。望帝憐而假

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此冥法森嚴不能狗汝意加增功名壽算也聘拔案哀號聲徹堂階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鬼卒押至宣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時路遇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勸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矣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牟尼泥補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裹取牟尼泥來泥色若梅檀其香不散因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蚋嘖於外蟲蛆攻其中見一燈盞然老母垂涕是時死既七日尚無以為殮也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漸息蠅蚋四散蟲蛆亦去腐爛者完好如常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從口入曰我返報大士去矣屍即蠕動聘張目見母在旁涕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鄰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食淫葷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就真定縣令卒於官

賴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奸女子到其家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為生妹窺見告其父父疑生有私妮因為之婚及新婦入房啓帳見好女子在焉大驚走避舉家譁然逐之其女了無懼色反毅然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家人求禱於法師施亮生起醮壇作法勅王朱二天君持劍擊生即奔突大呼良久乃定障目曰妖見神將下擊伏我脚下被神將斫百餘創破顛而遁殆即死矣怪果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口同日仆地死後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罵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子識我為上方君乎彼女子是千年水獺頗饒功行與郭氏子有緣為汝所殺今其子孫懇於我我來與之伸冤汝之法無奈我何法師正惶惑間忽死者皆甦人問其故曰昨見五鬼甚悍拉我們至一窟中見羣怪昇死獺身被百創頭顱粉碎衆妖縞素發喪弔者皆鱗介之屬聞相聚商量議倚貴神為援賂獻珠寶無算貴神者即上方君上方君貪其賄而許之羣孽得貴神援欲悉族類與法師相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有金甲神騰空而下曳鐵鍊數十百條圍縛羣孽而去故我們依舊得活從此

郭氏平安。

天蓬尺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文引驗。主司放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為姚湊金陵人。明初為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生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豔我妻潘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因強納我妻。不從。自經而死。欲報已久。故來索命。家人詰之曰。彼時何不即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為元戎。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為高僧。至三世則為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即今生彼亦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問殺三命者何事。曰渠某月日。錯告某為盜。并其妻弟俱死。非殺三命耶。先是朱生被竊。心疑是鄰人張某所偷。告官究治。以形迹可疑。真賊不獲。張與妻及其弟。拖累而死。事實有之。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作聲。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脚僧西蓮者。候朱。見朱痛楚狀。乃口誦咒。腹中曰。師德行人。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為禁

汝腹中曰。若欲解冤。須誦法華經。師所持呪。是穢迹金剛呪。命惡神強禁我。我豈服哉。西蓮曰。我即起道場誦法華經。能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冥鏹若干。定立券約。書中保。曰依我。我即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諸跟隨者。從後竅出。朱生遂嘔痰斗許。下洩數日。而聲遂息。越數日腹中復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賊圍者又甚。渠等不肯釋。奈何。於是聞千百人。喧闐腹中。朱生患苦不堪而逝。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於家。病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欸門求醫。萬診之曰。師病痞膈。服藥數十劑。可以平復。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瘳。崇禎末年間事也。其時流寇猖獗。所在患其突至。君謨愛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謨曰。餬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託。奈何。臨行道人令君謨取土斗許。呪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猝有賊至。取升許土。撒前後門。閉戶不出。只喫炒米。不舉火食。度賊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官兵至。俱用此法。絕無所損。鄰人有

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用完世已太平。

沙彌思老虎

五台山某禪師。收一沙彌。年甫三歲。五台山最高。師徒在山頂修行。從不一下山。後十餘年。禪師同弟子下山。沙彌見牛馬雞犬。皆不識也。師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馬也。可以騎。此雞犬也。可以殺。可以守門。沙彌唯唯。少頃。一少年女子走過。沙彌驚問。此又是何物。師慮其動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無存。沙彌唯唯。晚間上山。師問汝今日在山下所見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喫人的老虎。心上總覺捨他不得。

子不語娘娘

固安鄉人劉瑞。販雞爲生。年二十。頗有姿貌。一日驅十餘雞。往城中販賣。將近城門。見一女子容態絕世。呼曰。劉郎來耶。請坐石上。與郎有言。我仙人也。與郎有緣。故坐此等。君若不須驚怕。決不害君。且有益於君。但可惜前緣止有三年耳。君此去賣雞。必遇一人全買。可以掃擔而空。錢可得八千四百文。劉唯唯前行。心終恐懼。及至城中。賣雞果如所言。心愈驚疑。以爲鬼魅。思避之。乃繞道從別路歸家。

則此女已坐其家中矣。笑曰。前緣早定。豈君所能避耶。劉不得已。竟與成親。宛然人也。及旦謂劉曰。住房太小。我住不慣。須改造數間。劉曰。我但有雞價八千。何能造屋。女曰。君不須慮及於此。我知此房地主。亦非君產。是君叔劉瀨子地乎。曰。然。曰。此時瀨子在賭錢場上。輸了二千五百文。君速往。他必向君借銀。君如數與之。地可得也。劉往賭錢處。果見乃叔。被人索賭債。捆縛樹上。見劉瑞喜不自勝。曰。姪肯爲我還賭錢。我情愿將房地立契奉贈。劉與錢立契而歸。爰在其屋旁添造樓屋三間。頗爲宏敞。頃刻家伙俱全。亦不知其何從來也。鄉鄰聞之。爭來請見。劉歸問女。可使得否。女曰。何妨。一見。但鄉鄰中有王五者。素行不端。我惡其人。叫他不必來。劉以告王。王不肯曰。衆鄰皆見。何獨外我。遂與羣鄰一闕而入。羣鄰齊作揖呼嫂問安。女答禮回問。顏甚溫。和王五笑曰。阿嫂昨宵受用否。女罵曰。我早知汝積惡種種。原不許汝來。還敢如此撒野。厲聲喝曰。捆起來。王五雙手反接跪矣。又喝曰。掌嘴。王五自己披頰不起。於是衆鄰齊跪代爲討饒。女曰。看諸鄰面上。又他出去。王五踉蹌倒爬而出。嗣後遠逃。不敢再住村中。女爲劉生一子。眉目清秀。端重寡言。劉家業小康。不復販雞矣。一日

女忽置酒。抱其兒置劉懷中。而痛哭不已。劉驚問故。曰。郎不記我從前三年緣滿之說乎。今三年矣。天定之數。絲毫爽不能多也。但我去後。君不妨續娶。囑後妻善撫我兒。須知我常常要來看兒。我能見人。人不能見我也。劉聞之大慟。女起身徑行。劉牽其衣曰。我因卿來之後。家業小康。今卿去後。我何以爲生。女曰。所慮甚是我亦思量到此。乃袖中出一木偶。長寸餘。贈劉曰。此人姓子。名不語。服事我之婢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君打掃一樓供養之。諸生事。可請教而行。劉驚曰。子不語得非是怪乎。曰。然。劉曰。怪可供養乎。女曰。我亦怪也。君何以與我爲夫妻耶。君須知萬類不齊。有人類而不如怪者。有怪類而賢於人者。不可執一論也。但此婢貌最醜怪。故我以子不語名之。不肯與人相見。但供養樓中。聽其聲響可也。劉從之。置木偶於樓中。供以香燭。呼子不語娘娘。則應聲如響。舉家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有酒食送樓上。盤盤皆空。但聞哺啜之聲。階梯脚迹。弓鞋甚小。臨去時。猶與劉抱臥三晝夜。早起撫之。渺然不見。窗戶不開。不知從何處去也。供子不語三年。有問必答。有謀必利。忽一日。此女從空而歸。執劉手曰。汝家財可有三千金乎。曰。有。則君之福量足矣。不特妾去。子

不語娘娘。妾亦攜之而去也。嗣後向樓呼之。無人答矣。其子名釗。入固安縣學。華騰霄。守備親見之。

枯骨自贊

蘇州上方山有僧寺。揚州汪姓者。寓寺中。白日聞塔下喃喃人語。召他客聽之。皆有所聞。疑有鬼訴冤。糾僧衆用犁鋤掘之。深五尺許。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並無他物。乃依舊掩埋。未半刻。又聞地下人語喃喃。若聲自棺中出者。衆人齊傾耳焉。終不能辨其一字。羣相驚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禪師。德行甚高。能通鬼語。盍請渠一聽。汪卽與衆人請禪師來。禪師偃僂於地。良久。諱曰。不必探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後無人奉承。故時時在棺材中。自稱自贊耳。衆人大笑而散。土中聲亦漸漸微矣。

藤花送終

吏部衙門有藤花一枝。係千年之物。古幹如龍。一人不能合抱。葉覆三間。堂寢夏日尤涼。每與牡丹齊開。乾隆六年。冢宰甘公汝來。與果毅公納親。選官堂上。甫唱名。抽籤。而甘公薨於椅上。手猶執筆未落也。納公奏聞於上。賞銀一千兩。命所屬經紀其喪。其夕。藤花盛開。結蕊發花。大香三日。較暮春時更盛十倍。不知是何徵也。

續子不語卷三

隨園戲編

狽

常州蔣明府言。佛所騎之獅象。人所知也。佛所騎之狽。人所不知。狽乃僵尸所變。有某夜行。見尸啓棺而出。某知是僵尸。俟其出。取瓦石填滿其棺。而已登農家樓上觀之。將至四更。尸大踏步歸。手若有所抱持之物。到棺前不得入。張目怒視。其光睖睖。見樓上有人。遂來尋求。苦腿硬如枯木。不能登梯。怒而去。梯某懼不得下。乃攀樹枝。蚤緣而墜。僵尸知而逐之。某窘急。幸平生善泅。心揣尸不能入水。遂渡水而立。尸果踟躕良久。作怪聲哀號。三躍三跳。化作獸形而去。地下遺物。是一孩子尸。被其咀嚼。只存半體。血已全枯。或曰尸初變旱魃。再變即為狽。狽有神通。口吐烟火。能與龍鬪。故佛騎以鎮壓之。

地仙遭劫

乾隆二十七年。杭州葉商造花園。開池得二缸。上下覆合。疑有窖。命人啓之。則一道人跌坐其中。爪長丈許。繞身三匝。兩目營然。似笑非笑。問係何朝之人。搖頭不答。飲以茶。

湯亦不能言。商故富豪。喜行善事。烝人參湯灌之。終不能言。微笑而已。商意是煉形之地仙。功行未滿者。將依舊為之覆藏。其奴喜兒者。想取其爪夸人。以為異物。私取剪剪之。誤傷其身。鮮血流出。道人兩眼淚下。隨即倒斃。化枯骨一堆。余按南史列傳。載有人掘地開棺。見一女子。自稱將成地仙。慎無傷我。掘者利其金釧。斷腕取之。遂血流而化枯骨。方知古今事。往往相同。殆劫數也。事見王元謨傳。

張閻王

杭州有張秀才者。素無行。武斷鄉里。一日過友人家。聞某村有女巫。能呼召鬼神。從者甚眾。張往觀之。巫正作法。觀者如堵。張上前手披其頰。曰。汝妖言惑眾。罪不可追。若我作閻王。必斬汝。觀者羣散去。未幾巫果病落頭疽而死。人因呼為張閻王。又數年。張小病。見兩公人。素不相識。邀之同行。走至一署。殿宇輝煌。兩神捲簾左右坐。中一神座前垂簾。面不可見。張問神何故見召。神云。女巫告君。故召訊君。君定渠之罪。甚當。原無冤枉。但君亦非正人。須自將生前作惡。共有多少。一一自首。令左右授以簡板。自書其上。張援筆直書。兩面寫完。尚覺未盡。神觀之曰。只此數案。業已足矣。君自擬應得何罪。張思之良久。曰。應遭雷擊。神曰。

不足蔽辜。當擊三次。命捲起殿中簾。教張仰視。儼然已像。始悟前生即閻王。因有過惡。又輪迴人世也。俄而兩公人復來送張回里。如夢初覺。汗流浹背。自是改過爲善。一洗前非。忽一日雷電交作。震死於地。既而復甦。又數月看戲於臺下。雷電又至。張知擊已叫衆人急避。果震死。少頃又甦。跟跄而歸。訓蒙於鄉。又一日雷聲殷殷。繞屋不止。渠恐第三次擊死。未必能活。因潛身於黑漆桌下。霹靂一聲。燒毀床帳。張竟得免。心知劫數已過。仍理舉子業。兩年舉孝廉。會試不第。隨其戚梁階平中丞。赴湖南巡撫任。路過漢陽。聞有某術士。算命極靈。往訪之。術士云。君此去小有佳處。但壽命已盡。只可一年。卽回。不可留戀。回時仍來一晤。我有要事奉託。張思其言。如期便回。再往訪之。其人已死。留札一函。啓視之。乃乞其帶觀回里也。張爲載棺回杭州。未一月無病卒於家。余按廣博物志云。雷火所及。金石俱消。惟漆器不壞。張之第三次得免。或以是耶。

梁氏新婦

杭州張孝廉來云。梁氏新婦。娶未數日。忽然癡矣。口作北語。嗷嗷不解。細察之。乃其亡兄之口吻。其兄爲姚河臺之子。作廣西同知。卒於任所。口稱新婦爲妹云。有要緊事。請

主人面談。適主人有足疾。不能登樓。乃請其夫人登樓。新婦云。我來無別話。只要替造一斗姥閣。我便去了。夫人却之。云汝要奉斗造閣。是姚家事。與梁氏無干。乃云我與妹皆前生是斗姥侍者也。今姚氏家貧無力。非梁氏不可。如不依我。我便同妹去復原位了。夫人不得已許之。新婦云。非立誓賭呪。我不信也。於是家人皆以爲不可與爭辨。良久姚公子生平並非佞佛奉道者。死後忽要奉斗。殊不可解。杭州故事。新婚婦手執寶瓶。內盛五穀。入門交替。梁氏新婦執寶瓶過城門。司門者索錢吵鬧。新婦大驚。遂覺恍惚。後嗅符水。神魂少定。曰我有三魂。一魂失落於城門外。一魂失落於寶瓶中。須向兩處招歸之。家人如其言。新婦曰。城門外魂已歸矣。寶瓶中魂爲米櫃所壓。尙不能出。奈何。蓋杭州風俗。以新婦所執寶瓶。俱放米櫃中故也。如其言病雖差。而神氣依舊恍惚。

小婢入穴

張又言其尊人星子先生。督學江西。有小婢甚蠢。忽然伶俐。家人異之。一日閉門洗浴。久而不出。呼之不應。窺之無人。撬門而入。則浴盆之水尙溫也。四面窗關。纖塵不動。但地板上有小洞。僅容一鼠出入者。啓板尋之。中有穴深丈

許。婢臥其中。癡迷不醒。灌以薑汁。良久方蘇。云一月之前。遇一少年。婦人待之甚厚。教之甚勤。其忽變。蠶為黠者。皆此婦所教也。語我云。我有冤。要你主人申雪。我許之。而不敢上言。隔數日。婦來責我失約。我對以畏主人。故不敢。婦人云。你所謂。亦有理。我不怪你。我有絕好花園。何不同我往遊。遂拉至一處。有小小紅門。狹室數間。我云。並無可遊。我要回去。婦人云。我與你且去小坐片時。養養足力。忽聞外邊喧嚷聲。婦人驚避而走。方知你們來尋我。遂拉之出穴。鬼亦杳然。婢年十六七。隨即嫁人。至今安然無恙。年已五十餘矣。

吹銅龍送枉死魂鍋上有守飯童子

慈溪袁玉梁。乱上扶出汪姓者。嚴州人秀才。赴秋試。死於七里灘。飄蕩無歸。憑乱與人云。水死者。其初死時。輒有人收管入一處。如今之班房。其主之者。名司官。次日始查籍貫。遣卒解赴閻王。起行時。吹銅龍送之。銅龍以銅為之。曲其柄。如今之馬上小喇叭。狀聲甚淒切。汪至冥府。王查其生平。無大惡釋之。亦不令託生。亦無人拘管。聽其飄揚。故得至此。并言鬼無樂趣。每苦寒冷。必欲就人。身傍。吸其生氣。始得融暢。倘吸氣之時。數鬼爭擠。一有不慎。逼近人體。

即有焦灼之患。又怕大風。風起時。必伏地不能行。因風大。即帶有罡氣。風著鬼體。其重如山。每望見風起。色如黑漆。遇大風時。如板片一般。片片擦鬼背而過。能令鬼體消糜。又苦飢。輒入人家竊飯氣為食。凡大家食指多者。其飯氣濃厚。食之耐飢。貧家飯氣薄。不足供飽食也。竊飯時。鍋上常有童子守之。童子屬竈君所管。每見鬼竊飯氣。必相追逐。故大家之飯。亦不易得。其竊飯氣。必俟飯熟開鍋時。有風。則飯氣四散。鬼以手攫之。如絲絮狀。可搏而食。若無風。則飯氣上達。為童子所守。不可竊也。

打破鬼例

李生夜讀。家臨水次。聞鬼語。明日某來渡水。此我替身也。至次日。果有人來渡。某力阻之。其人不渡而去。夜鬼來責之曰。與汝何事。而使我不得替身。李問汝等輪迴。必須替身何也。鬼曰。陰司向例如此。我亦不知其所自始。猶之人間補廩補官。必待缺出。想是一理。李曉之曰。汝誤矣。廩有糧。官有俸。皆國家錢糧。不可虛糜。故有額限。不得不然。若人生天地間。陰陽鼓蕩。自滅自生。自食其力。造化那有工夫。管此開帳耶。鬼曰。聞轉輪王實管此帳。李曰。汝即以我此語。去問轉輪王。王以為必需替代。汝即來拉我作替身。

以便我見轉輪王。將面罵之。鬼大喜跳躍而去。從此竟不再來。

道士留符

常州吳某。刑部郎中諱楫之祖。素好道。自京師歸店。晤一道士。風采絕異。不帶行李。而宿夜覘之。赤身而坐。氣咻咻然。從耳中出。蚊不敢近。旦起將行。吳詢所往。曰。我雲遊無定處。吳拉之南歸。供奉甚敬。居數年。臨死。授二符。曰。我受君恩未報。他日有事。可以此符鎮壓。所以謝君也。已而吳某卒。其夫人大病垂危。屢見鬼魅。夜遣婢環視。有僕素健壯。好酒有膽。設席於門外。已醉睡矣。夢一老者。隨一童子。持壺杯各一。謂童子曰。彼好酒。可令飲一杯。童子將一杯。置老僕臍內。樹之初覺甚熱。後不能耐。乃大呼而起。欬嗽一聲。口血已噴滿地。從此鬼更猖獗。未幾家人收拾地方。將停夫人之柩。偶在箱中。翻出道士符。乃釘挂帳上。夫人久不言語。見忽咤曰。帳上懸一明鏡。中有甲冑將軍持刀逐鬼。鬼盡遠遁矣。夫人從此病愈。又十餘年而終。親友中有病家。借其符驅鬼。無不驗者。旋竟失去。

奪狀元須損壽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轢同

輩。每日今歲狀元舍我其誰。同輩不堪其侮。既至京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傳臚及唱名。則某果狀元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冤曰。某行止有虧。不可冠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色。顧朱衣神問之。朱衣神曰。萬歷間。亦有此事。以下科狀元。移置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也。遂重唱名。狀元為王氏丹。旦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冤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并不復應試矣。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氏丹也。壽六十。

照心袍

錢唐錢蔭庭云。曾從天津買舟回杭。同舟楊姓者。無錫秀才。日坐舟中。默默罕言。錢因其木訥。亦不與共談。一日偶言因果。錢甚不信。楊因極言其有。且云一月內有數夜往陰間公差。專司鈎取人命之事。皆以一紙票。注其人名。若有一命之榮。及侯王將相。必加一硃印。如人間官府牌票。其印文彷彿官印篆法。但不識其為何字。閻王訊問陽間善惡。先用一袍罩人身上。如人間一口鍾之樣。人著此衣。在生曖昧虧心之事。不覺自吐。陰間待人極寬。人在陽間有一惡念。若復有一善念。即將前惡念銷去。司此印者。前

明于忠肅公掌之。至今尚未遷去。

羅刹國大荒

趙依吉臨安歸。遇僧說本年二月六日。有臨安二人。一姓趙。一姓李。販豬來賣於杭州。到半路趙豬已賣矣。欲先歸。李姓者要與同歸。趙不肯。李怒罵曰。汝雖行。必有惡鬼攔阻。不得到家。某惡其言。禱於玄壇廟。而行至大橋渡。夜已二更。果見前四人。蓬首惡面。七竅流血。環而圍之。渠恃勇欲揮拳。一鬼以黑帕直套其頭。便覺冷氣攻心。口不能聲。倒於地矣。羣鬼以泥塞其口鼻。忽前有人持棍來。趕散四鬼。以手提趙擲之曰。我特來救汝。我即元壇神也。此四鬼者。因昨年羅刹國大荒。餓鬼無處覓食。故逃入中國作祟。汝所遇者。羅刹之餓鬼也。但子雖脫於禍。恐有後患。須到家後。用香十三枝。自窰前點至門外。方可脫然。趙驚醒。不料其身已臥自家門外。乃望空拜謝。如其言果無恙。

紹興李先生

紹興李直穎。作幕山西太谷縣。夜眠書齋。有老人伸靴於坑下。曰。我山陰人。亦幕客也。死不得歸。奴竊銀信衣服而逃。至今家中。猶未能知。求君為我寄信到家。李曰。不必寄信。我即日要返舍。歸時即送君柩歸可也。鬼大喜拜謝。且

曰。無以報恩。願代為辦案。從此李每宵熟寢。而几上之案已辦定矣。一時有神明之稱。逾年送其柩歸。其妻子拉迎於門。曰。昨夜夢老相公靈輻還家。故在此相迎也。

怨氣變蛇

亳州貢生鄒某。家頗富。住城西五里。地名小鎮。家多豪僕。皆倚主人之勢。橫行鄉曲。鄉民陳老。有田數畝。與鄒宅相近。禾稼屢被鄒家騾馬踐傷。與之理說。反受豪奴辱詈。陳老自度勢不相敵。莫敢誰何。致成膈疾。年餘將死。一日喚工人至家作棺。謂工人曰。棺後為我開一小穴。聞者皆咤之。問其故。陳老曰。我被鄒某欺氣而死。自諒生不能報仇。欲死後變蛇。以食鄒之心肝。方泄我恨。工人笑而從之。至晚。工匠歸過鄒宅。咸以此事為新聞。笑語喧嘩。適值鄒某開立門外。見眾人狂笑。因內中有素熟識者。問之。其人即將陳老語相告。鄒驚曰。我實不知。明日清晨。至陳家云。前事皆家人放肆。故親來請罪。望翁宥我。陳老曰。公實不知。能將家人某某等。當我面責處。我即不恨公也。鄒曰。可即邀陳老至家。將家人重責。又著叩頭陪禮。并留之小酌。陳老大悅。即能進飲食。忽胸中作嘔。吐出一物。長尺許。衆視之。乃一小蛇。遊於痰沫內。鄒駭然曰。非我今日請罪。則翁

必化蛇相報矣。自後陳病亦愈。

心經誅狐

錢唐秀才鄭國相有妹。適羅氏。於康熙甲申十月初旬夜坐。忽有風從窗隙中入。微有氣息。旋見一少年滿妝美女。嬉笑而至。後隨一毛物。不滿三尺。身披半臂。美女與妹言笑。不覺隨之而行。或山林。或城市。來往輕疾。不知其魂之離體也。或殭臥三五日方甦。妖戒勿洩。洩必害其性命。故不敢語其家人。以爲病瘋如此者。至乙酉八月。國相遠歸鄉試。延妹回家。中秋晚再四詰之。始吐其實。是夜妖即鬧至五更而去。次夜復至。妹即暈絕。國相挈妹衣領。朗誦心經。始得釋回。每日因虔禱所供。大士前。願刊施二千餘部。除妖救妹。是夜妖至。舉家朗誦大士寶號。飯頃始甦。云正在危急之際。空中現大士呼聲。畜何得至此。妖應曰。因飢覓食耳。大士叱之隨去。以手向妖一指。騰空而起。妖亦不見。衆覺旂檀香滿室。妹得安寢。次日午後。忽又女魂附體。口作北音。國相取周易鎮之。彼云。乾元亨利貞。我曾讀過。不須取來。口中只喚還我胡三哥來不絕。因一一詢之。云我姓繆。喚繆三姑。年十六歲時。池邊採荷花。見一美女與我笑語。云是汪大姑。背後隨者。即胡三哥。名叫將恆。自稱

天下老狐第三。故稱胡三哥。我被其迷。因此而亡。汪大姑得脫生去。今已四十二年。我依倚胡三哥。尋一替代。去年十月。連你妹子。尋有三人。期在一年之內。三人中必將一人收盡眼光。方可替代。今胡三哥被收。我無所歸。奈何。國相云。汝何不歸母家。云。母家遠在江西。不能去。七月間。見蘭盆會上。丈夫搶食。想已不在人世矣。言訖。悽然。國相允以誦心經三百卷。超度。纔即合掌禮謝。云。得此。我可再生人世。你爲我先誦四卷。何如。國相每誦一卷。繆即念阿彌陀佛一聲。誦至三四卷。乃云。不須多誦。若多則太重。了我手不能持。并索燒酒牛肉。銀錠五百。烟筒荷包。一一從之。起身作禮。致謝而去。飯頃。妹病始甦。作呻吟聲。云。我被繆三姑。藏山洞中。正在啼哭。忽見繆三姑。面色微紅。似有酒氣。胸懷銀錠。口含烟筒。手捧白紙經卷。口稱。般若波羅蜜多。而來。云。汝父兄念汝。領汝回去。走得脚痛。故呻吟也。次早。忽又作繆語。云。菩薩不忍。將胡三哥殺害。不過拘繫而已。今聞胡三哥。要打千尺深的地洞。逃出來。害汝妹性命。我感你恩。故來相報。大相公可再求大士。使他不得逃出。國相又虔禱大士前。願再刊施心經千卷。共三千卷。并將此胡三哥爲怪之事。載於經後。普勸世人。禱畢。繆三

姑云。如此甚好。但昨日與我的銀錠。虛數不敷。又云。心經被人來奪。扯碎了。烟袋因狗叫。心驚失掉了。今要銀錠一千。裙襖二副。仍要烟袋荷包。燒酒牛肉。許我心經。可先念三十卷。須做一紙箱。開蓋對箱朗誦。自然卷數在內。又云。九月初一日。可齋供大士。將你妹子歸依菩薩。取名觀貞。打一銀鎖。將法名鑿上。挂在胸前。以避凶災。以保年壽。於是一一備辦。候暮而送。又云。此刻大士已帶了胡三哥到城隍處。你妹子亦去赴審矣。黃昏後。妹魁曰。城隍廟審事回來。備述先在廟門外。見城隍神迎接。大士上殿正坐。城隍在下側首傍坐。我跪大士側邊。胡三哥跪丹墀下。大士向城隍說了些話。城隍就問胡三曰。孽畜何得擾害生人。胡三答曰。我原在新宮橋裏住。因橋拆造。借居羅家空樓。此係女鬼。他來跟我覓食的。城隍即令判官查我父母及吾兄之籍。又查羅宅之籍。查畢叱曰。他是生人。如何說是女鬼。喝令掌嘴。掌畢。復抽籤擲地。將胡三哥重打三十板。曰。我處亦不究你。解往真人府去治罪。隨點役二人。備文解去。解差手執紅棍。將胡三哥鎖押而去。大士出廟升天。我亦出廟門。繆三姑領我回來。於是延巫祭奠。繆三姑相送而去。不復來矣。至二十六夜。其妹夜半夢前解差二人。

一人手執長槍。槍上挂一毛頭。帶有血痕。曰。胡三已正法矣。妹驚醒。次夜甫就枕。即有一毛頭滾地而來。將女左臂帶衣痛咬一口。隨即喊叫。其頭不見。只見左臂衣上染有血痕。自此或晝或夜。每見毛頭在腳邊。滾來滾去。九月初一日。依繆三姑之言。置鎖鑿名齋供大士。妹見大士吩咐。胡三已經正法。你終身勿往東南去。汝兄許繆三姑心經三百卷。他得此經已成地仙矣。我之心經重大。汝兄須加敬奉大士。又取香灰在女頭上書符鎮之。而醒。於是國相同妹叩謝。但滾地之頭。不時來攪。國相亦每夜夢與人毆擊。不見其形。但覺有一不滿三尺之黑物而已。忽悟心經佛力浩大。可以解冤釋結。超度苦魂。又向大士前再拜。願誦心經三百卷。超度胡三。以解此結。於是毛頭亦不復再見。此皆國相親歷之事。向人言之。

旱魃有三種

一種似獸。一種乃僵屍所變。皆能為旱。止風雨。惟山上旱魃名格為害尤甚。似人而長。頭頂有一目。能喫龍。雨師皆畏之。見雲起。仰首吹噓。雲即散。而日愈烈。人不能制。或云天應旱。則山川之氣融結而成。忽然不見。則雨。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寧波周秀才。在於潛署內作幕。久之形狀羸瘦。同事疑之。叩問總言無他。一日同食西瓜。客有言鬼無脚。周忽云鬼不特有脚。且女鬼之脚甚香。羣問何所見。周頗悔失言。衆再四詰之。始言於某夜。月光下有所感觸。對月長歎。忽見對過廊下。有一婦人甚美。亦對月長歎。周初疑爲署中人。坦然不懼。訊其所歎何故。遽答曰。子不知我之所歎。猶我之不知子之所歎也。少頃周閉門而睡。心悔月下逢此美婦人。惜未細談。忽聞窗外小語云。君果有意。當於明夜月下再會。至次夜。周屏僮僕。相俟月下。久不至。疑其爽約。至四更。忽見婦人踉蹌而來。曰。我爲君馳千里而來。叩之。故曰。今夜往江南六合祝盟。姊壽去時。有同伴數人。恐久留失約。故撤同伴獨回。途間恐遇虎狼。膽怯行遲。故後期。天且漸曉。不能繼續。如君必欲相會。可與僮僕分居。恐與陰陽有犯。如其言。奴知主人室中有鬼。堅不肯移。周大怒。奴始從之。然每夜必窺探主人之室。婦人遂不至。久之。忽婦人至。曰。君毋畏。我係前幕友主人之妾。松江人。偶小疾爲庸醫所誤。遂歿。以陽壽未終。冥籍不收。可以閒遊。查露水夫妻簿上。與君有緣。但註定只應交媾一百十六次。若無人知。則相處可長。否則緣盡便散。又云。君外尚有一人。亦

有夙緣。應數百次。不知何日得會。自此後可爲地仙。不復輪迴。且我行經受胎。皆與人同。奈君命中無子。我不能爲君嗣續耳。從此周形神愈健。同人知其事。促之歸。周亦以同人皆知。身不能安。遂歸寧波。身漸充肥。周每與女交用紅圈印於憲書月日之下。同人數之。得一百十六圈。

王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行醫延安。遇巫王萬里。與從子尙賢。賣卜龍沙。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忽聞窗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翌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乃祝曰。豈余藥殺爾邪。苟非余當白爾冤。鬼曰。兒閱人多。惟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十人爲證。左弼如其言。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父晝臥。兄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咒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於樹。先剃其髮。纏以綠絲。刺胸穴割心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咒劫制使爲奴。服役稍怠。舉針刺之。痛不可言。昨以翁見辱。乃遣兒報翁。

兒心弗忍也。翁能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於縣。逮萬里叔姪。始猶抵拒。月西與爭。且請搜其行囊。遂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概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萬緡。當令給侍右左。萬里欣然允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鄺生者與語意合。又獲耿頑童者。亦奴畜之。其歸錢數如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為左驗。和卿來心頗疑之。雜處稠人中。弼陽問誰為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憫。月西亦憫。憫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為具成案。上大府將定罪。而萬里死於獄。初弼訴縣歸。親朋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吾獨非翁兒。

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言皆驗。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從容問曰。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燕紙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調。為壽。弼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偷客戲以醴代之。頑童怒曰。幾垂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曉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智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

蕭總管求焚

威南元為歸安知縣。有蕭總管祠甚靈。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會之期。聚數千人。咸告於神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於橋上。竟不雨。沈之水中。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失色。走報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威笑曰。是總管求焚也。命繫其舟側。願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為也。遂

焚之。而杖作僞者。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乾隆丙辰余過廣西泉州見絕壁之上有匣似木非木其上無蓋舟人云諸葛亮藏兵書處甲辰余再過泉州已將五十年矣仰而諦視絲毫無損疑世上焉得有此不朽之木後廣西布政司奇公過其地用千里鏡測之的是木匣非石匣也其下江流迅急舟人難久停心中終以爲疑後閱湧幢小品云嘉靖皇帝常遣南昌姜御史往取兵書姜架雲梯募健卒緣梯而上乃一木棺厚尺許黃黑色其上蓋啓之中有白骨頭顱大如車輪兩牙長一尺餘鋒利如刃遂取以下御史據實奏聞瘞其骨於山側是夜姜夢一虎頭人長丈餘撞門而入瞪目怒曰余水神巫支祁之第三子奔雲是也能出入風雲吞嚙虎豹當禹治水時我父子與之大戰我敗伏山澤中伯益來放火幾爲所燒我咬傷伯益之指而逃禹王大怒命天將庚辰用神霄劍斬我擲尸江中其時我父尚在命羣水怪取陰沈木爲棺葬我於此將來劫滿時我尙想下世報仇汝乃命某卒來剖棺戮尸耶然汝貴人也奉天子命而來我不能害彼破棺之卒吾將取其命矣言畢而去次日卒果暴亡余按陰沈

木乃洪荒以前之木經過劫灰者萬年不壞以故歷千百年巍然不朽其蓋被姜御史所取故今猶暴露也余丙午遊武夷山見大藏山洞之虹橋板森森架立恨無姜御史其人者架雲梯取而視之

續子不語卷四

隨園戲編

帝流漿

方延濟善乩術其主乩者每年必有一仙戊子主乩者陳真人字髯翁善與衆談論一日衆人以溺鬼必帶羊臊氣是何緣故陳云凡人魄入地沾水即臊河中皆淤泥本多積穢魄漬其中七日即作羊臊氣凡河水鬼帶羊臊氣者不能崇人必五年之後無此氣便能禍人又云焚死之鬼五體不全必覓伴合併而後能成形或二三人合併不等其併法老不併少男不併女又云凡草木成妖必須受月華精氣但非庚申夜月華不可因庚申夜月華其中有帝流漿其形如無數橄欖萬道金絲纒纒貫串垂下人間草木受其精氣即能成妖狐狸鬼魅食之能顯神通以草木有性無命流漿有性可以補命狐狸鬼魅本自有命故食

之大有益也。

討亡術

杭州陳以達善討亡術。凡人死有未了之事者。其子孫欲問無由。必須以四金請陳作術。其術擇六歲以上童子一人。與亡人素相識者。命其閉目跌坐。在童子背後書符於其頂。其符內有果齋寢炁八埃台戾八字。其時命家人燒甲馬於門外。書畢即瞑目睡去。見當方土地背負一包。裹牽馬命騎。同至冥司。尋亡過人。詢悉其生平未了之事。畢即蘇。其術尤盛行於杭城。布政司房司房土地。相沿為漢蕭何。一日方作術時。童子忽瞪目大呼曰。我乃漢丞相蕭何。陳以達何等人。敢以邪術驅道我。為童子背包牽馬。因汝誦太上元經來。教我不敢不遵。此後如敢再爾。吾將訴之上帝。即加陰誅。陳貪利不改。一日行法。土地乃領童子經由枉死城中。見斷體殘肢。猙面惡鬼。提頭擲散。遍滿馬前。童子驚駭而竊。以後不敢再奉其法。陳不得已。復教以劍訣。命童子手中執一劍。仍誦前經。土地復領至前。所童子遵即舞劍。斫殺數鬼。衆鬼號呼。忽見空中金光萬道。衆鬼喜曰。關帝降矣。見土地揖於帝馬前。喃喃不知作何語。有頃牽童子馬至帝前。帝諭之曰。我念以達老奴才。奉太

上元宗之教。故不忍即滅其法。汝可傳諭他。以後倘敢再行其術。我當即斬其首。乃命周倉以青龍刀背擊童子一下。童子大叫而醒。嗣後遂絕志。不復從陳受法。陳久之益貧。無所得食。偷於他處復行其術。是年秋夢至錢唐門外黑亭子灣。見一木榜上羅列其罪。當於九月十三日誅斬妖人陳某。醒後略不為意。稍稍白其夢於人。至期有好事者欲驗其言。往至陳家。見陳身易道服。遍體書符。口誦經咒。似有解禳之法。良久忽大叫云。被殺殺殺。衆云汝尙能言。何以云被殺。答云幸我魂多。斬之不死。然亦不能久延矣。未幾病死。視其頸皮肉雖好。而內骨已斷矣。

學竹山老祖教頭鑽馬桶

湖廣竹山縣有老祖邪教。單傳一人。專竊取客商財物。其教分兩派。破頭老祖。即竹山師弟。學此法者。必遭雷擊。學法者。必先於老祖前發誓。情愿七世不得人身。方肯授法。避雷靈須用產婦馬桶七箇。於除夕日穿重孝麻衣。將三年內所搬運之銀。排設於几。叩頭畢。遂鑽馬桶數遍。所以壓天神也。有江西大賈夥計。夜失去三千金。且視箱篋。絲毫不動。惟包銀紙有蟲蛀小孔而已。因記船過襄陽。有搭船老翁。借居艙後。每晚輒焚一炷香。向空三揖三拜。口喃

喃誦咒聽之不解疑卽竹山邪教也識者包銀用紅紙四面以五穀護之則其法不能行

關帝現相

桐城姚太史孔鋆云曾於北直某觀察署請乩仙判事署中親友齊集惟觀察年家子某靜坐齋中不出或邀之曰乩仙不過文鬼耳我事關聖者也法不當至乩壇客曰關帝可請乎曰可並可現相遂告知觀察觀察親祈之年家子愀然曰諸公須齋戒三日擇潔淨軒窗設香供諸君子另於別所設大缸十口滿貯清水諸公跪缸外伺候年家子遍身著青衣仰天慟哭口諱諱若有所訴忽見五色雲中帝君袞冕長鬚手扶周將軍自天而下臨軒南向坐謂年家子曰汝勿急仇將復矣某復叩頭大哭周將軍手托帝君足飛去只見瑞雲繚繞而已諸公爲金光眩射目不能開皆隔水缸伏地一日年家子不辭而去聞某大僚中惡於道皆疑之終不知所報何仇也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紹興周養仲在安徽作幕攜外甥某居縣署空室三間向來人不敢居周不信打掃潔淨自居內間點燭而臥忽見房門自開有一白鼠如人供立行數步鞠躬一揖至床前

又一揖躍而登床其旁有兩黃鼠狼拖長尾含蘆柴演呂布耍槍戲似皆白鼠之奴隸求媚於鼠王者也白鼠伏周君足下由腹下徐徐而上肢體如酥頗覺樂甚至胸前便覺如石壓身不能動鼠以嘴對嘴撓其沫而食之漸褪下仍由其足下床向門一揖而出周亦無恙其甥在外只見鼠初來時一揖而門開出又一揖而門閉如故韓詩云禮鼠拱而立其信然歟

溫元帥顯靈

陽湖令潘本智之太翁用夫開線莊忽失銀千金仁和令李公學禮親爲踏勘於灰中查出六百元李公以爲諸夥計之事欲押帶赴縣太翁云此輩皆老成力作之人必不爲此帶我家奴僕研訊可也衆夥計云非主人仁厚我輩皆當受刑雖然我輩亦當赴元帥廟明心衆始到廟門內中一人忽閉目大叫莫打莫打我說我說你可將壘中四百金令汝兄手捧到廟諸人見此光景同搜其家四百金宛然在壘其兄遂頭頂四百金送廟中李令取其親供判云此冥法也非官法也候其安靜帶縣發落未幾其人已投水死矣

僵屍拒賊

杭州洋市街石牌樓。販魚人每五鼓出艮山門。販魚見樹林內燈光隱隱。有美女子獨坐紡績。每日如此。並無別人疑為鬼亦不懼。一日有白鬚叟語之曰。君慕此女。欲以為妻乎。我有法依教。則事早圖。明早須持一飯團。闖入彼室。開口則以飯塞其口。負之而歸。勿令見天光。便與人無異矣。如其教果得此女。閉樓中伉儷甚篤。年餘生子。亦能飲食。天陰則下樓執炊。積廿餘年。娶媳生孫。家亦小康。開茶肆。一日天大熱。日光如火。其媳聞姑下樓。至梯無聲。視之有血水一攤。變作僵尸。其夫心知其故。亦不甚痛苦。但買棺收殮。每夜於棺中出入。常有賊入前門。有人攔之。入後門。又有人攔之。皆僵屍為之護衛也。

亡父化妖

某太守西北人。其父已死多年。忽一日乘馬而來。與生無異。曰我已得仙。但愛汝未能忘情。故來視汝。汝可掃一靜室。與我居住。其子雖疑。然聲音笑貌。舉止作事。果其父也。遂事之如生。日間看書。夜中或寐。或不寐。久亦飲食如常。遂相安焉。年餘江西張真人過其地。太守告之。張曰妖也。豈有仙人復久居城市。無一毫異人者乎。能與見否。太守告其父。父欣然曰。我正欲與天師相見。談吐如故。天師曰。

此妖非我所知。詢之老法官。云當乘其不備。勸破之一日。其父正寫字時。法官忽從背後喝之。遂驚如木雞。癡立法官出袖中天蓬尺。從頭量之。量一尺。則短一尺。量一寸。則短一寸。至足而滅。衣冠如蛻。剝脛骨一條。法官曰。此先太翁之真骨也。為狐鑽穴。野狗銜出。受日月精華。而成此妖。所以能言生前之事。再與女人交。得陰精。其禍更不止此。太守欲請骨而葬之。法官不可。曰勿貽後禍。遂攜之去。余按太平廣記。載唐時李霸死後還家。處分奴僕。俱井井有條。然獨居一室。不與人見。一日其子孫逼而視之。變作青面獠牙之鬼頭。大如車輪。眼光如野火。子孫大懼而散。霸從此亦遂不來矣。

乾屍子

乾屍子非人也。乃僵尸類也。雲南多五金鑛。開鑛之夫。有遇土壓不得出。或數十年或百年。為土金氣所養。身體不壞。雖不死其實死矣。凡開鑛人苦地下黑如長夜。多額上點一燈。穿地而入。遇乾屍子。屍子喜甚。向人說冷求烟喫。與之烟。嘔吸立盡。長跪求人帶去。挖礦者曰。我到此為金銀而來。無空出之理。汝知金苗之處乎。乾屍子導之。得礦必大獲。臨出則給之曰。我先出。以籃接汝出洞。將竹籃繫

繩。拉乾屍子於半空。剪斷而繩。乾屍子輒墜其死。有管厥人性仁慈憐之。竟拉上乾屍子七八個。見風衣服肌骨即化為水。其氣腥臭。聞之者盡瘴死。是以此後。拉乾屍子者。必斷其繩。恐受其氣而死。不拉則又恐其纏擾無休。又相傳人多乾屍子少。衆縛之。使靠土壁。四面用泥封固。作土墩。其上放燈臺。則不復作祟。若人少乾屍子多。則被其纏死不放矣。

石某

下津橋石某開米鋪。家素豐。忽病。女鬼憑之。作杭州聲口云。石某前生。與女鬼比鄰。開當舖。女鬼之父。作客在外。家有月臺。男女彼此眷戀。一日正在月臺上私語。女鬼之叔自外來。被其撞見。男竄逸去。女被叔父羞削。慚愧自盡。男受驚而回。又聞女死。亦一病而亡。男轉生石家。爲男女鬼尋覓三十餘年。始知在蘇州。是以尋覓而至。石家哀求。情願當祖宗供奉於書房。石某果愈。未幾一女痘亡。有老嫗見此女坐鬼膝上。鬼抱而嬉。石大怒。罵鬼。停其祭禮。鬼大作祟。乃復求饒。而祭之如初。鬼仍平靜。半年後。忽一日附石某身上云。吾從此去矣。快備酒席車船。家人問故。曰。監生娘來。領我投胎在揚州張姓家。第三子是我者。託人

詢之果然。

物變

每年八九月間。於闐河石子化玉。採者以脚踏之。兩岸卡兵傳鼓。見一人偃僕俯身。必須得玉以獻。否則治罪。採盡則明年復生。天大霧。則山上石變者爲山料。河中石子變者爲水料。俄羅斯國有鳥來千羣。一遇大霧。即伏地不動。化爲灰鼠。其他沙魚。變虎變鹿。兩蟻相鬪。便化爲蠅。蝦爬虫變蜻蜓。爲人所撲。則怒毒而變蜈蚣。

人變樹

外國兀魯特及回部。民從不肯自盡。云自盡者。必變樹。樹易招斬伐。故不願也。秦中明府蔣雲驥云。

水精碧霞洗

漳州山上有氣冲上。即知其下有水精。滇南聞大雷。便生碧霞洗。皆因時變。並非洪荒以來。已有之物。

浮提國

浮提國人能憑虛而行。心之所到。頃刻萬里。前朝江西巡按某。曾渡海見其人。相貌端麗。所到處便能學其言語。入人閨闥。門戶不能禁隔。恰從無淫亂竊取之事。

刀瘡藥

甘肅田五之變。官兵瘡之於石峯堡。死者甚衆。諸童子割男女之陰。聯爲一副。賣錢十二文。配刀瘡藥者爭買之。過一宿。則臭腐不可用。

乩仙靈蠢不同或情人捉刀

乩仙靈蠢不同。趙雲松在京師。煩鄉人王殿邦孝廉請仙。殿邦本有素所奉仙。不須畫符焚香。默祝即至。下筆如飛。俱有文義。或雲松與之倡和。意中方想得某字。而乩上已書某字。皆比雲松早半刻。及雲松在滇南。果毅公阿將軍幕下。阿公之子豐昇赫。亦能請仙。一夕邀雲松同觀。而乩大動。不能成字。雲松知其非通品也。乃戲爲之傳遞。意思想一事。依約至喉間。則乩上即書此字。意中故停不構思。則乩上不能成字矣。

拔鬼舌

蔣敬五之僕阿真。勇而好酒。常隨主寓西直門。其地多鬼。人不敢居。阿真居之。夜有鬼披髮而來。某方醉不懼也。鬼伸舌丈許以嚇之。阿真起以手執之。并拔其舌。冷軟如綿。鬼大號而去。乃置舌席下次早視之。一草繩耳。鬼從此絕。

蔣瑩溪

蔣瑩溪。費於華亭王氏。內弟繼助。娶於桐鄉。歸未數日。室

中失牙箸銀器數件。搜得於贈嫁之僕處。將鳴之官。是晚僕夫婦齋絃。其夫係一僧。拐婦而來。懼發覺則罪大故自盡也。不數日蔣小婢無故自縊。急救乃蘇。蔣至其處罵曰。汝有姦拐盜竊之罪。不當官治罪。自殞其生。亦大幸矣。何敢作祟於無辜之小婢。倘婢不活。吾將鞭汝二屍焚之。嗣後婢遂無恙。

方宮詹

桐城方宮詹。亨成。前身嘉靖時。作青城山道童。見楊升庵中狀元。心爲一動。遂託生宜興潘家。少年進士。適一比邱尼。半途相負。尼思慕抑鬱而亡。亡何尼轉世爲貴公子。潘轉世爲女。嫁與貴公子。而早寡。守節七十餘年。所以報也。三次輪迴。爲宮詹公。生而美貌。耳有穿孔。故乳名姐哥。父拱乾爲前明侍郎。名其子必取字於文頭武脚。曰膏茂。口章猷。曰亨成。皆本此義。或戲之曰。何不取於戲。哀哉。四字爲名。亦皆文頭武脚也。

麒麟無腸

乾隆四年。蕪湖民間。牛生麒麟。三日而死。剖其腹。不見腸胃。中實如蟹。人以爲奇。後人有云。康熙南巡盛典。曾載此事。

四耳貓

四川簡州。貓皆四耳。有從簡州來者。親為余言。

頭形如桶

南史載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萬古不死。接閱謝濟世西域記云。毘騫王生於漢章帝二年。本朝稱董喀爾寺呼爾托。托聖祖曾遣使者至其國見之。王頭如桶。頸如鵝。俱長三尺。張目直視。語不可辨。其子孫皆生死如常。惟王不死。事載康熙天文大成趙衣吉秀才云。

鳥怪

松江王掌科之姨。凌進士應蘭之次女。年甫及笄。嫁於李氏。方理農妝。有五色鳥翔於窗間。飛立於鏡架之上。舉爪招女。女便癡迷。口啁啾作鳥聲。人不能辨。身輕如雀。梁間瓦上。上落如飛。鏡架之鳥。則已去矣。家人患之。不能禳解。聞蘇州穹隆山。有道人能行法。迎而求之。道人曰。此鳥怪也。我能禳治。但須白布三尺。裹鳥所立之鏡。用烈火燒之。鏡紅而布不壞。則可治也。如其言。布果不壞。道人口喃喃誦咒良久。曰。妖已得矣。取瓦罈封之。加字篆其上。囑家人曰。不可開看。速投江中。女果如夢初醒。言語如常。問其故。全然不知。家中持瓶者。揭封偷視。女發亂如初。手製弓鞋。

皆作鳥爪之狀。再請道人。道人曰。不聽吾言。果生枝節。幸而夫人有福。此怪逃去不遠。再如前法試之。須布燒後。現出牡丹花一朵者。吾法始靈。如其言。果布上現牡丹如畫。道士再取磁瓶。加封施篆。親投江中。女病遂愈。至今生子。安居了無他恙。

劉子壯

明末湖廣黃岡州。張某之子。病重為鬼所迷。一鬼既集。羣鬼皆至。索飯索紙錢者。紛集於門。適劉克猷先生推門而入。羣鬼驚曰。狀元來了。我輩且避。一老鬼走矣。回頭笑曰。沒紗帽戴的狀元。吾何懼哉。病人恰愈。衆人不解。後劉中本朝狀元。方悟老鬼之揶揄也。

黑牡丹

福建惠安縣。有青山大王廟。廟之階下。所種皆黑牡丹。花開時數百。朵朵皆向大王神像而開。移動神像。花亦轉面向之。

李秀才捕亡術

閩中李秀才。老於場屋。而家甚貧。不事館穀。惟以捕亡餬口。其效甚神。有王某被竊。來求秀才。誦呪畢。置鏡水面。命王視蹤迹。教以某時刻到東門外。見有白鬚而跛者。擒之。

則失物必得。王意跋者不能竊物。白鬚則其人老矣。何能作賊。姑試之。竟如其言。人賊並獲。其行竊者係一積賊。年二十餘。慮捕快認識。故偷戲場優人所戴假鬚。充作老翁。先一日上山遇雨。跌傷其足。故跋也。

石樹榕

石樹榕以太學肄業生。受知於浮山孫文定公。薦授四川。隴為令。署嘉定州。精於占驗。一時有管公明郭景純之目。一日於嘉定署中自占卦成駭。曰予未四十。豈七十二歲。方守郡耶。後年逾四十即歿。惟此一事全不驗。然嘉定改府恰在渠七十二歲之年。

禪師吞蛋

得心禪師行脚至一村乞食。村中人皆澆薄。尤多惡少年。語師曰。村中施酒肉。不施蔬筍。果然餓三日。當備齋供。至三日。請師赴齋。依舊酒肉雜陳。蓋欲師飢不擇食。以取鼓掌。捧腹之快。師連取雞蛋數個吞之。說偈曰。混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受人間宰一刀。衆人相顧若失。遂供養村中。

含元殿判官

甘肅中衛令胡紀謨。直隸通州人。戊子孝廉。自言未仕時。

館於京師。忽一夜。夢儀從甚都。身跨銀角花鹿御風而行。至一處。殿宇甚敞。額曰含元殿。旁設公座。案上燃紅燭。有泥菓三盤。階下書吏多人。捧册侍立。未登座時。先至側房。將所著衣履脫却。盡易紙者。頗覺寒入肌骨。步出即扇閉側門。如有時門縫略開。即覺風吹衣履。有穢氣冲入。所辦公事。惟按簿點名而已。方點名時。或見故人。將受苦楚。稍存回護之心。或見絕色女子。不無動念。即時殿上火起。身上紙衣盡焚。驚心鎮定。其火自熄。但所點男女。俱有黃氣一團。云是道門中轉劫者。一日見一童子。年七八歲。閱簿知前身係仁和邵昌。亦舉戊子北闈。榜發後即歿。計此童子又轉輪矣。如此者數年。每夜必去。幾與受戒僧相似。心甚苦之。時尚無子。幸其父為杭州龍王書吏。以乏嗣例。為子求免。龍王為之申懇得准。除免此差。據在含元殿見天府所頒秘書甚多。無如夢中舉筆千鈞之重。僅默記得心經注解一本。元君下品戒格一册。係殺盜淫狂四則。其律甚細。大抵與禪門戒律相仿。惜當差數年之久。而含元殿主。從未得一見。不知何許人也。杭州屠潤南。時在陳望之方伯署中。親見其人。自言如此。并親錄二書。戒格一本。帶歸。此事萬近蓬言。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胡又云。伊書吏皆陽世讀書人。或生童。或孝廉。間有識者。至吏卒多係狐狸之類。來迎時儀從整肅。狐狸馱旗。白鹿張傘。有金角者銀角者。似以此分職之尊卑。後充教習。居內城則不復至。凡男女皆不得同牀睡。同牀則魂歸。時為生人所衝。不得入城。蓋城內護衛宸居。天將充滿。狐狸之屬不能入。後以洩漏機密革任。始生子女。

虎有黃光

胡又云。來受輪回者。一虎亦有黃光。生時山神土地視之。奏聞上帝。知為道中人。落劫於含元殿者。查得命終時。未曾勾取生魂。遂自縊死。混入虎胎。旋奉天旨。若虎傷人。罪坐含元殿主者及判司。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吳納孫字堅士。仁和諸生。雍正甲辰。孝廉作令。紫廷先生諱邦煥之孫。館於本城汪氏。白日假寐。起覺左腿作癢。視之現一正字。朱文隆起。又逾時。復現正色立朝四字。大如碗口。拭之不滅。端楷工整。筆法頗似虞世南廟堂碑。見者無不以為異。然求其故。而不得也。先是一日前。吳君為移厝屋至三台山。道過張天官墓。石碑上鐫正色立朝四字。

或以為有所觸犯。因復肩輿至天官墓上虔禱之。其地去于肅祠不遠。即禱於公祠。乞籤神示。籤云。少年發跡自英雄。更復花枝壓帽紅。引得鄉人齊頰首。洛陽季子一時榮。旁有解之者。曰。此吉語。不必言。是秋適舉行己酉正科鄉試。定為護雋之兆。第三句謂遠近來觀者。皆低首諦視。第四句暗用引錐刺股事。而延陵季子之稱。於姓亦有關係。及秋試竟不第。現出四字。漸漸平復。以後亦無他怪。此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事。余按湧幢小品。載嘉靖間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忽臂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寶以聞。逮至京師。驗明釋放。

狗兒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謔。不為父母所悅。會關中飢。將覓食他郡。以祥麟寄鄰家。鄰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堪。乘間乃逃入藍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穴棲其身。凡數月。時方酷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之。入其中。假寤。須臾黑烟噴入。火燎毛髮有聲。亟穿穴出。有巨莽如甕。不見其首。尾掉洞外。毒霧霧之高三丈許。祥麟驚撲地。墮土室中。醒後自視身首。黝黑如漆。就山中乞食。羣呼噪指。

爲鬼物。以刃槌毆逐之。自分必死。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
 栲栳狀。飢甚。剖食之。漿白如乳。數日後。覺體中麻癢。乃入
 溪澗浴之。忽黑皮蟬蛻。而貌轉靡孌。祥麟故習秦聲。出山
 後由漢中至武昌。其地有胡妲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
 以假食。不肯授轉。同類揶揄之。憤而棄去。傭於金彈兒
 家。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舉一笑。一舉止。一飲食。
 一寤寐。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曰。吾得之矣。復請
 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
 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入。搃其首。亟避出視之。
 卽胡妲也。知招妲忌。其地不可居。卽日反渭南。方祥麟始
 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不知父母所在。有云見之。山
 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一日演劇於
 沈竹坪。觀察署。儻從侍列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
 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
 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坐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
 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酒河川原上。將事親
 以終其身焉。

鵬糞

康熙壬子春。瓊州近海人家。忽見黑雲蔽天而至。腥穢異

常。有老人云。此鵬鳥過也。慮其下糞傷人。須急避之。一村
 盡逃。俄而天黑如夜。大雨傾盆。次早往視。則民間屋舍。盡
 爲鵬糞壓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遺毛一根。可覆民
 間十數間屋。毛孔中可騎馬穿走。毛色黑如海燕狀。

銀僂

人但知虎有僂。不知銀亦有僂。朱元芳家於閩。在山谷中。
 得窖金銀歸。忽聞穢臭不可禁。且人口時有癩癢。長老云。
 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乃約之曰。爲我
 守窖否。其人應許。閉之窖中。凡客遇金者。祭度而後可得。
 朱氏如教。乃祝曰。汝爲賊守久。我得此金。當超度汝。已而
 穢果淨病亦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亦得金銀歸。度終
 不能久也。反其金窖中。湯某爲作銀僂詩曰。死仇爲仇守
 爾僂。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如。

蒼蠅替人治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能具醫藥。凡上有醫便一册。以
 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於册上。
 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
 投足焉。庶幾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
 乃犀角地黃湯也。如方製之。服數劑得愈。

鼠薦卷

繁昌令黃公與余同校江南甲子鄉試。黃閱趙字號一卷不合其意。置之落卷箱中。次日早起看文。此卷仍在几上。初意以為本未入箱。偶忘之耳。乃仍放箱中。次早此卷又在几上。疑家人作弊。夜張燭伴寐伺之。見三鼠鑽入箱。共扛一卷放几上。黃疑此人有陰德。故朱衣遣鼠為之。遂勉強一薦而中。榜發其人姓閔名某來見。乃告之故。且問君家作何善事。曰家貧無善事可做。但三世不許畜貓耳。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旌兩旁。即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庫軍丁。聞人賭博爭吵聲。趨而視之。乃石人也。地上遺錢數千。次早聞於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而所失錢如所得之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東嶽兩廟。其怪遂止。

犬逐通判

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忽有黑犬直立。作人言。告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求。相牽詣趙。頃刻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去。

佛奴穿母脇生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產一女。從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即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余素聞鰥魚。率小鰥而游。倘受人驚。則仍奔入母腹中。不料人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下。其六十人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雜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嘉靖時湯都督名寬。戮海寇王良皮所鞣。其聲比他鼓稍不揚。蓋人皮視牛革。理厚而堅。不如故也。

指上棲龍

有萃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與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

三日午後。公伸手指於窗櫺外。余其逝矣。至期雷雨大作。與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續子不語卷五

隨園戲編

奪舍法

莊怡園言。在西番途次。憩一廟側。旁有斃馬。風來腥穢。不可忍。欲行又苦足疲。正躊躇間。俄有老僧偕一少年來。亦憩息廟隅。少者謂老僧曰。徒弟速遣死馬去。老僧即垂目不語。死馬忽動躍然起。向下風行二里許。復倒路側。僧乃開目謂少者曰。已遣去矣。此用奪舍法。然其法有奪生奪死不同。奪生者易其魂。仍載其魄。奪死者無魄可襲。奪舍後尚須修鍊以養魄。今西藏紅衣喇嘛。悉知其術。在楞嚴經為投灰外道是也。

屍奔

屍能隨奔。乃陰陽之氣翕合所致。蓋人死陽盡絕。體屬純陰。凡生人陽氣盛者。驟觸之。則陰氣忽開。將陽氣吸住。即能隨人奔走。若繫縛旋轉者。然此易所謂陰疑於陽必戰也。故伴屍者。最忌對足臥人。臥則陽氣多從足心湧泉穴

出。如箭之離弦。勁透無礙。若與死者對足。則生者陽氣盡貫注死者足中。屍即能起立。俗呼為走屍。不知其為感陽也。惟口不能言。其能言者。為黃小二之類。為老魅所附。陳聶恆邊州聞見錄。載有客山行途中。聞呼其名者。不覺應之。暮投主人宿。告以故。店主曰。客無憂。我能治之。夜攜劍伺客寢。外打三更。果聞有呼客者。聲在牆外。問為誰。答曰。我黃小二也。啟門逐之。見一物如人。奔入一塚而沒。明日詢其居鄰。知為新死。而葬者相與報官起驗。其屍斑爛五色。店主曰。是也。然猶未成精。與衆四覓。入深山中。見遺骸一具。亦五色生毛。曰。此其黃小二矣。焚之。果啾啾作聲。及焚新葬之屍。了無他異。蓋稿死之魂。久則成魅。特借新死之體。以禍人。無所借。則久而為害。若遇雷火擊散其氣。又能布而為疫。此皆山川沴戾之氣。偶中於身後故也。

骷骸三種

地中有遊尸。伏尸。不化骨三種。皆無棺木外襲者。遊尸乘月氣應節。而移無定所。伏尸則千年不朽。常伏地。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貫注之處。其骨入地。雖棺朽衣爛。身軀他骨皆化為土。獨此一處之骨不化。色黑如碧玉。久得日月精氣。亦能為祟。故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與夫死。腿骨後

朽以其生前用力爲精氣結聚。故入土不易朽。伏尸亦然。伏尸久則受精氣爲遊尸。又久而爲飛行夜叉。嶼嶼神書云。老蛤能辟伏尸。

人氣分塵

世皆積塵。人氣能分塵。故目不見塵也。塵能朽物。故宮室無人住。則易朽。然屋宇年久。則又積受人氣。與日月風露之氣交感。而生影於木石中。如含文嘉夏鼎圖所載。門屋市澗池澤器具。悉能成精。有名字可呼。百年有影。千年則積影成形。此屋日有人住。則精氣不能外越。以常爲純陽之氣所逼。僅伏形於內。成金水內景之象。一經封閉。數十年不得入陽氣。則陰氣日逼。而內之陽氣悉達於外。於是

鬼氣攝物

有聲有形而出焉。成火日外景之象。惟無質而藉氣以成形。故能幻變一切。此內生之邪。非外來者之乘虛而據者也。燃火酒照之。則真形立見。聞硫黃氣亦退避。

趙衣吉曰。凡鬼物攝人及器具。皆用氣禁。能以小容大。予少時。讀書西城童佛庵。韓姓家。親見其家老僕。爲冤鬼所纏。一夕忽失所在。而門戶四隅皆扁。已死於二里外桑園中。頸有手招痕青色。究不知從何出。戶乙酉館常山。見有

爲妖祟者。攝其人入石穴中。穴不甚大。僅容其身。穴口如盞。呼之則應。終不可出。破石取之。其人已死。又予戚唐姓家。爲狐祟。一日其婦覓鏡不得。後取瓶插花。覺瓶倍重於昔。視之則失鏡。宛然在中。口小腹大。亦不知何由而入。此皆以氣禁。漢書方技傳。有禁架之術。卽此法也。

山魃怕桑刀

常山瓌紫庭貢士。有書塾在東門外山中。時有山魃出沒其間。土人習見。亦不爲怪。呼爲獨脚鬼。皆反踵而行。其來必有風。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卽死。懸桑刀於門。亦避去。山魃愛聽歌。有張某館衢州山中。每夜山魃躑躅而來。強謗唱曲。

驅瘴鬼呪

道書瘴鬼皆分千支。值日有名字。某日得病。查其名卽可以符驅之。其不以日者。更屬狂瘴之鬼。尤狡獪爲祟。名岳子貴。必須用值日之鬼拘之。所謂以賊攻賊也。然持此法行之。亦間有未驗者。不知太平廣記載驅邪瘴鬼呪甚驗。云勃瘴勃瘴。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凡人疾發時。朗誦不徹。寒熱卽散。汗出而愈。張雨村先生業離台州。親試有

驗。傳人無不效者。

陰沈木

陰沈木湖廣施南府屬山中土產。此物悉掘地得之。名陰沉木質香而輕體柔膩。以指甲指之。即有指紋。少頃復合如奇楠然。土人云。其木為棺入土則日重。重則沈。葬千年後。其棺陷入地數十丈。亦堅重如鐵。故寶貴之。施南買不過六七十金。可得佳料一具。載至漢口。非千金不易購。以出水脚費大也。盤古以前無可攷。有相傳近混沌之上代。乃脫高龍漢也。老聃生於龍漢元年。見道書。

織登科記

昔有人誤入星渚。見一女織繅。上多古篆不識。問之曰。此今年登科記也。以呈上帝。夫登科記必織。登科文必鑄。天上之重科目如此。千佛名經。豈虛語哉。若楊瓊芳。因貢院失火得元。又何異前明焦狀元故事耶。當時人語曰。不因南院火。安得狀元焦。

朱鹿田

朱鹿田先生。官刑部郎中。時偕大學士馬公。赴河南查辦事件。路宿公館。臥室三間。朱與馬對房而居。時七月十六日。月色皎甚。朱患熱不寐。三更忽有風來。門戶自開。見白

氣如虹。蜿蜒進內。近朱帳。朱以拂擊之。氣即出。朱躡其後。見氣入馬臥鬮。少焉退出。有紅光一道。逐氣交繞。白氣不勝。形亦漸微。即出門去。紅光亦回。不復追逐。門戶又閉。聽馬則鼾聲如雷。似不覺者。次日耳房報。隨從家丁死者二人。皆身軟如綿。不知何病。

飛僵

凡僵尸久則能飛。不復藏棺中。遍身毛皆長尺餘。慘慘披垂。出入有光。又久則成飛。天夜又非雷擊不死。惟鳥槍可斃之。聞中山民。每每遇此。則羣呼獵者。分踞樹杪擊之。此物力大如熊。夜出攫人損稼。

程嘉蔭

趙衣吉曰。予幼與程嘉蔭同學。嘉蔭有巧思。性好道。與范羽士交。得其奇器錄一本。能為木牛。親見其製外式。人盡能之。惟中設機各異。其喉舌下橫直木一繫舌根。一墜心。心以鉛為之。木四邊有孔竅。悉用絙穿貫通於足。行則心搖。鉛體重墜。則木一頭下垂。少則舌本間又復下垂。則鉛心又為所舉。而向上如是俯仰。則足上所貫絙曳足屈伸而行。但甚緩不能馳。加重物於背。則行亦鈍滯。程云。尚有九風輪。未加內五。以合五藏。外四以催四肢。則行疾如飛。

數百斤皆可負。然其舌轉。則鉛機橫擱。腰上貫繩曳起。足即曲臥。與俗傳武侯木牛式。及壬遁諸書。西洋木牛法皆異。亦能造寄話筒。筒間寸許。有闌隔之內。有機閉氣。人向筒語畢。則閉之。隔有次第。若亂開。則不成句矣。據程云。此法可貯百日。過百日則機微氣散。惜早天。父母以其用心過甚。嘔血死。故其所得諸書。悉焚去。勿留以禍弟也。

水虎

爾雅虎有角曰虎。能行水中。而不知水中。實有虎也。康熙中朱鹿田先生。曾見松江提督養一虎在池中。以鐵柵圍之。名曰水虎。飼以魚蝦。不食生肉。象山志里民漁於海。網得一雄虎。在網中猶活。出水即死。剖之腹中有三小虎。此蓋鯊魚感氣而化也。未登陸即為網獲。

綠郎紅娘

廣語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男子未娶。多有犯紅娘以死者。諺云女忌綠郎。男忌紅娘。紅娘亦曰過天。綠郎亦曰駙馬。有犯者須齋醮禳祀。驅之。倘男犯綠郎。女犯紅娘。其病不救。蓋亦妖鬼。猶金華之貓魘。

文人夜有光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正直。

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不可往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光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耀。次者數丈。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知為文士。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狐仙正論

獻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門役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為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報。明為憫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話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較計數文錢耶。俄其

人爲帆船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呪。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彼自增罪案耳。至國計生民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

外國

外國三異傳聞最多。高麗有狗站。以四狗挽車。無啟。國人死。心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復爲人。土哈國晝長夜短。日沒頃刻卽出。沙阿國日入時。聲如雷。國中必鳴金鼓以亂之。否則小兒驚死。大耳國耳長七尺。闊四尺。人臥以一耳爲褥。一耳爲被。曾公臺外人。至冬必墊如蛇蟲狀。不飲不食。不語不言。逢春則蠕蠕而動。飲食來往如初。又某國民百

年一蟹。雷州民喫熟肉。呪之變生肉。再呪變猪羊。仍還原形。再呪之仍爲熟肉矣。其呪云。東山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只十字而已。殊不可解。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羊生土中。臍連於地。割之必死。須擊鼓以震之。則臍絕。而羊逐水草。此說見新唐書。近今果有數種羊之皮。可見古人非欺我也。

作勢渡水

張灝遊真州竹林寺。寺隔小河二丈。僧駕板橋來往。張到時日暮。橋已撤矣。張奮身踏水而渡。至僧庵。但溼半鞋。僧大驚以爲仙。張笑曰。我非仙也。少時曾有師法授。用厚磚高尺餘。橫排於地。鋪三丈許。躍上飛走。磚不傾倒。再換薄磚試之。往來而磚不動搖。則用朽爛布絹。布絹受足不穿。再換豆腐。最後用棉紙竹紙。能踏竹紙不破。便可踏水矣。但起步須在二十步之外。一鼓作氣。卽作虎勢。騰空如飛。鞋頭著水。不過五六寸。卽上岸矣。若到水邊。纔鼓氣。便不能起勢。然極其量。亦不過二丈而止。余按王莽用兵。募能飛者。有人應召。縛鳥羽爲翅。飛數十步。乃墜。莽知不可用。卽此類也。

唐公判獄

保定制府唐公執玉嘗勸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嗷然而仆。公自啓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讎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投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辨百端。終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鬼從何去。曰。歛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因即越牆處。尋視。雖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因賄搃盜所爲也。公沈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郭六

郭六者。淮鎮農家婦也。不知其夫姓氏。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妾。里少年歐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贖。則集鄰里叩首曰。夫以父母託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助。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以婦語

女倚門爲賣花。鄰里嘯。俱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覩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辨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即與見翁姑。曰。父母都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恥。伴君。故爲汝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爲汝辦餐。已往厨下自頸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耐夫墓。曰。不耐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我兒身爲男子。不能養我二人。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又有孟村女者。崇禎末。巨盜肆掠。見女有色。併其父母鬻之。女不受。汚則縛其父母。加以炮烙。父母并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給已。必先使受汚。而後釋女。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賊與官兵格鬪。馬至尸前。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此二事正相反。論者皆有貶詞。以爲其一失節。其一心太忍。余曰。皆是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郭六改行。箕子爲之奴也。孟村女抗節。比干諫而死也。古人於徐孝克妻。樂昌公主尙憐之。而況此

二人乎。

劉迂鬼

劉羽冲者。滄洲人。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倩董天士畫秋林讀書圖。紀厚齋先生題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祇愁手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大敗。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於州官。州官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為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恆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

癡鬼戀妻

京師有媼能視鬼。常告人云。昨於某家見一鬼。可謂癡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恆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詬訛聲。惟陽氣逼。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使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左右願。後聞議不成。稍有喜

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涔涔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俛首如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營營徹夜。媼太息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乘火前行。鬼避立牆隅。仍翹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隨至娶者家。為門神所阻。藉頽哀乞乃得入。則立牆隅。望婦行禮。凝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窗而窺。至燭滅就寢。尚不去。為中霤神所驅。乃狼狽出。仍至婦室。婦留一兒在家。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搓。作無可奈何狀。俄嫂出撻兒一掌。更頓足拊心。遙作切齒狀。媼視之。不忍乃徑歸。

狐仙懼內

紀儀庵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為狐所據。夜恆聞其語聲。然不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詬詈鞭笞聲甚厲。羣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撻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為婦撻。面上爪痕猶未愈。眾鬪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為怪。樓上羣狐亦鬪然一笑。其鬪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軍校妻

紀曉嵐先生存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啓。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徹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勸。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臥。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人幼相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城。是人念之不釋。復尋訪而來。甫至門即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遂相約同死。受刃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急覓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草黃雲。四無邊際。正彷徨間。為一鬼將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無恥。命尙未終。叱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復暈絕及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先生烏魯木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

飛天夜叉

先生在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深處。日色薄暮似月。隔澗有人影。疑為盜伏叢莽中。

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妓麗白皙。所衣皆綉練。各反縛其手。殺鯁俛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强者。攢射對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為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乘炬而入。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或曰。此飛天夜叉。化為女子者也。

虎俚

新安程生名敦。有族人家深山中。後圃圍亭。頗有幽趣。生往候之。迨晚則鍵莊門。蓋其地有虎也。一日初更時。月色微明。狂風驟作。一童欲請鑰出戶。儕輩止之不可。主人親曉諭之。童不得已。私欲越垣而出。以高峻不得升。忽聞垣外有虎嘯聲。主人乃令眾僕挾持。此僮顛狂撞叫。不省人事。生知有異。親登小樓覘之。則見有一短頸人在垣外。以磚擊垣。每擊則此僮輒叫呼。欲出不擊。良定生及主人皆知必虎俚也。乃持此僮愈力。僮叫呼良久。忽變作豕聲。便

溺俱下。其矢亦成豬矢矣。園中之人大驚。至五鼓此僅睡去。天曉時。生及主人復登樓覘。則見一虎自西邊叢薄中躍去。而偃不復見矣。

狼牙

凡猛獸皆以爪牙銛利。故能搏噬。而古者獨稱狼牙者。但以爲尖利害物耳。數年前。甘泉令某。一日自外返署。見快役班房繫一小獸如犬。而雙眼淺綠色。意其爲狼詢之果然。乃牽入署。有幕客某以烟桿戳其口。小狼露齶作欲嚙狀。諦視之。其牙粲白。大小參差不齊。而其齶生成一片。非若人與他獸之分排編次也。因恍然悟。古人以狼牙名兵器。蓋取諸此。而狼之狼戾。恃有此牙。亦天之賦與獨異。若人之駢脅。猿之通臂然。

樓怪

西安省城四府街。有王太守宅。太守官浙中。宅久關鎖。留僕守之一日。鄰人遠望。見其後樓懸燈數十盞。趨至詢其僕。啓門視之。寂然無物。又有童子數人。白日往遊。至後樓。見有白鬚老人。憑樓窗下視。羣譁之。老人忽吐舌長丈餘。至地。大駭而散。乾隆某年。太守緣事。此宅入官。同寅乾州高公名瑛者。買之所屬。武功黃令景略赴省借宿。夏月晝

臥前廳。傍晚乍醒。北窗自啟。有物黑面赤睛來窺。黃大呼而起。率衆僕逐之。不見。高公赴省。將前在長安任卷宗箱置後樓。一日查舊案。令廝役上樓啓之。見巨蛇蟠據箱側。大駭。走白高公。親往視之。無有矣。高因不敢居。忽一日晚間。後樓失火。官吏救之。惟後樓燼焉。院中有白骨一堆。長安令周小亭撥視之。有大牙十數。長各五寸餘。別無他異。秦方伯舒觀察皆取一二枚以去。人皆云此怪已自焚死。高公擢寧武太守。始遷居之。今將此宅轉鬻於前。蓋屋令楊翊亭。竟無他異。

武進兩異事

武進之北鄉。土名尤村。有某姓。誕一兒。暴長。甫十一月而長三尺。每啖飯三巨碗。或餌以粉糝。能盡七枚。然不能言。尚臥筐籃。需人提抱。此乾隆五十五年事。毘陵郡北隅。有秦姓婦。忽誕一兒。狀貌瘠惡。頭有兩角。角隱隱復有兩目。遍身青色。多肉塊。鬚鬣。勢長數寸。纖細如燈草。啼聲亦甚異。其家以爲妖。埋之廢圃旁。翼日人過。猶聞地下作啣啣聲。此五十五年八月事。

有子廟講書

西江周駕軒太史。新舉孝廉。赴北闕會試。路過鄒魯間。夢

人引至一處。棟宇巍峨。上書有子廟三字。心疑之。以爲有子配享。聖人久矣。此地何以另立有廟。俄而召入。上坐有古衣冠者。年五十許。髮眉蒼秀。揖而進之。命之旁坐。曰。汝西江名士。可知論語第二章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作何解。周曰。仁爲五德之首。孝弟又爲仁德之首。有子曰。非也。古字人與仁通。我首句其爲人也。孝弟末句。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其義一也。漢宋諸儒。不識仁字卽人字。將個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節。汝到世間。爲我曉示諸生也。周唯唯而出。是年卽中進士。入詞林。余按并有仁焉之仁卽人字。則此章仁之爲人。當亦無疑。

米元章顯聖

燕湖鮑某工畫。專學米元章。竟能得其大概。且又能烘染紙作舊色。識者莫辨。南北骨董家。購者甚多。因之致富。一日作畫倦矣。坐而假寐。忽見一人。唐巾宋服。登其庭。罵曰。我米元章也。汝學我畫。僅得皮毛。而欺世取財。將來千百世後。道元章之畫。不過如此。則我之身分姓名。俱爲汝糟塌矣。因袖中出一石。擊其右肱。鮑覺酸痛。一驚而醒。從此握筆腕痛。難勝執筆。數日依然無恙。

麒麟喊冤

有邱生者。吳人也。幼習時文。屢試不售。怒曰。宋儒誤我。乃盡燒其講章語錄。而從事於考據之學。奉鄭康成孔穎達爲聖人。而渺視程朱。家貧遊學楚蜀。過峨嵋山。坐古松下。溫習儀禮。注疏。有白額虎銜之而去。行數里。乃擲於深谷中。虎竟去。邱心悔。當是背宋儒之報也。方懷惱悶。見谷旁有石門大開。邱走入。則殿宇巍峨。署曰。文明殿。兩旁羅列書籍百萬。莫知其數。邱掀翻書目。謂必以六經冠首。不意翻畢。竟無有也。心疑之。旁有古衣冠者。倚門而立。邱揖而問曰。此處何神所居。曰。蒼聖。邱問蒼聖始制文字。自該萬卷橫陳。獨無古六經何耶。古衣冠者曰。向來原有此書。但名詩書周易不名經也。自漢人多事。名曰六經。造作注疏。穿鑿附會。致動上帝之怒。責蒼聖造字。生此厲階。從此文明殿中。撤去注疏。致汝掀翻不得。邱問注疏。何以上千天怒。曰。此事原委甚長。汝且靜聽我言。汝可知萬國九州。只有一天乎。自盤古開闢以來。三皇五帝。莫不欽若昊天。天亦安享郊牛數千年矣。忽然東漢末年。有五妖神頭戴冕旒。身穿龍袞。闖入天宮。各稱名號。其自稱赤熛怒者。紅面鬚狀。尤犛惡。其他兄弟四人。衣青者號靈威仰。衣黃者號含樞紐。衣白者號白招拒。衣黑者號泮光紀。豎眉昂

首。噍噍嚶嚶。竟欲篡奪上帝之位。分據爲五國。上帝盤問五人得姓受命所由來。皆瞪目不能答。帝命神兵擒之。與鬪未決。適蒼聖朝天奏曰。此五神姓名。皆讖緯妖言。漢人鄭元師弟所傳。但召鄭元來。則不鬪而自伏矣。帝無可奈何。卽命九幽使者。召鄭元師弟上殿。見其舉止老成。飲酒三百杯不醉。遂署文明殿。功曹五妖神。始帖服不動。凡鄭所奏。帝亦頒行世間久之。其教有必不能行者。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頭。幾乎壓死。夏祭地。亦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幾乎噎死。只許每日一食。須勸再食。天子之腹。幾乎餓死。喪禮含殮。用米二升四合。君大夫口含粱稷四升。如角。栖不能啓其齒。則齧尸頰一小穴而納之。凡爲子孫者。心俱不忍。以訛傳訛。習而不察。將及千年。一日。天帝坐紫微宮。見雲中飛下一獸來。龍鱗馬鬣。喊冤奏曰。臣麒麟也。不食生蟲。不踐惡草。人人稱爲仁獸。必待聖人出。臣纔下世。不料有妄人鄭某。某者。生造注疏。說郊天必殺一麒麟之皮。蒙鼓方可奏樂。信如所言。人主郊天一回。必殺一麒麟。麒麟何罪。遭此屠毒。此等議論。只好嚇騙黃巾賊。見老鄭便一齊下拜。使麒麟見之。必唾其面。言未畢。又見空中雲鬢霞佩。率領數婦人。珊珊來者。跪奏曰。妾姜氏。周王妃也。當時周王勸農。妾並不隨行。今有妄人鄭某。說天子勸農。必與王后同行。妾想婦人幽閒弱質。行不踰闕。豈有披霜冒雪。出來勸農之理。北魏王肅曾言。其非唐人孔穎達將王大加呵斥。黨人認妄。一至於此。諸婦人齊奏曰。妾南國諸侯大夫之妻也。夫君外出。妾等心憂。亦既觀止。我心則降。言既見而心安。此人情也。鄭訓觀爲交媾之媾。言交精而心降。又訓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云婦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妾等皆公侯淑女。不應貪淫至此。麒麟在旁。踢足大笑。帝問何笑。麟曰。諸夫人但知責鄭元。不知責戴聖。聖造禮經。其罪更大。臣在周文王靈囿中。與振振公子同遊。見文王宮女。原無定數。多不過二三十人。並無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名號。亦從不見有金環進之。銀環退之之條例。文王日昃不暇。樂而不淫。那得有工夫十五夕。而御百餘婦哉。戴聖本係賊吏。造作宮闈經典。以媚昏主。而鄭元師弟又從而附會之。致後世隋宮。每日用烟螺五石。開元宮女六萬餘人。皆其作俑也。且註詩經昏榘靡供。言榘是榘婦人之陰。此是景十三王傳中之事。三代無此慘刑。天帝聞之。大悔暗曰。朕用人過矣。召蒼聖謂曰。卿造字原有功於萬世。大聖人周

公孔子皆出汝門下。不料後來俗儒流弊。一至於斯。何以救之。蒼聖奏曰。臣兄弟三人同造字。臣所造之字。都是下行。臣弟沮誦。佞虛所造之字。或右行或左行。左右行者。行於東西二方。下行者行於中華。今東西方只一教。而中華之教如此紛張。惟有召西方明心見性之人。學佛未成者。來大顯神通。將此輩一掃而空之。帝曰。召佛是矣。何以要召學佛不成者。蒼聖曰。佛無夫妻父子。故名異端。恐來中國人多不服。惟有時借佛書參究一番。中年遁歸。周孔者。墨行儒名人。纔肯服。宋朝某某最佳。麒麟在旁爭之。曰。楚固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據漢儒麟鼓郊天之說。不過麒麟晦氣。而天帝尙得一頓飽餐。若宋儒主持名教。訓天命之謂性云。天帝理也。古帝王只有祭天者。無祭理者。將來天帝血食不從此而斬斷乎。不但此也。恐尖嘴雷神。還要來鬧。帝曰。何也。曰。朱註有盛饌二句云。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下文註迅雷必變云。敬天之怒。豈非下文暗藏。不以其雷耶。從此雷公沒人拍了。雷公豈肯甘心。天帝笑曰。汝言亦是。但氣運各有盛衰。朕亦不能作主。姑且召明心見性之人。試其伎倆。何如。俄見蒼聖帶領宋儒上殿。有褒衣博冠。手執太極圈者。有閉目指心。自稱常惺惺者。有

拈花弄月。自號活潑潑地者。最後四人扛一大桶。上放稻草千枝。曰。此稻桶也。自孔孟亡後。無人能扛此桶。唐人韓愈。妄想扛桶。被我取他。與大顛和尚書札。搜出真贓。把他所扛之桶。多掀翻了。何況鄭孔敢與我四人爲難乎。言未畢。果見赤燦怒白招拒五妖神。爬牆穴洞。偃旗息鼓而逃。天帝大喜。卽命此四人權攝文明殿功曹。此漢學所以不昌。而文明殿之所以無註疏也。邱問。旣如此。何以架上不收宋儒註疏乎。曰。一誤。豈容再誤。宋儒此座亦恐。終不能久。現在王陸二姓。本朝顧息齋李剛主毛西河等都與爲難。方談論間。忽聞鐘鼓聲。內閣蒼聖傳旨云。朕命白虎馱邱生來。原惡其自矜漢學。凌蔑百家。挾天子以令諸侯。故有投畀豺虎之意。今聞渠已悔誤。可賜山中雲霧茶一杯。領其出山。俾述所聞。可以曉世。古衣冠者。引行曲澗中。邱因問曰。據蒼聖之言。漢學不可從。據麒麟之言。宋儒又不足取。然則我將安歸。神曰。隨之時義大矣哉。士君子相時而動。故曰。順天者昌。卽如神道設教。蔣帝旣衰。關帝自興。此眼前之明證也。當漢學盛時。晉朝王弼註易。罵鄭康成爲老奴。康成白晝現形。立索其命而去。元行沖有言。今人寧道孔聖誤。諱言鄭孔非。亦怕康成作祟故也。今氣運旣

衰。其鬼不靈。而人亦少談孔鄭矣。當宋學盛時。元朝祭朱考亭。至於呼太祖御名。成思吉而祭。尊與天同。明祖登極。又聘宋金華四先生等講學。皆考亭之小門生也。一脈相傳。頒行四書大全。通行天下。捆縛聰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說。不讀他書。楊升庵有言。蟲有應聲者。今之儒生。皆宋儒之應聲蟲也。子不作應聲蟲。安能拾取科名。上報君父乎。邱曰。然則上帝亦好時文。入股耶。古衣冠者大笑曰。上帝非秀才安用時文。不特帝所無時文。即嫻嬛洞二酉山。亦從無此腐爛之物。細字小本。古書亦無此惡模樣。邱曰。然則詩文科甲中。何以出許多豪傑。神曰。士如魚也。釣之可得。射之可得。網之亦可得。大者蛟鯨。小者魴鯉。皆水所生。不因釣射網罟。而有異焉。歷代以經學取為名臣者。若而人以詩賦策論取為名臣者。若而人以時文取為名臣者。若而人。豪傑之士。豈為功令所束。而遂淹沒哉。汝試看呂蒙拔於盜賊。郭子儀起於縲紲。盜賊罪中人。尚且有人。而況於時文科目耶。邱問。上帝何好。曰。好詩文。問。何以知之。曰。汝試想。上帝白玉樓成。何以不召老成人馬季常。井大春作記。而召一少年。佻儻之李長吉耶。海上仙翁。芙蓉城主。何以不召周程張朱。聚徒講學者居之。而召一好酒及

色之白居易。豪縱不羈之石曼卿耶。邱恍然大悟。乃再拜曰。如神人所言。某將棄漢學宋學。而從事於詩文。何如。神曰。子又誤矣。人之資格。各有短長。著作之才。水也。果有本源。自成江河。考據講學。火也。胸中無物。必附物而後有所表彰。如火之必附於薪炭也。子天性中。本無所有。焉得不首鼠兩端。且子既精漢學矣。試問。帝王所食之米。何名。邱不能答。神曰。康成注釋之。搜搜云。春之播之。使趨於鑿。粟一石為糲。春一斗為稗。又去八升為鑿。又去九升為侍御。侍御者。王所食也。子試思。米春至八九次。其糲稗糠粃。將何所歸。天故專生此一流。殮糠粃而飽稗稗之人。或瑣屑考據。或迂闊講學。各就所長。自成一隊。常見孔聖如來。老聃空中相遇。彼此微笑。一拱而過。絕不交言。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邱聞之色若死灰。意流連不出。神曰。子休矣。子被虎銜。落山澗。袖中所帶儀禮注疏。嗜食者過半矣。盍速歸乎。邱再拜出洞。至今猶存。

大通和尚

吳門某進士。通禪理。立志成佛。聞天台山僧名大通者。年一百二十歲矣。乃徒步訪焉。兩扣茅蓬。辭不見。進士跪門。一日僧召入。問汝來何為。曰。願學佛。曰。君非某尚書之子。

歟。曰然。今向在乎。曰在有妻子乎。曰有。僧曰君誤矣。佛性慈悲。汝父尚在。妻尙存。而忍心別父棄妻。貪圖作佛。此心可以見得佛否。進士不能答。僧又問成佛。必須功德。汝立何功。曰我遇荒年。必倡捐振粥。遇棺槨必掩埋。年年買活物放生。僧曰凡有心積德。以徼福者。與無德者同。猶之律上過失殺人。雖殺不抵命也。汝貪成佛。而強爲諸善。何功之有。汝果要學佛。當先學我。便從此刻學起。我坐則坐。我食則食。我澆溺則澆溺。我眠則眠。汝能照樣行乎。曰能。僧長歎一聲。便閉目坐榻上一日不語不飲。不食不眠。不起澆溺。進士骨節酸楚。腹中雷鳴。澆溺俱下。而僧不知也。不得已起跪僧前。願且還家。僧亦不答。拱手微笑。而送出焉。

掠剩鬼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親狎。章死楚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楚未食。章卽延入飯店。爲置胡餅。旣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吾以小罪未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問何爲掠剩鬼。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卽爲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問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曰某某皆是。頃之有一僧過指曰此僧亦是。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與章南行。遇一婦人

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所用之花。人間無用。章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卽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中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殊覺不祥。卽擲花溝中。澆水有聲。旣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救之。良久乃蘇。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

續子不語卷六

隨園戲編

多官

多官閩莆田人。襁褓失怙恃。嫂鄭氏乳之。長而美麗。兄嫂皆愛之。兄遠賈外出。或經年不歸。嫂常居母家攜叔去。令出就外傳。邑有葉先生。授徒於家。多官往學焉。江西陳仲韶貴公子也。年十八舉於鄉。兄宦閩以喪偶。故往省。路出莆田。值雨。遇多官於道。神爲之奪。下與隨行。多官回顧見其樞鮮衣。曳粉靴。走泥淖中。狀若狂癡。心頗疑之。仲韶卒尾至其家。苦不得入。訪於鄰。始知爲多官。自書塾歸。乃至其嫂家也。仲韶抵兄署。與其嬖京兒謀。欲得多官。京子曰

盡以遊學請諸兄。允則事濟矣。兄果喜。仲託舊令修厚贖於葉。葉館以公子禮。不知為先達也。仲遍謁同學。多官出見。駭然良久。心知客為己來。自是絕不過從。惟扃戶而讀。居匝月。終無由通款。一夕聞多官呻吟聲。瞰之病臥在牀。葉偕醫來診其脈。曰虛怯將脫。非參四兩不治。葉聞欲送之歸。仲詔勃然曰。渠家貧安能辦此。即歸亦死耳。立啓篋出金授醫。復語葉曰。有故悉我任。遂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半月有餘。多官旋愈。深德仲詔。於是來往頗密。然終無戲容。仲無間可入。復謀於京兒。京兒曰。吾知其感公子矣。不知其愛公子否。可伴病試之。如其言。多官來。亦如仲之侍已疾者。京兒賄醫詭云。藥中須人臂血。疾始可治。命京兒伴不可。多官在旁無語。至暗中乃刺血。和藥以進。仲知之大喜。以為從此可動也。適兄騰薦入都。招仲偕往。多官聞之。乃夜就仲室。曰。曩者公子傾金活我。非愛我故耶。今行有日矣。義不忍負。公子請締三日好。誓守此身以待。即宿於仲所。三日仲乃行。葉有甥名淳者。性淫惡而頗饒膂力。誕多官美。欲與狎。不可。一日仲詔使至。多官置來書案上。出詢仲起居。淳潛入見。仲書多親昵語。喜曰。是可劫也。多官來。袖書示之曰。汝從陳公子。獨不可從我乎。多官初欲

拒之。已而思有書在。慮不能滅其迹。復伴笑曰。若還吾書。今夕當從汝。淳喜還書而出。多官焚之。乃作二札。一與仲訣。一以告嫂。納諸篋。即取所佩刀自剄。嫂聞信至。啓篋得書。訟其事。淳殞死獄中。仲詔歸見所遺書。一慟幾絕。感其義誓不再娶。一夕夢多官來。曰。不可以我故廢君祀。君娶我將為君後。從之。果舉一子。眉目絕似多官。因名喜多。先是京兒與謀時。曰。多官洵美。但眉目間英氣太重。充其量可以為忠臣烈士。慮不善終耳。後果如其言。

祈夢二則

宜興士人少時到于忠肅廟中祈夢。夜夢神旁皂隸來摸其臂與之狎。士人憤怒。大叫而醒。以為忠肅不能御下。何足敬也。遍告親友。後士人成進士。選湖廣龍陽縣十餘年卒於任所。

趙笠亭祈夢于墳。夢見少保憑几坐。几上燃燭二枝。上有綠字。書冠冕通南極。文章列上台兩句。以為大吉兆。後竟以疾亡。將殯。諸門弟相率臨奠。設筵告祭。其筵前燭二枝。綠字所書。即此二句。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紹興傅長純。館胡撫軍寶瓌署。一日胡出堂理事畢。來告

幕中諸友云。適坐堂上。有皂役倉猝後至。甫入門。俄一鬼趨出。與皂相值。爲皂衝仆。其鬼四肢悉散墮地上。耳目口鼻手足。腰腹如剝開者。喘喘能動。久之漸漸接續。又良久復起而去。胡視皂役之氣頗旺。鬼誤值爲其氣攝住。故不得退避而衝倒也。其倒時皂竟不知。旁廊下有鬼多笑之而不前。

石板中怪

桐城朱書樓云。其父昔居巢縣。去其家里許。有山險峻。不通人跡。一日佃戶來報。山上木魚聲響。從未見有僧往來。請偵視之。其父率佃戶數十人。披荆斬棘而上。見山頂石洞中有老僧。趺坐蒲團。敲木魚念佛。問從何來。僧不答。問需齋供否。曰吾辟穀多年。奚用齋爲。言畢閉目而坐。衆驚異下山。朱歸告其母。母曰是神僧也。我有蓄金五百。汝爲我建佛閣於山上。供養此僧。朱遂率衆鳩工。僧忽出洞。指所立處曰。此下若見石板。慎勿輕動。動則妖出。衆不信。以爲石下或有窖金。趁僧不在時。共力掘起。忽黑氣冲天。飛砂迷目。僧急出洞曰。妖已遁矣。不信吾言。致爲人祟。奈何工未完。果有方姓家奴。被二女妖纏擾幾死。其主倉皇來告僧求救。僧遂下山建壇。鑿七星燈呪語。移時雙袖一揮。

向空喝曰。汝幽禁雖久。野性尙存。速隨吾上山修煉。是夕方姓家遂安。嗣後有上山者。常見僧旁有二美女侍立。執卷焚香。豐姿綽約。羣以爲異。如是者六年。一日僧召朱謂曰。予號大容。曾遇異人指點出家。今道行已滿。明日即當飛昇。二妖已皈佛法。自往他處修真。但與方姓。尙有宿愆。吾化後須供渠七日。消除此案。及明日僧舉火自焚。於是二女復至方家。附奴身上索酒食。曰吾已千年未曾看戲。可爲我演戲七本。我纔看和尙面上。甘心饒汝。方從之。演畢寂然。惟正廳桌上。留紅帖一張。大書媽紅環翠謝戲六字。

僵尸貪財

金陵張愚谷。與李某交好。同買貨廣東。張有事南歸。李託帶家信。張歸後寄信李家。見有棺在堂。知李父亡矣。爲設祭行禮。李家德之。其妻出見。年纔二十餘。貌頗妍雅。設饌款張。時天晚矣。留張宿其家。宿處與停柩之所隔一天井。至夜二鼓。月色大明。見李妻從內出。在窗縫中相窺。張愕然。以爲男女嫌疑之際。不應如此。倘推門而入。當正色拒之。旋見此婦手持一炷香。向其翁靈前喃喃然。若有所訴。訴畢仍至張所住處。將腰帶解下。繫縛其門上鐵環。徐徐

步去。張愈驚疑。不敢上牀就寢。忽聞停棺之所。豁然有聲。則棺蓋落地。坐起一人。面色深黑。兩眼凹陷。中有綠睛閃閃。聲惡異常。大步走出。直奔張所。作鬼嘯一聲。陰風四起。門上所縛帶。登時寸斷。張竭力攔門。力竟不敵。尸一衝而入。幸其旁有大木廚一口。張推廚僮尸。廚倒正墜尸身。尸倒在廚下。而張亦昏迷不醒矣。李妻聞變。率家丁持燭奔至。將盞湯灌醒張。而告之曰。此妾翁也。素行不端。死後變作僵尸。常出為祟。性最愛財。前夜託夢於我。曰。將有寄信人張某來我家。身帶二百金。我將害其身而取之。以一半置我棺中。以一半賜汝家用。妾以為妖夢。不信其語。不料君果來宿於此。我故焚香禱祝。勸其勿萌惡念。怕他推門害君。故以帶縛住門環。而不料鬼力如是之大也。乃與家丁扛其尸入棺。張勸作速火化。以斷其妖。曰。久有此意。以翁故於心不忍。今不得不從俗矣。張助以作道場之費。召名僧為超度。而焚之。其家始安。

黃鼠狼作紙衣呼小將

李半仙奉天人。其師黃某。為吾杭方伯國公棟。壬戌房師。為通州牧。過於仁慈。上司劾其縱賊殃民。發遣奉天。授徒教讀。見半仙曰。子可傳道。非功名中人。半仙叩首聽命。令

其拜斗。四十九日。授書一卷。劍一口。遂能驅邪治病。黃公每歲至滇。來去萬里甚速。限滿放歸。不知所終。蓋有道術者。李君每歲一至京師。住國公宅。往往見其役鬼使神。頗有效驗。一日有狐仙。延請赴宴。所設猪羊雞鴨等肉。皆皆淡食。不下鹽醬。左右侍立。捧盤饌者。皆極大黃鼠狼。人立而衣紙衣。呼為黃小將。惟主人則狐而人形。衣綢緞焉。李怪而問之。曰。若輩福薄。只宜著紙衣。一著綢則病。一著緞即死。今日所以奉請者。有所求也。吾曹子孫輩。每有在外間無狀者。祈法師遇有此等事。以文書牒我。俾我以家法處置。幸勿傷其性命。如有文書。可焚於紫禁城轉灣之城脚下。呼黃小將三聲。我即領受。李唯唯而出。有患瘰癧為冤纏者。半仙為禳解之。若為妖魅。驅之不去。則作法斬之。用米一斗。插劍於中。焚符誦呪。劍自飛舞。斫於門柱。有怪毛毳毳然。截八寸餘。病者獲安。李即辭去。從不受謝。

徐明府幕中二事

徐公名振甲。初宰句容。有仲姓。咸司刑名事。句曲皆山。產雉兔麋。抱之類。每歲召獵戶。捕取供上憲。以為土物。徐公一日召獵戶於署中。試放火槍。轟然震響。仲姓失色。竄匿於隱處。屏息不動。至晚覓之。不得。遣人出城追逐。直至省

垣。避匿一小庵中。署中人多言。仲本女狐所生故也。後徐調任清河赴省。過余留飲。語余曰。余幕中諸友。多有外癖。家人輩有拂其寵僮之意者。幕友即欲辭去。以此小事甚費周旋。以致此風大熾。署中諸大效之。兩雄相偶。豈非絕倒。座中廣文孫公曰。此何足異。余家牝鴨與牝雞。每作雌雄相偶之狀。更可嗤也。

同服琉璃效驗各別

琉璃有毒。人人所知。然服之而壽考康寧者有之。疽發於背。於頸死者有之。禍福互異。由各人體氣。本不相同也。本朝託家宰庸於冬至日嚼雪吞冰。不知其冷。自稱陽臘。故然尹文端公隆冬不戴貂帽。戴則雖大雪中。汗出如雨。宋夏英公服鐘乳琉璃。偶離此二味。則手足如冰。真不可解也。杭州王畫師林常服琉璃。久之毛孔中常突起小泡。青烟一道。直射而出。皆作琉璃氣。據云其毒從毛孔中出。便無他患。至今其人年高卒無恙云。

夜航船二則

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雜沓。中隔以板。仁和張姓少年。素性佻儻。以風流自命。搭船將往富陽。窺板縫有少艾。向渠似笑非笑。張以爲有意於己也。夜眠至三鼓。衆客睡

熟。隔板忽開。有人以手摸其下體。少年大喜。過望。挺其陽使摸。而急伸手摸彼。宛然女子也。遂爬身而入。彼此不通一語。極雲雨之歡。雞鳴時少年起身。將過艙。其女緊抱不放。少年以爲愛己。愈益綢繆。及天漸明。照見此女頭上蕭蕭白髮。方大驚。女曰。我街頭乞丐婆也。今年六十餘。無夫無子女。無親戚。正愁無處託身。不料昨晚蒙君見愛。俗說一夜夫妻百夜恩。君今卽我丈夫。情願寄託此身。不要分文財禮。跟著相公有粥吃粥。有飯吃飯。飯何如。少年窘急。喊衆人求救。衆齊起歡笑。勸少年酬以十餘金。老嫗始放。少年回艙。回看。彼少艾又復對少年大笑。

柴東升先生搭夜航船往吳興。船中老少十五人。船小客多。不免挨擠而臥。半夜忽聞一陝西聲口者。大罵小子無禮。擒一人痛毆之。喊叫我今年五十八歲了。從未幹這營生。今被汝乘我睡熟。將陽物插入我穀道中。我受痛驚醒。傷我父母遺體。死見不得祖宗。諸公不信。請看我兩臂上。他擦上唾沫。尚淋漓未乾。被毆者寂然無語。柴與諸客一齊打火起坐。爲之勸解。見一少年羞慚滿面。被老翁拳傷其鼻。血流滿艙。柴問翁何業。曰。我陝西同州人。訓蒙爲業。一生講理學。行袁了凡功過格。從不起一點淫慾之念。如

何受此孽報。柴先生笑曰。翁行功過格能濟人之急。亦一功也。若竟毆殺此人。則過大矣。我等押無禮人。為翁叩頭服罪。並各出錢二百買酒肉祀水神。為翁懺悔。何如。翁首肯之。始將少年釋放。天明諸客聚笑勸飲。老翁高坐大啖。被毆者低頭不飲。別有一少年笑吃吃不休。裝束類戲班小旦。衆方知彼所約。夜間行歡者。乃此人也。

盛林基

乾隆四十一年。樂安縣民盛林基。年三十二歲。家有一母一妹。忽一日以切菜刀斷其母妹二人之頭。高置几上。買香花燈燭而供奉之。其鄉鄰驚問何故。笑曰。送他兩人到極好處去成佛。我不過盡孝道耳。總甲報官來驗。坦然出迎。口供與對鄉鄰之言如一。官請王命凌遲。其人含笑就死。亦無一言。據鄰人云。此人平時待母頗盡孝道。與妹亦甚和睦。

趙友諒宮刑一案

趙成者。陝西山陽城中人。素無賴。老而益惡。姦其子婦。不從持刀相逼。婦不得已從之。而心終不願。私與其子友諒謀。遷遠處以避之。其成牛廷輝住某村。離城三十里。遂往其村對山築舍而居。彼此便相叫應。居月餘。趙成得信

追蹤而往。并持食物往拜牛廷輝。牛設饌款待。鄉鄰畢集。席間客嚴七與牛至好。問牛近況。牛告以生意不好。賣兩驢得銀三十兩。以十金買米修屋。家中僅存二十金等語。趙成欲逼其媳。厭友諒在傍。礙難下手。知鄰人有孫四者。凶惡異常。且有膂力。一村人所畏也。乃往與謀。殺牛廷輝。分其所贖金。孫四初不允。趙成曰。我媳婦甚美。汝能助我殺牛廷輝。嫁禍於友諒。友諒抵罪。則我即以媳婦配汝。不止一人分十金也。孫四心動。遂慨然以殺牛為己任。是夜與趙成持刀直入牛家。友諒見局勢不好。逃入山洞中。孫趙兩人。竟將牛氏一家夫婦子女。全行殺盡。而往報官。云是友諒所殺。縣官路學宏。急遣役往鞫。見友諒匿山洞中。形跡可疑。遂加刑訊。友諒不忍證其父。而又受刑不起。遂痛哭誣服。然殺牛家之刀。原是孫四家物。趙家所無也。屢供藏刀之處。屢搜不得。路公以凶器未得。終非信讞。遂疊審拖延。連累席間飲酒鄉鄰。十餘人家產為空。一日捕役方帶趙成覆訊。成自喜案結矣。策蹇高歌。其媳見而罵曰。俗云虎毒不食兒。翁自己殺人。嫁禍於兒子。拖累鄉鄰。猶快活高唱曲耶。一人作事。一人當。天地鬼神肯饒翁否。趙成面赤口噤。捕役以其情急。聞於官。官始窮問趙成。初猶

不服。燒毒烟薰其鼻。方輸實情。按律殺死一家五人者。亦須一家五人抵償。按察使秦公與撫臺某揚其子之孝獄。奏時爲加夾片序其情節。奉上諭趙友諒情似可憫。然趙成凶惡已極。此等人豈可使之有後。趙成著凌遲處死。其子友諒加宮刑。百日滿後充發黑龍江。

換尸雪冤

京師順承門外有甲與乙口角相鬪者。甲拳傷乙喉。氣絕仆地。時天已晚。路上人將兇手縛置營房。以尸交兩營兵看守。待次早報官。會天雨雪。一卒老病畏寒。向年壯者云。我歸家添衣服。喝酒。路耽延便來。年壯者許之。其人久而不至。年壯者亦買酒取暖。醉睡帳房。早起尋尸。尸隱不見。方驚愕。聞年老者亦至。曰我已報司坊官。即時來驗矣。年壯者曰。尸竟遺失。官來無可驗。我二人罪大奈何。老卒沈思良久。曰我有一計。某處荒地前有人昇一棺來。似是新死之人。尸尙未壞。我與你打破其棺。扛尸來此以冒抵之。庶可免罪。年壯者以爲然。依計而行。少頃官來驗尸。則額角上有長釘一條。流血被面。問兇手。兇手曰。我實失手打死此人。並未加釘釘額。且此尸面貌並非我所毆之人。官不能斷。正喧嚷間。有一男子大呼而入。曰此事與甲無干。

我乃被毆仆地之人。初時氣絕仆地。既而蘇醒還家。實未死也。官始將兇手放釋。而查問荒地扛棺來厝之人。細加推究。釘額之尸。姓劉名況。以染工爲業。妻與人奸。乘劉醉與奸夫釘殺之也。乃釋甲而置奸夫於法。旁觀者曰。尸非可換之物。而兩營兵奇計如此。此非營兵之愚也。乃暗中鬼神之巧也。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余每遊剎院。見肉身菩薩。大概渾身用生漆灰布。叩之囊囊有聲。雖腿筋盤屈。隱隱可見。而頭頸總歪。在武夷山見草鞋仙。姓程名良。坐石洞中。在九華山見無瑕和尚。皆兩目下垂無睛。搖其頭尙動。叩其齒皆蛀朽脫落。惟廣西永州無量壽佛。雖肉身而頭獨端正。心常疑之。後有人云。順治間有邢秀才讀書村寺中。黃昏出門小步。聞有人哀號。云我不願作佛。邢爬上樹竊窺之。見衆僧環向一僧。合掌作禮。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鐵條。長三四尺許。邢不解其故。聞郡中喧傳。某日活佛升天。請大衆燒香禮拜。來者萬餘人。邢往觀之。升天者卽口呼不願作佛之僧也。業已扛上香臺。將焚化矣。急告官相驗。則僧已死。蓮花座上。血潑潑滴滿。穀道中有鐵釘一條。直貫其頂。官拘擊惡僧訊問。

云燒此僧以取香火錢財。非用鐵釘。則臨時頭歪。不能端直。故也。乃盡置諸法。而一時燒香許愿者。方大悔走散。全州佛廟大門外。有墳一座。相傳某御史入廟禮佛。欲試是否肉身。取針刺佛之耳。鮮血流出。御史大驚。出廟顛仆而死。其家即葬之於廟門外。以示戒也。余觀墳上碑。但記前朝姓名某。而並無此語。余雖不刺佛。然刺其所施衣彩十三層。叩其胸而彈之。亦自覺無禮矣。

動靜石

南雁宕有動靜石二座。大如七架梁之屋。一動一靜。上下相壓。遊者臥石上。以脚撐之。雖七八歲童子。能使離開尺許。轟然有聲。倘用手推。雖輿夫十餘人。不能動其毫末。此皆天地間物理。有不可解者。

玉女峯

雁宕有石如女子獨立。長五丈餘。頭有髻形。杜鵑花開。紅滿一頭。恰無一朵。拂其面上者。袍色微紅。裙色慘綠。若天然染就狀。界畫分明。衣褶之痕。宛然若織。

廬山禹碑

廬山宗生庵。旁有谷籐泉。泉有石洞險而深。有人縋身而下。得一碑。上有禹王大篆六字。釋文曰洪荒漾。余乃研星

飛鐘啞鐘妖鐘

子令丁正心。在蓮花池席上為余言。武夷伏虎山之巔。有鐘繫焉。相傳唐時飛來。離地三十餘丈。無人能擊。故又號啞鐘。張家口外總管廟有妖鐘。三更外無故自鳴。

鼠渡江

乾隆五十年。有鼠數萬。銜尾渡江。大小不一。在水颯颯有聲。須臾間。江面里許。為其所蔽。老舵工云。上江必有水災。至七月間。來安全椒二縣起蛟。田堤盡壞。

鵬過

康熙六十年。余纔七歲。初上學堂。七月三日。纔吃午飯。忽然天黑如夜。未數刻而天漸明。紅日照耀。堂中無片雲。或云。此大鵬鳥飛過也。莊周所云。翼若垂天之雲。竟非虛語。

石中玉梳

乾隆五十五年。荊州大水。周王山崩。有璞石隨流而下。耕人以鋤擊之。中得玉碗。溫潤潔白。無雕刻。而有血沁。周圍六寸許。惜石破而碗已傷。羣不解碗何以生石中。或曰。此必千年前富貴人家。玉碗墜入泥中。泥久氣燥。變而為石。故將碗裹在石內。

瓜子妖

陶方伯在江寧署中。與濮某劉某相友善。中秋招二人飲酒。各把瓜子散步階下。且行且談。被風吹數子落在土中。其地忽發瓜藤漸長。漸大。俄結三瓜。其大如斗。一時賀者紛紛。以為祥瑞。三人聞之。亦自得也。未一年陶以書案被罪。濮以療疾卒。劉癩疾大作。血肉潰爛而亡。

琴變

金陵吳觀星工琴。常為余言。琴是先王雅樂。不過口頭語耳。未之信也。年五十時。為趙都統所逼。命彈寄生草。旁有伶人唱淫冶小調以和之。忽然風雷一聲。七絃俱斷。仰視青天。並無雲彩。都統舉家失色。從此遇公卿彈琴。必焚香淨手。非古調不彈矣。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乾隆六年。嘉興知府楊景震。為盧案誦戍軍臺。登古北口城樓。上有一銅匣。封鎖甚固。相傳明代總兵戚繼光所留。過客不許開看。楊撫玩良久。見匣上金鑄一震卦。笑曰。匣上卦名震。與我名景震相應。我當開之。啓其蓋。飛出火箭一枝。著於對面景德廟正殿柱上。登時火起。將殿宇僧房焚燒殆盡。

官受妓贖

楊鏡村。作蘇州太守。娼禁甚寬。某太守治蘇州。管妓甚酷。後兩人俱解組矣。偶過江都。有巨公某延之飲酒。座有三妓皆蘇人也。二人戲問蘇州官長賢否。三人但認識楊公。不認識某公。齊聲對曰。楊太老爺待奴輩仁慈。并禁地方衙役光棍嚇詐。此等官府。自然公侯萬代。後來某大老爺。拏奴輩去。非笞卽榜。并教供出嫖客姓名。以便他嚇詐取錢。不供便打。如此等官。世世子孫。要做奴輩這行生意的。舉座大笑。某公不終席。登車而去。

京中新婚

北京婚禮。與南方不同。邵又房娶妻南方。諸同年賀之。意欲鬧房。拜見新人也。不料花轎一到。直進內房。新郎彎弓而出。向轎簾三發響箭。然後抱新人出轎。則亂鬚蓬鬆。紅網裹首。新郎以秤幹挑下紅巾。不行交拜之禮。便對坐牀上。伴婆二人。持紅毡將四面窗榜。通身遮蔽。進大餃一個。剖之中。藏小餃百餘。兩新人飲酒啖餃畢。脫衣交頸而睡。次日雞鳴。公公秉燭早起。禮拜天地。竈神。祖廟。過五日後。方纔宴客。本日賀者。全無茶酒。飢渴而退。或嘲之曰。京裏新婚大不同。轎兒抬進洞房中。硬弓對臉先三箭。大餃蒸

來酒一鐘。秤幹一挑。休作掛。紅毡四裏不通風。明朝天地祖宗竈。拜得腰疼是阿公。

張趙鬪富

康熙間。河道總督趙世顯。與裏河同知張瀨鬪富。張請河臺飲酒。樹林上張燈六千盞。高下下銀河錯落。兵役三百人。點燭剪煤。呼叫嘈雜。人以為豪。越半月。趙回席請張。加燈萬盞。而點燭剪煤者。不過十餘人。中外肅然。人疑其必難應用。及吩咐張燈。則颯然有聲。萬盞齊明。並不剪煤。而通宵光燄。張大慚。然不解其故。重賄其奴。方知趙用火藥線。穿連於燭心之首。縈縈然每一線貫穿百盞。燒一線則頃刻之間百盞明矣。用輕羅為燭心。每燭半寸。暗藏極小爆竹。爆聲膈膊。燭煤盡飛。不須剪也。鹽商安麓村。請趙飲酒十里之外。燈綵如雲。至其家東廂西舍。珍奇古玩。羅列無算。趙顧之如無有也。直至酒酣席撤。入燕室小坐。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號小頑意。趙啓之。則關東活貂鼠二尾。躍然而出。拱手向趙。趙始啞然一笑。曰。今日費你心了。

朱爾政

康熙間。朱爾政以邪術惑人。有神仙之號。名重京師。王公

皆折節下之。惟三登熊文貞公之門。終不得見。一日朱又往告司閩云。相公今日著何服。食何菜。坐何處。地方。我一皆知。司閩者以其言皆中。驚白相公公笑曰。朱某所測我者。果件件不錯。可謂仙矣。第我心上。有不喜見妖人五個字。渠竟茫然不知。可以謂之仙乎。閩以告朱。朱慚沮而退。相傳朱與張真人鬪法。以所喫茶盃擲空中。若有人捧者。竟不落下。張笑而不言。朱有自矜之色。嚙張不能為此法。張曰。我非不能也。慮破君法。故不為也。朱固請。張不得已。亦擲一盃。則張盃停於空中。而朱盃落矣。或問真人。真人曰。彼所倚者妖狐也。我所役者五雷正神也。正神騰空。則妖狐逃矣。亡何朱遂敗。

梁制府說三事

同年梁樞亭制府總督直隸。自言五歲時。有外祖母楊氏。無所依倚。就養女家。得奇疾臥牀。能將緞被寸寸裂之。亦不知其指力之勇。從何來也。一日召梁太夫人曰。外孫二官以後。切不許其立牀邊。他渾身是火。近之將人灸痛。現在我跟前某姑某舅。人雖物故。而於我有情。時來與我談笑。一見二官到。無不爬牆升屋而逃者。使我心大不安。梁太夫人即手揮公出。公不敢再入。時於窗縫中窺探。楊已

知覺。蹙額曰。二官這小兒。又來作鬧了。速趕他去。如其言。楊始安寢。亡何楊病重氣絕矣。良久復蘇。張目謂梁太夫人曰。我魂靈要出去。汝家竈神門神。一齊攔住大門。說我不是梁氏之人。不許我出去。奈何。梁太夫人曰。當速請高僧來誦經。為母親懺悔。求請何如。楊曰。不如仍教二官來。向二神一說。神必首肯也。太夫人即率公往門竈前。代為通說。頃刻間楊瞑目逝矣。

公宰良鄉時。病瘧甚劇。夜夢本邑城隍請見。謂公曰。我亦從前此地縣官也。上帝以我居官清正。命我作城隍神。大入所患之症。即我從前所患之症也。後服某藥而愈。今以方授公。口說某藥幾味。長揖而去。明日服其方。果兩劑而愈。查良鄉邑志。果有其人。

又宰香河時。有老翁率其女來喊冤。女頗有姿。問何冤。曰。女為城隍神所據。每夜神以車來迎。便癡迷不醒。必到次日辰刻。纔放女歸。女定婚某家。致某家不敢來娶。故求公救。公曰。我能治民。不能治神也。翁曰。我女說公來城隍廟行香。渠看見城隍神必先出迎。公拜神。神避位答禮。其敬公如是。公肯一言。或神肯聽。亦未可知。公竊喜自負。即作文書交翁焚而投之。次日翁果同女來謝。云昨晚神竟不

來迎女矣。

官運二則

華雍作淮寧令。有欽差某從廣東來。即日將過其境。華遣長隨張榮備辦公館。張固幹僕。料理齊全。約費百金。而欽差又奉旨往他處審案。遂不果來。張榮正在徬徨間。適逢江西巡撫阿公思哈。擊問進京。路當過此。張榮乃代主人具手本。向前迎接。告稟公館已備。阿公大驚。以為素未謀面。又非屬員。何以有此禮文。既而進公館。則挂綵張燈。牲牢夫役。無不齊全。喜出意外。乃召張榮而諭之曰。我係被罪之人。一路人情冷落。雖我所提拔屬吏。待我如冰。何以爾主如此隆情古道耶。汝主手本。我理應璧還。今一番感激之心。曾恐忘記。汝主姓名。權將手本留下。以便為日後圖報之地。諭畢。親自作書與華令。稱謝再三。方上馬去。張榮歸。以情節告知主人。主人責以多事。旁有幕友笑曰。此奴辦差費重。不如此出脫。叫他從何開消耶。主人笑而頷之。未二年。阿公起用山西巡撫。華四參限滿。送部引見。奉旨發往山西。初次到轅。稟謁阿公。如得至寶。遣家人致意司道。曰。請大老爺緩見。我主恩人到矣。即開中門親迎。至堂下呼老賢弟握手入內。羅列酒肴。待如上客。華長跪辭

謝懼不敢當。阿公曰：有恩不報，我是何等入耶？今日我盡我心，明日汝行汝禮，盡歡痛飲，送上轎而別。司道聞之，莫不刮目。未半年，題陞通判，又半年，題陞同知，再陞至南安府知府。阿公調任河南華亦乞養，滿載而歸，賞張榮二千金，張亦小康。

傅四爺吏部司官中之能員也。果毅公訥親掌吏部時，凡衆司官說堂有不能了之事，喚傅來數言而決，訥甚重之。故事保舉郎中一正一副，有戶部郎中缺出，訥公正薦之，引見於光明殿，傅乍入殿門，卽跪，上覺其駭，用副薦者。逾年吏部郎中缺出，訥公又正薦之，傅入殿門，又卽跪，上不悅，謂訥公曰：如此等昏人，如何保舉？訥奏傳某辦事甚好，是以屢薦之，不料其不習朝儀，當是福薄，上意亦解，未幾又有保舉引見之事，將入朝，訥公訓之曰：汝兩次失儀，今次千萬留神，勿再蹈前轍，致傷我臉，傅唯唯，及至引見時，各官背履屢舉，並無此人，訥亦不解其故，直至退朝，到午門外，見傅面目青腫，踉蹌涕泣而來，訥問故，曰：司官兩次入殿門，見一紅袍大人長丈餘，將我攔住，我不得不跪，今番第三次矣，我緊記公爺吩咐之言，以爲我再見紅袍之人，我當直衝而進，不受其攔，不料其人又在殿上攔我，往

前一衝，他手披我頰，提而擲之，遂跌在殿外臺坡之下，致傷面目，不能瞻仰天顏，不知前生是何冤孽，自知福薄，求公爺以後亦不必再保舉我了，訥無可奈何，諸司官聞之，咸爲駭異，遣人扶至車上，送歸其家，隨即病發，四日而亡。

錢縣丞

雖寧縣丞錢某，權知縣事，其地向例有路斃者，相驗時，地主出錢八千送官，便可結案。一日某村來報，有投河死者，吏以前例告錢，錢往驗屍，無傷，命卽掩埋，回公館後，吏送進地主常例錢八千，錢將受矣，見錢用紅繩穿繫，色甚鮮華，不解其故，以問吏，吏曰：地主家貧，無力出此，不得已將一女賣與村鄰爲妾，得價二十四千，因係喜錢，故用紅繩耳，錢思此錢係逼迫而來，不忍濫受，卽召村人詰之，具以實告，乃并召其買妾者曉之曰：我得人錢而逼之賣女，不仁也，汝乘其急而買其女，不義也，我決不受此錢，汝速退歸，此女其人唯唯，因問賣女者曰：餘錢尙存否？曰：都作衙門胥役使用矣，錢命胥役追繳，則已彼此飲博，將錢分散，錢慨然願買女者曰：吾償爾錢，卽命給發原數，令村人領女歸家，此案遂結，無何錢患背疽，昏迷於牀，夢青衣人召至一處，殿宇巍峨，上坐王者，謂錢曰：汝大數已盡，幸有一

善事足以抵償。汝知之乎。錢茫然不解。王者命判官查簿與觀。則所載某年保全賣女一事也。判官奏曰。此事功德甚大。例得延壽一紀。官至五品。王首肯之。遂令青衣人送其遺魂。疽遂霍然。錢自此一心行善。凡振饑埋棺等事。悉捐貲爲之。官果游濯同知。而一紀之期已滿。背疽又發。家人將理後事。而意向遲疑。且慰錢曰。公前有一善壽。尙可延年。來善行甚多。安知冥中不再爲益算乎。錢笑曰。不然。昔之善無所爲而爲之也。故陰間重我。今之善有所爲而爲之也。恐陰間未必重我。至番數盡。斷不能逃。或者有心爲善。終與有心爲惡者不同。或者他生其有報乎。不數日疽潰而卒。

續子不語卷七

隨園戲編

乩仙

乾隆丙午春。樵川楊荷鋤與金陵徐滄潯扶乩。有女仙降壇。詩曰。何處重尋舊翠鈿。濤聲如夢恨如烟。泉臺一去千餘載。只抵相思半日眠。妾王氏小筠也。恰遇有緣人。欲與之語。諸君勿懼。壇中友人孟姓。見辭涉豔麗。恐致邪祟。欲

燒退符。乩遂書曰。既已招之使來。豈能揮之即去耶。昔者妾美姿容。君饒才韻。相遇大堤之下。同遊細柳之陰。鴛侶方成。鸞儷遽拆。珠沈玉隕。蕙折蘭摧。君屢託迹於人間。妾尙滯魂於水府。今者方備濤神侍從。偶爲符使招攜。隔世逢魚水之交。不昧素心一點。對面有河山之阻。誰知紅淚千行。恨顯晦之攸殊。幸精誠之易合。窗明風露冷。將於斗轉參橫後。尋君幃靜雨雲來。其於夢美魂酣時。覓我不呼名氏。恐疑畏之頓生。惟續情緣。詎崇殃之敢作。是夜滄潯果夢有女子。手持團扇。豔麗非常。相與綢繆。極雲雨之歡。次夕復至。流連達旦。越日又降乩。詩云。赤甲峯頭雨似塵。天風吹送步虛人。請君試采梅花嗅。老却瓊香樹樹春。又詩云。露裏天桃風外柳。昨宵幾執織纖手。千秋無盡是相思。綠卿又到君知否。末書珍重而去。嗣後總未入夢。亦不降乩矣。

勒勒

淄川高念東侍郎。元孫明經某。自言其少時合番後。得頭眩疾。輒仆地不知人事。數日後耳邊漸作聲。如曰勒勒。又數日復見形依稀。若尺許小兒。自是日羸瘦不能起牀。家人以爲妖。延術士遣之。不效。乃密於牀頭藏劍。病寤時每

跡。

雷擊兩婦活一兒

見小兒由榻前疾趨木几下即滅。遂以銅盤盛水置几下。一日午寢。方覺見童子至。以劍揮之。劃然墮水中。家人於銅盤內。得一木偶小兒。穿紅衣頸纏紅絲。兩手拽之作自勒狀。乃燬之。妖遂絕。後相傳里中某匠。即於是日死。蓋明經入贅時。其岳家修葺房宇。匠有求而不遂。故為是。歷魘術術破故匠即死。然自是明經病骨支離。不能勝步履。明經家故有園亭。一日值月上。扶小僕至亭。至即命僕歸內室取茶。其鄰舊有女笄而美。明經故識之。至是女伺僕去。即登牆而望。手持茗椀。冉冉自牆而下。至亭內置茶几上。謂明經曰。知君渴願以奉君。明經疑其怪。且舊病未復。力促之去。女曰君領此。妾當去耳。少頃聞小僕來。女忽不見。回視几上椀茶。惟一桑葉。貯一撮土而已。嗣後每逢簾波晝靜。清夜月明。女輒至。談論間。頗有慧心。明經自以新病初起。刻自把持。女亦不甚干以褻狎。其容姿意態。長短肥瘦。一日間可以隨心變易。故明經始雖疑之。久亦樂得。以為談友。不復問其所自來也。女往來形跡。人不能見。惟至時覺舉座冷氣逼人。明經一日夢與夫人為歡。醒覺乃即女。明經知為其術所幻。然欲強留之。女遽攬衣下牀。大笑而去。攝其衣如紙。瑟瑟有聲。後明經得導引之法。女遂絕

安東縣村中一婦產子。喚穩婆接生。留宿一夜而去。其夫某自外歸。抱子甚喜。欲祀神償願。忽探摸其枕。驚曰。我暗藏銀四錠在內。無一人知道。如何失去。妻怪而問之。因謂昨夜收生婆睡此枕可疑也。某即往問索銀。許以一半為謝。一半償還作酬神之用。穩婆勃然大怒。且罵且咒曰。我為汝家接生。乃冤我為賊。是兒必死。若盜汝銀。天雷打死。罵之不已。某反疑其婦有別情。亦不敢索銀。三朝復請穩婆洗兒。是日穩婆不到。令其女來。至夜兒果暴死。夫婦相泣。盛以木匣。埋之空地。僉曰。穩婆之說驗矣。時忽雷電大作。遠近聞一霹靂奇響。合村有硫黃氣。咸蹤跡之。見空地跪兩婦人。俱雷火燒焦。各捧銀二錠在手。而所埋之兒已出地。呱呱啼矣。鄉鄰奔告。埋兒之家來認。見兒腹臍露出。針頭一指。隨拔針出血。兒仍無恙。雷擊斃者。一係偷銀之穩婆。一係穩婆之女。洗兒時暗以針刺兒臍心致死。欲竇其咒詛之言也。見者咸為悚懼。乾隆五十七年六月間事。

火神打陰

吳陽字南谷。毗陵之馬蹟山人也。徵時館於某宅。其家方

構新居。匠人以盆貯木屑。藏火爲炊。一日夜半。南谷聞屋角有聲。起視之。見一赤面人。向火而吹。南谷叱之。其人打陰對曰。某祝融氏所使。今日此屋當焚。南谷曰。我在此。烏乎可。其人唯唯而退。數日後。南谷將解館。戒主人。以致警焉。是日南谷歸。而屋竟焚。南谷後登萬歷丁未進士。仕至方伯。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建平令周君有族姪。自言兄弟二人。娶妻各有一子。父母歿後。遺一弱妹。不能撫愛。兩婦尤虐待之。妹已字某廣文。子貧不能娶。乃贅焉。兩婦恆相語曰。一姑已累人。今又多一食指。奈何。終當以計遣之耳。會兄弟讀書城外僧舍。妹壻亦往省其親。兩婦俱託辭歸寧。而盡扇其薪米食物。以行。次日始入廚。無以爲炊。忍餓兩日。報無可告。輾轉不得已。遂自經焉。兩婦乃歸。召其夫。諱曰病死。草草殯殮。寄書其夫家。攜柩去。心喜以爲脫然矣。然而室中常聞鬼啾啾哭聲。數月而長婦母子驟病俱死。未幾次婦母子亦病。怖甚。囑夫環守之。夜二鼓。忽陰風襲人。門帘豁然啓。見一卒赤髮藍面。齒長數寸。手執鋼叉。直入牀前。攫其子去。急追逐之。見其子猶赤體展動。而忽不見矣。還視榻上。則子已

絕。而婦猶呻吟也。黎明婦亦歿。某日擊其妻子之死。而大悔恨。每告人以示戒焉。夫殺一姑而四人償之。甚矣。陰謀致死之罪至大也。

誤殺金童

阿雲巖相公奉使武林。暇日欲繪一小像。鄞令錢君。邀暨陽繆炳泰偕詣。爲公寫真。甚肖。公喜以屬錢君。補圖。錢君以公常談佛法。乃繪公著紅袈裟。趺坐一山洞。公見之大喜。曰。此吾前生矣。錢問故。公曰。曩吾督師滇中。適額駙色布騰珠爾布納病劇。絕而復甦。趣左右邀我至榻前。曰。頃至一山。長松插天。蒼翠四匝。中有石洞。列古羅漢數尊。旁設蒲團虛其座。一羅漢指示曰。此阿某舊居也。以誤殺一金童。謫人間。能立心不妄殺。有以全活人。乃可復位。其傳語焉。因揭蒲團相視。則赫然一童子骸也。公其善自愛。額駙言訖而逝。今子所圖。適合前兆。豈非天哉。是圖公攜歸京邸。名公鉅卿。題詠殆遍。而繆生由此以傳神名。日下

錢尙書

毘陵錢梅谷先生名春。明崇禎間。官南京戶部尙書。幼患痘危甚。瀕死矣。其父啓新先生。以獨子鍾愛。抱諸懷。不忍棄。方繞階行。忽聞空中大聲叱曰。誰錯行錢尙書痘者。可

筭二十。速另降好痘。遂聞屋瓦有聲。如撒豆然。視懷中則已蘇矣。成童後常臥樓上。夏月偶他宿。有傭私就其榻臥。恍惚聞叱咤聲曰。可惡可惡。若何等人。而敢臥此榻。覺搖搖不安。急起視。則牀已置屋角闕處。非復臥所。洞後傭見梅谷先生甚畏。輒長跪白事云。

夢墨

武進錢文敏公。戊午應順天試。場前夢至正陽門外。見一人貌岸然。支布帳。而陳墨若干於其下。先有一髻買墨。公亦就買。售墨者熟視公。予墨兩丸。繼予髻一丸。遂醒。後謁座主孫文定公。儼然售墨者。次一同年來謁。則髻至焉。是為無錫李君時乘。蓋墨兩丸者。兩榜李。以一榜終於車平州牧。

錢狀元小名

乙丑會試。後都門有某夢闕天榜。見四十一名。獨泥金書集貴二字。上插一小黃繖罩之。醒時但記其集姓。而忘其名。意必滿洲籍。其人當有異也。及榜發。則四十一名。乃錢文敏。旋授殿撰。某以為疑。一日會於讌所談及之。適湯太史大紳在座。笑曰。錢殿元小名集貴。又何疑乎。衆乃恍然。

歸寧女遇怪

陝西清澗縣某村。有婦歸寧。其父送女還。中途歷山徑。風驟起。女衣袴盡失。裸而立。父無奈。脫衣裹之。掖以行。昏暮抵壻家。壻怪問之。翁告以故。壻吐且怒曰。是何邪魅。翌日當持槍擊之耳。各就寢。黎明女驚呼。怨無頭矣。其家乃訟之官。縣令戴君提鞫。疑女之有所私。而殺其夫也。刑之堅不承。翁匍匐哭訴其事。令遂躬率丁役。命導至女失衣所。徧加搜覓。見山側有一穴甚深。令募能下探者。犒錢若干。一健卒應募。乃束炬入。行數十武。忽有天光。見一僧貌獷惡。瞑目臥土榻。卒懼而返。白諸令。令更遣壯役數人。持貫索器械隨之入。則僧已醒。衆向前遽縛之。擁而出。見令再三研詰不答。批其頰亦無一言。無如之何。乃加練數圍。督衆役押解入城。將禁之獄。行里許。忽狂飈大發。衆皆目眩。少頃而僧及解役數人。俱杳然矣。遂寢其事。戴君名樹屏。荆溪人也。其幕中戚友歸述其異如此。

龍誅龍

乾隆辛亥八月。鎮海招寶山之側。白晝天忽晦冥。有兩龍互擒。一龍掉諸海濱。大可數十圍。如人世所畫龍狀。但角頗短。而鬚甚長。始墮地。猶蠕蠕微動。旋斃矣。腥聞里許。鄉人競分取之。其一脊骨。正可作臼。有得其頷者。市之。獲錢

二十縉。

桑蠶

宜與東倉橋。離城數里。有某村婦子患痘。醫者下方。須用桑蠶。夫備於外。其姑命婦覓桑蟲。婦至野尋求。見老桑一株。有蠶蠕蠕甚大。喜而捉之。行數武。忽失蠶。婦告其姑姑曰。此活蠶。非有翼能飛。墮亦只在草間耳。盍往覓之。婦仍詣其地搜尋。林隙有一洞。方諦視間。忽巨蛇昂首出。儼然人頭有一臂。怒目睽睽。指婦作人語曰。汝再擾我。即當啖汝。婦驚仆。其姑訝婦久不返。往視之。見其臥地吐沫。面無人色。扶歸漸甦。乃述所見如是。兒竟殤。婦亦旋患癩。不知何怪也。此乾隆壬子五月間事。

韓六

山陰庫書馮心法。辛亥冬。其母病。馮夜歸張燈。見韓聖華來。竟忘其死。與言生平如故。韓曰。兄家有差使事。值我票已判行。三日可發。我當為兄經理停妥。馮庫書舞弄多事。畏告發。與之議賄。許以錢六千。韓許諾。謝去。馮方怪韓之既死。謂母病必危。又疑許賄六千。庶可救。及三日。韓至。竟入內而馮母死。豈冥使亦如人間獄訟。不論輸贏。總需使費耶。抑衙門人生不顧其親好者。為鬼亦無異耶。

魍魎

山陰高進士之父某翁。未遇時以傭為生。暮歸。值長鬼立路側。倚人屋腰靠檐上。翁立俟之。鬼手捧一孩子而祝之曰。我欲食爾。爾宜為九品官。有田三千畝。屋九椽。男子二人。我即欲食汝。心不忍食。遂置之瓦上。回身欲走。則見翁翁被酒且立久。絕無恐。心計渠尚不食小童。我苟不至餓死。渠豈能食我。我何畏渠。乃謂之曰。吾聞神之長者為魍魎。能富貴人。我將乞汝致富。鬼拂袖令翁去。翁固求為魍魎。能富貴人。我將乞汝致富。鬼拂袖令翁去。翁固求鬼探袖得繩。縛竹桿一枝。若秤物具。翁再索。則鬼拂衣竟去。翁歸告婦。取梯抱兒下。翌日里許。有馮村人姓馮者。失其子。徧覓不得。高翁出兒。而告以鬼語。馮父乃拜翁呼為外父。後馮果為山西巡檢。田廬如魍魎言。高亦自此致富。子發科甲矣。

獼異

山陰施漢一秀才曰。越水鄉多獼怪。其小者止澗水侮人。驅之即匿。其老者能惑人如魅。余家舊有獼怪。逢科甲富人必相狎。百年內凡三見矣。不可逐。亦不為禍。余丁亥歸里。夜就寢。有聲如撒螺殼者。大小千萬聲。散置几榻間。燭之無有。疑北牖失扇。故扇之。怪亦漸安。又二十年丙午。

余苦塊之際。方側臥。若有物壓胸間。小掌撫我頭頂甚勤。而其身甚滑。耳邊噴噴作夢語。夢見一粉面娘子。年可二十四五。紫緞衫。元緞半臂。深藍色裙。就我腰抱。却之。則從背後抱我。口向兩耳。聒聒不休。予夢中謂之曰。世間乃果有淫媼。我二十年前尚不可干。今日能動我乎。驚而醒。覺耳邊噴噴聲。頭上撫摩狀。猶未絕也。旋從枕上逸去。輕小若貓。翌日又至。則覺有物在右股上。夢見昨女子衣服如故。而立處稍遠。隔欄杆相招。余竊念。昨身近尚不亂。今隔欄杆。乃肯動心耶。遂醒。則物從股上跳去。怪亦遂絕。丁未冬初。狹濛湖口。夜宿陳氏新樓。灑湖。甫息。燭則物躍上牀。予知其非鬼非偷兒也。若喧叫。徒驚鄰里。適為人笑。計所以逐之。記得杭大宗先生穢跡金剛咒事。試誦之物。輒伏不動。五更跳下牀。有聲。遂去。曉起見伏處。衣褶捲起如截。予因作客。不宣告主人。越月又過此宿。解衣始記前事。欲避無及。擁衾作久倦。合眼則物已在牀裏矣。持金剛咒稍緩。則輒動欲上。俟誦弛漸逼近胸堂。出聲尖細如鼠叫。旋作人語曰。若佩正一真人符吾不懼。但公口一動。吾則甚畏耳。五更從脚後繞出。是夜誦咒百餘遍。明日家人怪吾夜作嚙語久。自此陳氏亦無他異。今年二月初二日。鄉塾

師沈昭遠來說獼崇。衣上遺毛可數。向余告急欲辭館去。勸之誦穢迹咒。又猝不能成誦。但偶憶本草有熊食鹽而死。獼飲酒而斃之語。舊聞丁未進士徐景芳嘗用以除館中獼妖。令沈姑試之。是晚置雙鯽躡酒於案上。二更獼至。沈已迷不能聲。但見獼超案飲酒。樽歌就案。餽遺酒有聲。食魚亦盡。既跳下欲登沈牀。則前足甫起。而後足不隨。墮地者三。蓋獼醉矣。逃去。今遂絕。然則記覽不嫌其雜。亦能救人。獼之飲酒。水居人宜知之。而熊之喜鹽。又山居人所不可不知也。

柏香簪不宜入殮

會稽鄉人陳生。娶郡金氏女。伉儷甚篤。金死。陳設像祝奠。朝夕相對。如其生時。既而金之妹二姑亦病死。將殮。忽甦。家人喜甚。乃其聲則金氏大姑也。曰。我被勾神誤攝入冥。既訊明釋魂。欲返則殮時用柏香簪。魂不能再入。今妹命盡。故我求冥司借軀以還魂。我將歸陳。家人大異之。金指點其生時所存箱篋衣物。一一不爽。且述其與陳生牀第燕私密語。真陳婦也。金之兄自遠歸。女與言昔日過其家時留飯。殺酒盃盤。及其兄市羊肉船上。腥穢逼人。事皆盡昔其兄親歷。不絲毫異。無如其妹已許某姓郎矣。宗族疑

妹或託鬼語以飾曖昧。不遽歸。陳生亦謂姊魂。妹魂。不忍迎歸。某郎家又必欲娶。父母遂送女往。下車即大言曰。我金氏大姑。非二姑也。我歸陳家。不歸汝家。汝家必留我。將致大不祥。其無悔。是夕其翁姑肩女。與某郎同房。三日而某郎無病猝死。陳益不敢迎。女遂爲某郎家守節。凡鄉里吉凶事。必先知之。言若巫者。鄉人異之。或曰。此妖憑焉。非真大姑魂。陳生不迎。非無見也。

獵戶說虎

傳聞虎傷人。則佞鬼爲屍脫衣與虎食。又云。虎能禹步。令屍自起脫衣。此皆不然也。蓋人不見虎。故爲此推測之詞。有鄭獵戶云。虎擒人。銜其頭頸。人痛極。手足自撐拽。勢皆向下。衣袴自褪下。人無事而講禮貌。則岸然巍然也。及至窘急無訴。便自抖擻。舉縮衣帶自寬矣。鄭少年時。嘗與同伴值兩虎。其一虎銜同伴去。其一虎鄭槍中之。未斃而逸。鄭懼其復來。乃先上高樹。避而望之。見虎所銜同伴。先下鞋。又下襪。迤邐而袴下矣。明日招伴尋之。則衣履一在途。其屍隔五里餘。剩其左臂。驗有舊傷。果其伴也。腹臙亦未喫盡。又二三里。則所槍傷虎。僵伏而斃矣。

傳聞虎咬人。初旬在頭。中旬在肩背。下旬在腰腿。此大不

然。鄭所見皆肩項也。虎作威向前。自上擲下。而咬之。非肩項不可。挈其軀。無上下異也。卽虎食所先。雖不可見。其所殘剩者。偶除手足。亦無上下分手足之異。

虎大者力千斤。小者亦二三百斤。又加以爪牙騰躍。人力斷斷不能勝。所恃者人之巧。可以制虎之貪癡耳。虎氣旺中槍多不立斃。鄭嘗入深山徑轉處。有虎如大牛踣路側。鄭急甚。不及用槍。乃大聲喝之。姑懼以氣勢。虎果躍去。鄭度其必來。無村落可避。乃先視其所去處。尋坡下伏。虎果躍至。中鄭槍。又躍去。鄭度再至。則虎必難禦。急上高樹避之。俄頃虎至。覓鄭不得。鄭窘甚。足偶失觸枝動。虎仰視見鄭。躍起撲鄭。格巨枝而墜者。再樹震撼。葉有聲。虎瘡甚。不能再躍。乃嚙道旁石塊盡碎。銜石而斃。

佞必附物而行。或貓兔雞鳴蛙雉。皆能作汪汪聲。先虎二三里。視機伏處。引而避之。虎輒隨。佞聲轉移制之之法。聞佞卽用釘釘樹上。隨所值之第一株。然後擊佞所附物。則物斃而佞亦聲絕矣。或曰。釘金也。樹木也。魂屬木。魄屬金。取以魄就魂之義。魄惡好殺。佞魄也。讓之以就魂。則驚魄有依。不爲虎役矣。

佞聲慘而長。無轉音。但夜深人靜。亦有能作人語。鄭嘗與

同伴往獵。舟泊溪下。一夕。聞岸上敲門聲。久而門內人應之。欲起。其婦力阻。曰。夜深宜避。勿往。啟戶。敲者益急。其婦臥問曰。客何來。曰。間壁。客為誰。則又曰。間壁。夫婦遂不起。教以明日來。敲仍急。鄭異之。從縫隙視。見有物如數石。穀囊者塞其門。從斜月光中審辨之。則虎也。以頭撞其門。所應兩字則偃也。鄭潛曳醒其同舟而告之。皆恐。匿船板下。鄭乃以槍自後打之。虎驚痛咬破其門。壞屋簷而去。翌日視之。門下所跪點頭處。成兩窪跡。行二里餘。溪水中得死虎。重六百斤。或曰。虎負傷落水。不能起也。或曰。虎中槍熱甚。故就水取涼。傷發而斃也。

虎食兔入口即沒。虎食雞與鳩雉。則入口上下嚙一再合。即仰噴刺羽。如散花雨。周圍丈餘。雉五色。散飛最可觀。傳說虎欺人畏。故不傷醉人。不食孩童。非也。醉人必醉甚。行路欹斜不定。虎始不食。蓋撲之不準也。至於孩童。則樗里有鄰兒。兄弟夜出門就廁。其兄年十三。四躡廁上。其弟九歲立檐下。見有若松毛一團者擲而前。弟畏縮就其兄旁。曰。是何物耶。兄曰。松圍耳。虎前棄其弟而攫其兄去。明日迹血尋之。衣履處處散遺。拔起小松根數十株。蓋其兄忍痛手迹也。至血痕闊處而止。蓋已食盡。而草上血亦經

吮過矣。

虎飢亦食蔬菜。樗里有女子。與其嫂在樓煨芋食。棄芋皮窗外。姑偶憑窗見虎吮芋皮盡。則仰以俟。嫂懼。多煨芋以皮給之。恐其躍上也。姑欲閉窗則伸手出。怕虎起攫手。坐待則眼見嫂芋將不繼。乃試以全芋投之。虎一吞而盡。姑曰。吾得之矣。若不畏熱可圖也。乃燒鐵錘透紅。以芋皮裹之。芋皮著熱鐵即粘。試投之。則虎仰頭視既久。見擲物接而吞之。吞後則躍去。後二日。里得斃虎。爪自裂其胸。見骨傳聞虎不再交。亦非也。虎獨處。其有兩者必牝牡也。其有三四五者。必虎母子也。子大則牝牡母子皆鬪。而仍獨處矣。大概月大暈。夜虎乃交。在半夜後。來日必起大風。鄭少時嘗聞兩虎互鳴。不知何故。一夕宿嶺上寺樓。聞兩虎鳴甚遠。聲聞林外。窺之。則月濛濛暈矣。有物一堆。上白下黑。如土阜搖動。久之。其下者。猛吼震谷。蓋其窺初合。牡者痛而驚躍也。晨起。則兩虎在土阜上。互跳交撲。久之始散。是日寺僧不敢啓門。踰月早起。見隔嶺此白黑二虎。抱躍而起。既落地則兩釋矣。其明年則有四小虎同行。或曰。虎交一躍。則得一子。四子皆一交所得。

鄭晚年當七十後。必持一雨繖行。棹鐵自衛。常曰。吾遇虎

一則俟其撲而左右避。以桿抵其腰。能令不再起撲。吾遇虎二三。則張繳而旋轉之。能使虎疑不敢撲。吾又數年。鄭往鄰村看社戲。肩繳歸。中途昏暮。虎突起道左。鄭避撲不及。墜崖下。急坐起張繳伺虎。不料虎亦墜下壓鄭身上。繳旋轉如輪。虎踴鄭腰腿間。凝視繳轉。鄭急取所佩鐵刀。以右手斫其尾闕。左手拔其陰。虎方疑繳。又驚觸其陰。躍起力猛。斷其陰寸餘。鄭據地手不釋繳。幸鄰人看戲者羣過。呼扶以歸。而鄭力竭矣。越二日死。

鬼請上任

侍御沈立人名孫漣。京邸臥病十餘日。謂所親曰。有朱衣人從空下中庭。謂直隸保定城隍神缺。當命予攝。予以老父在南。妻子無託。子然單身。客死可憫。乞朱衣人善爲我辭。而另選焉。朱衣人去而復來。云謂爾父以庶民受侍從封誥。已榮甚。有弟在不至失養。子已游庠復何慮。苟召人而皆辭。將無可召之人矣。朱衣人語如此。子殆不望生。若爲我治後事。所親多勸慰。謂是病語耳。然沈自是不復作聲。藥飲皆屏。凡三日。更定後車夫宿門下。聞叩門聲甚喧。問之則曰。請老爺上任。車夫嫌其錯打門也。令別尋門戶去。叩門者云。是汝家。車夫云。我家老爺是京官。十年

不出城。現在臥病。那得上任。叩門者曰。非外官也。吾曹是直隸省城隍衙役。明日新官上任。長接在此。你家無人管事。并不打點一些行裝犒賞。所以告與汝知。車夫大恐。縮頸被底。睡不成夢。四更後。但聞沈從內呼從而出。肩輿扛梢。觸門有聲。警欬宛沈也。聲漸遠。始聞侍沈疾者哭聲。明日車夫以告沈所親。始知前日語非謬。

通幽法

南塘通判顧梅坡。說張天師有通幽法。有不白事。能遣陽魂。至夜臺召鬼問話。鬼如何語。即借人口出之。其人不自知也。必愚笨人方可使。梅坡曾親見五十六代天師時。有法官某失所司俸銀五十兩。求之不得。愧恨自縊。既死。所失銀仍不可得。主人乃用通幽法。令水夫某立門檻上。噴水貼符百餘紙。幾滿身矣。眼耳皆貼符。惟不貼頂與口。水夫初猶身動。繼則不動如鑄。少頃出聲。則抵冥府門。見某法官肩梁帶繩。在冥府門外立候發落。見水夫至。則曰。汝歸告天師。銀則所私變童某置地板下。天師遣人揭看。果鑰銖不失。因問爾肩何梁。則云縊死鬼皆負梁。連繩不能脫。甚苦其重。惟陽間爲之作法事。方能脫。否則不脫。不能另投生也。望天師慈悲爲作法事。天師許之。忽傳冥王

諭天師府法官知道。爾等屢以細事。動擾幽明。來使責二十板。後當戒絕。否則且獲重譴。水夫方僵立。忽作屈身狀。呼二十滿而起。仍僵立。冥語皆水夫口述。天師如問供狀。水夫隨問隨答。問畢。水夫忽云。本府門神。不令入。則作法者。忘焚飭門神一符也。既醒。水夫覺足力乏甚。問冥事。殊憊。但覺去時。貼符漸多。則身上束縛漸緊。為窘。兩脇逼甚。覺魂從頭頂迸出。痛不可當。其歸也。仍從頂上入。滿身舒快。如釋重負。如倦極之得眠也。醒後。臂有杖痕。色青。久始退。自此法官不敢輕用通幽法。

喜婆

越郡城有惰民巷者。居方里。男為樂戶。女為喜婆。民間婚家。則其男歌唱。其婦扶持。新娘梳妝。拜謁立侍。房闈如婢。新娘就寢始出。謂之喜婆。能迎合人。男女各遂其歡心。服役民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頂替。買賣皆有契券。事婚家祭祀外。常時則以說媒售衣錦為業。有某公子者。少年好狹邪游。一日其素所暱喜婆來告。某日郎可至我家。當治具相待。公子如期往。則曰請俟之。尚有佳境。公子未解也。謂是狎語耳。少頃有與女客至門入見之。則少豔也。衣飾整麗。年二十三。四喜婆旁通言語。坐定進茶具。喜

婆出反扃戶去。公子喻意乃近。少豔不峻拒也。歡畢。問姓與住處。皆不答。求再約。則曰視緣盡未耳。啓幃出。則喜婆已啓扇入矣。為整妝擁之登輿去。公子固問喜婆以少豔姓氏。則亦堅不洩也。後一年公子觀水嬉。則畫船中其人在焉。珠翠滿頭。婢媼侍側。喻意以目。無何舫摩槳擊。一見而散。不可復識矣。

癩淫

癩性淫。吳越小家女人。多於水中洗褻衣。癩食之。久能為異迷人。雌者多就異類交為異。則迷惑男子。亦不遠至魅死。其雄者聞少婦褻衣氣。輒纏繞不去。雖衆逐擊之。至死勢不瘳。辛亥十一月。蔡村人娶婦。客散。婢僕各就寢。郎醉先睡。新娘閉戶解帶。則有物繞兩足間。作鼻嗅口涎狀。新娘駭怪。性頗慧。不作聲。密啓戶告其姑。知是癩怪。新娘歸房。則癩在門跪。俟隨新娘。繞足如故。移時翁姑結健者十餘人。各持一燭。一挺入房。即扃門守定。見癩共擊。癩上牀。則上擊。落地則下擊。走几案則聚擊。屋無完器。而癩已聚。挺斃於地矣。毛黑如蠶。身長一尺五寸。勢長七寸。與人無異。而肉稜甚大。剝其皮。售值足償所毀器物。其肉腥不可食。或曰癩肝髓入醫經。其勢異若此。可為房中藥。惜醫經

不載。而村人皆不知之也。

虎困籐斗

樽里王姓童子。攜籐斗糴米。時暮雨。過溪邊木橋。童子即以斗加頭上。手扶木欄過橋。有虎在橋下。伺前咬童子頭。得其斗而去。童子仆地。謂是人所推跌。掉其斗而去也。明日山中。見虎狂走徧山。則虎銜籐斗不可脫也。虎口合則籐斗隨合。虎口張則籐斗隨張。斗塞滿口。籐性韌。絲絲嵌入虎牙縫中。虎性躁不可耐。走三日而伏斃於山中。頭猶仰。張其口猶含籐斗也。

甘公入夢

甘冢宰汝來。余己未座師也。其孫立功某科翰林。典試湖北。卒於貢院。後其季父廣。作漢興道。監試秋闈。夜臥牀上。夢立功舉帷入。驚曰。二叔在此耶。道臺亦驚醒。問之。旁人方知所居之處。即當日主考停柩之所也。

續子不語卷八

隨園戲編

尸變

鄞縣湯阿達在京。其兄來而不禮。或問之。故曰二十年前

會與兄守一鄰女之尸。兄下樓取茶。阿達慕尸之美。有邪心。看之良久。尸忽立起。繞案逐之。阿達至門想走。而門已外扣。蓋其兄上樓時。見尸相逐。故畏之而扣門也。阿達跳窗走。尸不能跳。阿達暈死瓦上。尸亦僵立不動。次早家人上樓視之。尸猶僵立。乃取米篩降尸而殮之。隔三日阿達從市歸。白日見此女。詈其不良。阿達入城。再入京。至今不敢歸。

鬼買行頭

杭州線店施三聘。死後無子。妻以其家資轉嫁某。三聘到冥府告狀。冥王不准。施商之判官書役。云婦人轉嫁。不取夫財。則我輩無可辦也。你妻取財而嫁。則你有錢與我輩。我輩擊你妻來。雖老爺得知。亦無大罪。但你須攜銀子來。買陰司行頭。纔好去嚇後夫。并可以取汝妻之魂。施如其言。渡江到其家。借取冥資四百作使用。後夫家聞爆竹放。則鬼叫。見溺死者。皆行頭所為。鬧十月以後。有新死木匠鬼來。胥役云。此人力能取汝妻之魂。匠果斫其床。截其足。妻果叫三日而卒。後夫取用之資。醫藥棺槨。祈禱之費。適如其帶來之數。

韓六三事 後又綴一事

錢鋪葉姓十九歲。病二十餘日。忽起跪數日。自言曰。我山陰活無常韓六也。今為冥役。生前與汝叔好。汝壽未盡。以幼時背後罵小寡母受冥譴。然尙可挽回。須爾叔一行。可俟我本官後日外出拜客時。至嶽廟前東首第一位判神前。焚鏹虔叩。當為爾囑託。內幕挽回。但入廟不可聲張。何事。只多焚楮錠可也。翌日韓復至。曰。爾叔可集客作保狀。立時焚之。我當齋去。為爾關說。爾叔明日午時來。毋俟我主歸焉。至期葉叔往廟拜禱。韓已先至家通信。令葉起跪。曰。狀已入。大費周章。內幕已批定矣。但需費八百。爾叔自有知驗。試問麻雀何自來乎。葉叔歸。果云拜時有雀拂帽。過甚奇。葉病遂愈。

清涼橋賣炙糕媽媽之子某為縣役。庚戌夏攜所服青衣歸。有同役徐失其青衣。見某問其衣是否。某忿其誣己。竊也。罵之。翌日同其母所謂炙糕媽媽者。詣府城隍廟置香爐而詛之。且罵神不靈。時有他役葉李孫三人。見而勸止。之事已寢矣。九月間。有同役程姓者死。辛亥年正月十四夕。某看燈歸。忽仆。及曉面青。云。被冥官掌責。歷述被逮至冥時。冥王判斷程姓為竊衣。已奪算。今補枷矣。徐某偶一問及原無罪。葉李孫三人以非已事。肯踴躍爭先排難解。

紛。戒人勿瀆神明。各贈口福三年。某以微嫌褻瀆神祇。既掌責。仍發陽官責四十板。又云。皆是韓六與他料理解。回及開篆後。某果以公事官責如數。葉老矣。李孫中年人。今皆無恙。

戴七亦山陰役。好嫖賭。輒月餘不歸。其妻某氏。託其鄰王三寄口信云。要錢米度日。王三尋見戴七。狹邪。則戲云。爾在此貪花。爾婦有信。爾無錢寄歸。爾婦亦要養漢矣。戴七信以為真。曰。伊婦人乃與王三作此言。伊必有故。是夜二更歸。急叩門。婦披衣起開門。怒其久出。故作色不語。而入室臥。戴以為有所私在室也。提燈遍燭之。不得。坐而疑之。適有吳某者。亦同役過其巷。偶磕烟灰於其壁者三聲。其夫方疑。謂是必有所約而至也。開門逐之。吳怪之急走。戴逐里餘。及吳各相視而散。戴歸語婦與吳私。毆之。婦方狂。月餘。斃。是年冬王三病死。辛亥正月初旬。吳晚飯罷。口噤。遂絕。昏昏睡去。詰朝起。則曰。我當往謝韓六。我當往告戴七。蓋噤時見兩冥差。其一為韓六也。攝至冥司。見主者。爇帽如顯官服。識王某。以口舌戲嘲。釀人命。壽既盡。當杖四十。枷三年。另案再結。吳以非法。飲食之灰。不應夜深。磕人門壁。戴既開門出。尤不應急走。戴既逐里餘。相見亦當說。

明其故。以釋疑。吳當奪算半紀。掌責百二十。戴游蕩不歸。以疑殺妻。當得絕嗣窮餓。檢冥籍戴已有子七歲。命五鬼攝取其魂。且云韓六讀讖詞與伊聽。需費八百。乃詣韓家焚楮謝。載聞之駭。挈子叩禱於神。第三日子無病猝死。吳面上掌痕。四閱月而青退。

鬼買缺

山陰戶書徐某病。見其故兄來曰。吾已爲爾買缺於冥府矣。死可仍爲冥判書吏無苦也。旣而有縣役已死。祝姓者亦來謂之曰。爾可不死。但以重資付我。我能爲爾彌縫。某許之。旣去。其兄復來謂之曰。曩祝姓蓋欲謀買爾缺耳。且賺爾錢。爾壽數有定。求不死無益。徒自棄此缺耳。徐某曰。吾已許祝姓矣。奈何。其兄曰。冥司事如人間。此缺尙隔年月。此時不過預定期約耳。祝姓尙可回覆未晚也。徐曰。然則何處覓祝而覆之。其兄曰。余能往。翌日則其兄與祝同來。聚而議之。祝果爲買缺謀也。與徐之兄爭。先復有故鬼某某者。同至爲之。平其爭議。令五年後。此缺出讓。徐某先補候。徐某五年吏滿。再令祝頂補。祝允諾。旣而祝又來曰。吾不及待也。當改圖他缺去。徐某病亦漸瘳。此乾隆辛亥年事。今徐某無恙。此事山陰書吏皆能言之。甚確實也。

溫將軍

俗祀溫將軍。道家謂之天蓬神。釋流謂之藥叉神。威靈顯驗。丙戌秋初。山陰安昌里婁象甫。由山西巡檢假歸。偶出訪友。與途遇立語。忽見其故兄敬甫至。拉至路隅密囑曰。我家修宗祠事發矣。賣地者之祖先鬼有姓周者甚強。初控土地城隍各神。我已爲訴雪矣。今溫將軍奉上帝命。往乍浦辦海劫一案。親來海上。周叩馬投詞。將軍已准。遣副使神至宗祠。會同城隍土地神勘地。訊供修祠。本我兄弟董事。徒墓事則爾實掌之。爾當與質訊。爾可速歸沐浴更衣。擇一室臥聽傳問。囑家人無譁。尤戒哭聲。哭則魂散。不可復歸也。此事爾無恐。諒城隍土地亦當調護。必不肯翻案也。我爲爾冥助。可多焚冥鏹。及抄周姓賣地契焚之。象甫在路隅。切切私語。並無入與對。其友怪之。象甫語畢徑歸。沐浴更衣。入書室局臥。其家人從窗外聚視。靜以聽之。更餘作聲。皆質供語也。且促家人多辦茶具。獻客至百餘盞。尙嫌不足。五更客去。象甫晨自啓局出。說所訊事。則買地建祠時。曾遷棺十餘具。象甫給資與備。而備忽略。遺周姓祖一骨。旣遷後。始視地得骨。懼主人責。潛棄骨於河。周因冥控不休。且招諸遷柩鬼同詣溫神控告。神命城隍查

骨下落。則在水中宛然也。神謂周子孫受錢。願賣地遷棺。裏復給有工錢以建宗祠。且有簿券。原無罪過。周裔寥落。其子孫賣祖墓。原本不合。但已貧窮。無容再議。王備受值。而移骨潛擲水中。咎實難追。伊祿已盡。付厲部攝之。周哭而去。周本同邑。人生前有軍功。莫不肯言其名。是年乍浦潮災。漂溺數千人。溫將軍之奉使。其言驗矣。婁樸厚人。今年八十有三矣。尚健行不攜杖。

鬼請吸烟

談竹蒼名震德。清人乾隆乙巳夏。寓蘇覓館。偶染傷寒。發熱數日。形甚委頓。昏瞢中夢有青衣人。手持一卷。至前曰。喚汝去。談曰。何人喚我。曰。閻王喚汝。談聞言心悸。不肯同往。青衣人遂將手卷打開。中係黑紙白字。如今之法帖狀。談不覺隨行至一處。見有官坐案上。旁立書吏一人。似論公事。互相爭執者。談至案前。吏曰。汝是談師爺麼。曰。然。曰。所言者。即係汝事。談心懼。回身走避。復至一處。見一月洞門。遠望門內有堂屋。甚軒敞。排列几案十餘張。俱有冠帶人。上坐若會審案件者。中坐一官。金面。形狀可怕。談不敢進。青衣人從背後推之。已至案前。金面官問曰。有嚴姓在我衙門告爾。談曰。告我何事。曰。告爾奸夫淫婦。談曰。並無

此事。金面官即令鬼卒。將犯證帶來。遂有囚車十餘輛。推至階下。先喚男犯一名。見談曰。不是此人。後有女犯。遙認曰。人雖不是。面貌倒有些像。金面官又問談曰。汝認得倉米巷佛婆麼。談曰。並不認識。金面官即令青衣人送回陽世。車中女犯尚招手謂談曰。何不到我處吃茶去。談不應。而出。至途中。青衣人於穢桶中取出烟管一根。長僅五寸。請談吸烟。談心知是鬼。不肯取吸。夢醒後。汗透重衾。其疾遂愈。

李生遇狐

歙有李生。聖脩美丰儀。十四歲讀書。二十里外巖鎮別院。一夜漏二下。生睡覺。忽覩麗人坐榻上。相視嫣然。年可十五六。生心動手挑之。亦不拒。遂就燕好。每宵飄然自至。常教生作詩填詞。并為改削。問與論時文。則愀然不樂。云此事無關學問。且君科名無分。何必耐此辛苦。由是兩相齟齬。頗不岑寂。數年迄無知者。會有楊生者。生中表戚也。亦就院中下帷。與生齋僅隔一壁。常怪生既昏。即閉戶。一夜月下。楊生潛於壁隙窺之。見生方擁麗者坐。急敲扉入。遍燭寂然。問之始諱。次夜復窺如前狀。并聞笑語之聲。心知為狐。遂奔告生父。促生返。而狐隨至其家。他人莫覩。惟生

見之。舉家慮爲生害。一日生嫂詣生室。大言責曰。妖狐豈無羞恥。強欲奪人婚。况吾家小叔。幼已訂婚某室。他日入門。誰爲嫡庶。是夜狐泣謂生曰。嫂氏見責。其言甚正。不容不去。今永別矣。生爲泣下。留之不可。兩相啼噓於枕畔。聞雞唱。遂下榻而沒。李生工詞律。善拳棒。皆狐所教也。聞狐所贈詩詞極清麗。惜傳者未記。此新安洪介亭所說。李亦自言不諱。

仙童行雨

粵東亢旱。制軍孫公。禱雨無驗。時值接臨潮郡。途次。見民衆千餘。聚集前山坡上。遣人詢之。云看仙童。先是潮之村民孫姓子。年十二。與村中羣豎牧犢。嬉於山坡。一兒戲以拳擊孫氏子。方擊去。忽孫子兩脚已離地數尺。又一兒以石擊之。愈擊愈高。皆不能著體。於是羣兒奔說。哄動鄉鄰。十數里外者。俱來講觀。其父母泣涕仰喚。童但俯笑不言。制軍聞是異。與司道羣官徒步往觀。仰視一童子。背掛青笠。牛鞭插於腰際。立空中。制軍方以天旱爲憂。便祝曰。爾果仙乎。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當祠祀爾。童笑而頷之。頃之。浮雲一朵。迷失莫覩。制軍亦登輿行。俄大雨滂沱。數日內。粵境疊報得雨。徧滿溝澤。制軍於是命塑其像。遣畫師

赴其家。使憶而圖之。童父母蓋愚農也。苦難形容其狀。雖易屢幅。莫似。方無計間。忽童自空而下。笑曰。特來爲繪吾面目。遂圖而成之。父母將挽留之。倏失所在。遂塑其像於五羊城內三元宮。題曰羽仙孫真人。香火甚盛。此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事。歙邑洪介亭遊粵東。親見迎孫童子像。因詢其顛末。恐有缺疑。他日當謁補山相公證之。

金能退鬼

乾隆己酉年。常熟縣爲敬公。民人某於二更時還家。忽見穿紅袴黑靴者。持火把當街立。自腰以上不見。某避入親戚家中。物即追之而至。因取銅盆擊之。化而爲五。大恐閉門入。後汛兵巡船於船上。見所坐人。皆衣紅袴黑靴。知其爲妖也。擊之以槍。每人皆化爲五。少頃河中盡然矣。晚間突入民家。滿城不安。敬公差人請顧公諱德懋者來。叩其所以。顧曰。試以鼓擊之。怪愈甚。及命以鑼擊之。怪遂退。因曰。此陰兵象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傳合縣鑿鑼三日始安。

秀結宜男

杭州富家子金挺之。美少年也。慕某女不得。因有妖冒作此女來。魅夜必摟抱甚緊。金卽下泄如注。幾成瘵疾。避之他舍。妖至。覓之不得。卽在空樓上束棕薦爲人。瓦鉢作頭。

插山花披紅錦衣。以恐其家人。并時作喃喃絮語聲。一日搗一斗大饅頭來。上寫秀結宜男四字。書法秀媚。其家延顧安伯萬近蓬往視之。萬云此蛇妖也。修煉千餘年。我已受菩薩戒。不忍殺。但可驅之去。顧乃為畫先天八卦圖鎮貼。萬但書楞嚴呪心四字治之。妖始泣語小婢云。我本揚州人。為訪妹而來。因鼓樓被燬。妹不可見。偶見金郎貌美。鍾情於此。今蒙見逐。自限期去。但從此見金郎不得。求郎所悅之歌童。為我唱陽關一曲足矣。其家至期。果以鼓吹清歌送之。乃以線繡瓶袋一枚。白銀六錢。賞歌童而去。此壬子二月間事也。

黑嘗畏鹽

丁憲榮。諸城人。言其地有殷家村。在城外多古壙。舊傳壙中有怪物。形如人面無質。僅黑氣一團。高可丈許。每夜出窺隱。其出也。遇人於途。隔一矢地。輒作嘯聲如霹靂。令人心震膽落。惟見者聞。他則罔覺也。嘯畢以黑氣障人。至腥穢觸鼻。暈絕。里人相戒。視為畏途。昏暮無行者。有鹽販某。市鹽他所。貪飲醉中忘戒。誤躡其地。時月上已二鼓。前怪忽突出。遮道大嘯。某以木挑格之。若無所損。駭極。不知為計。急取鹽撒之物。漸遂巡退縮入地。因舉糶中鹽悉傾其

處而去。曉往蹤跡。見所棄鹽堆積地上。皆作紅色。腥穢難聞。旁有血點狼籍。此後怪遂絕。

僵屍挾人聚核可治

尤明府佩蓮。未達時曾客河南。言其地棺多野厝。常有僵屍挾人之患。土人有法治。亦不之異。凡有被屍挾者。把握至緊。雖兩手斷裂。爪甲入人膚。終不可脫。用棗核七個。釘入屍脊背穴上。手隨鬆出。屢試輒效。如新死屍奔。名曰走影。乃感陽氣觸動。而然人有被挾。亦可以此法治之。

量童子

褚氏遺書。男子二八精通。能近女。八八六十四而精衰。然近日稟氣厚薄不同。有十三四娶妻生子者。似又難拘於定數也。俗有量童子法。能知其近女與否。法用粗線一根。自其頂圍頸一匝。記其長短。以線雙折。從其鼻準橫量至耳。長過耳者。便能人道。否則猶童子。不能近女也。

靈符

萬近蓬言。聞胡中丞寶璋病劇時。忽語家人曰。明日慎閉吾戶。勿喚勿入也。如其教。明日日將暮。亦不喚啓鑰。夫人疑之。自往從穴隙窺。見房內列二桌。南北相向。南向桌上。有一人頭大如十石甕。金目巨口。灼灼翕動。北向桌上。

丞坐與相對。桌上列紙筆。方握管似與問答。欲作書狀。第見口動。亦不聞聲。遂大驚。排闥入。中丞擲筆而起曰。汝敗吾事矣。不然。可得尙延歲月。然此亦天數也。速備我身後事。三日內當死。已而果然。究不知此大頭屬何神怪。時張六乾在座。乃曰。此名靈符文昌宮宿也。凡有文名才德者。喜往依護。昔朱紫陽註四書。每見之。而文思日進。後能招之來。麾之去。遇疑義。輒與剖斷。中丞蓋欲召之來。以祈祿命。不意爲婦女所敗。予因詢其出何書。云朱子集中序上載其事。因記之。暇日尙當檢集以究其端末也。

吞舟魚

凡出海客。輒市字紙灰包載以往。云洋中多怪風。及一切水怪。或吞舟魚。投灰卽去。有鱸買業海運。載鹽滿舟而往。一日忽遇吞舟大魚。吸浪而來。舟中無字灰。卽以鹽包投之。吞吸數十而去。後數日聞有大魚死灘上。腹中殘包猶未化。始知食鹽而斃也。

雞毛烟死蛇

李金什言雞毛燒烟。一切毒蛇。聞其氣卽死。凡蛟蜃屬皆然。無能免者。究不知相制之性。何自而然。或曰。此易知耳。凡蛟蜃與蛇類皆屬陰。雞本南方積陽之象。性屬火。爲至

陽。故至陰之類。觸至陽之氣。無不立斃。此正陰符經註。所謂小大之制。在氣不在形耳。

蛇箝

浙江衢州常山縣。有名山石磴山。山麓有寺。曰石磴寺。山下溪水匯注。民田皆枕山開陌。土中產一物。如松毬。如荔枝。大亦相等。外皮亦如松皮色。擊碎內如瀝青狀。入火燒之。化氣而走。彼處土人名曰蛇箝。詢其義。曰。此蛇入蟄時。所舍土。敗蟄後吐棄於地。故名。按此乃鉛汞之苗所結。故見火則飛。非蛇所銜之土。蓋土人不知耳。

番僧化鶴

宮中丞爲滇藩時。西藏有僧二人來滇。一老者。望之可八九十許。云已三百餘歲。一差少。望之可五六十許。云已歷百二十歲。宮館之省城隍廟旁舍東廊中。不飲不食。人與之食。亦食。啖可兼人。朔望宮必招僧入署。設饌與食。僧輒傾諸肴併一器內。和飯手搏而食。盡一二斛歸。終不飲食。月惟兩餐而已。暇輒市民間小鐵器物。轉售覓利。得錢必買磚積廊下。人怪而問之。亦不對。一日少者他出。老僧忽以磚周壘門戶。扃固其室。俄有火自內發。人爭往撲救。不得入。烟燄蔽空。有白鶴一隻。破烟而出。熄後檢其遺脫。瘞

於塔院。少者迄不歸。更不知何往。

謝珍格物

謝珍字紫璋。武進人。遊幕來杭。性個儻。好奇。平居頗精藝事。窮格致之學。一日嘗語人曰。古人制物精意。雖日用小物。亦有至理寓焉。如箕帚除穢之器。人多忽視。不知箕插綵花於角。可降紫姑。箕掃雞雛之背。即成反毛。疫疾焚糞。箕烟能却鬼。冬瓜見苕帚風則易爛。此皆有感應。類從之理。予因指其座右。取火刀石器。曰此亦有理乎。曰金石之屬。皆感土火之氣凝結。本屬同類賦質。並剛鐵擊石。則出火以應之。施其所畏也。故火刀忌撥火。撥火則擊石。勿利火石。如出火少。則納水中。一。二。日。出之。則取火必多。其故何也。蓋金為水母。撥火則枯。性枯則質鈍。火石之火。分周四體。外剝既甚。則火藏石心。不易透出。用水激之中藏之火。盡出於外。故擊則多火。試之良然。

烟龍

張寧人言其鄰老善食烟。手一竹管。長五尺許。已三十餘年矣。忽有道者過門。顧張所持烟管。曰君此物得人精氣。久已成烟龍。療怯者有效。他日有索者勿輕與。一日果有典商來。云其子患怯症。知君有舊竹烟管。乞市以療。乃以

價七十千。截半尺許去。其子服之。療蟲盡化。紫水而下。他日又遇前道者於門。出殘管示之。曰龍已傷尾。尚可活。須再食十年。乃可作還丹藥也。求其法。但笑不言。徑去。其竹管至今猶存。張曾見之。果光澤鬚髮畢照。夜懸壁間。一切毒蟲皆不敢近。

形交氣交

諸城劉上舍怡軒言。凡鳥外八竅。內亦少大腸。止有小腸。共糞溺於後。九竅者大小腸皆全。故獸亦分前後陰出入也。趙衣吉曰。鳥之腸一。何以知其為小腸而非大腸也。曰凡人大腸通於後。結於肛。前陰為小腸之頭。以通溺。獸亦然。獨鳥以小腸在後。觀鵝鴨相交。前陰突出於後。非小腸何也。大凡鳥之匾嘴者。以形交。有陰物相構。尖嘴者。皆以氣交。無形器也。此言可補禽經所未備。

蜜虎

蜜虎蜂類。形如蠶蛾。首有斑點。鼻上有二短鬚。口有黑絲如鐵線。常捲縮。或云此鼻也。入花叢採花。輒伸黑絲入蕊心。鉤取猶象之用鼻。然蜂採花用足。蜜虎用鼻。又各不同。諸城王氏僕名王三。曾治莊田數十年。云此蟲山東最多。大為農患。土人呼為古路哥子。身有五綵。具細絨。如蠶蛾。

尾如鵝尾鋪張。雄者身狹小。可入藥。雌者肥壯。不入藥。秋間腹中有子。散子生蟲。有數種。其子產於豆莢上。則爲豆蟲。如青螻狀。若相撲壘。則體上細毛盡落。以油鹽葱椒炒食之。味勝蠶蛹。其食蜂也。入其窠內。用鼻絲刺蜂。蜂中絲毒輒斃。然後徐啖之。蓋蜂針在尾。此則在首。在尾者屬陰。在首者屬陽。以陽制陰。蜂故不能敵也。

滇南靈草

胡吏目什自滇歸。言其地多產靈草。近日有一種草。名安駝駝。四方購者如雲。能煉銅爲銀。又可治病。彼處夷婦。善爲媚藥。以悅男。其藥成必試驗。乃用試法。以二巨石。各置房東西兩頭。相隔尋丈。以藥塗之。至夜則自能相合。其藥亦以各草合成。然則遐荒僻壤所產。本草所不載者何限。又不僅雞血藤膠爲近日所珍也。

羊乳鹿

臨安山中產鹿。清明前後生子。其子必俟天雨方能走。若無雨終不能行也。土人覓得歸家。以羊乳之。長大便隨羊行走。野性稍馴。可爲園林點綴。名羊乳鹿。

多角獸

僧志定居天目。言其山深處。長互一二十里。榛莽森列。無

道路。產沙木。可爲枋。豪豬多構巢樹隙。爲木工所患。忽一年絕跡。不知所往。山民喜。乃大縱斧斤。有匠某入一荒谷。見一物爲藤。死樹上。視之狀如牛。而形大逾倍。遍體皆短角。長二三寸。灰黑色。如羊角。數以千計。頂上一角。紅如血。長二三尺。蓋巨藤多蔓大木。此獸偶從崖上誤躍而入。角爲藤纏。四足架空。且藤性柔韌。無所施力。卒致餓死。始知豪豬悉爲所啖。究不知此獸何名。

江中黃猱

張壽莊言。有客行長江。一日忽見江面浮一物。似黃布衣猱狀。隨波游泳。猝不能細辨。呼舟子視之。內有舵工大驚失色。曰。此物出必有覆舟之患。奈何。急將船上篷桅悉去。惟剩船底。令客安座以待。措置甫畢。果陡然風發。出入危濤中。卒幸無恙。他舟有未備者。俱遭覆溺。詢其故。蓋其父昔亦見此遭難。故知之。然莫知其爲何物也。憶賈文琮老於賈船。曾言江行有大風。必先有風旗出水面。或卽此歟。

水虬

和州含山有程姓者。幼失明。路遇異人。授以占乩法。爲人決事。多奇中。其法迥與他異。用水一盂。虛書符訣於上。置案間。有頃。則水面泛起泡沫。結而成字。字已更泛。他字有

未識者。復泛如前。如此數十次。或成詩歌。或隱語對答。無不泖人隱微。

九尾蛇

茅八者。少會販紙入江西。其地深山多紙廠。廠中人日將落卽鍵戶。戒勿他出。曰山中多異物。不特虎狼也。一夕月皎甚。茅不能寐。思一啓戶玩月。瑟縮再四。自恃武勇尙可任。乃啓關出。而行不數十武。忽見羣猴數十。奔泣而來。盡擇一大樹而上。茅亦上他樹遠窺。旋見一蛇。從林際出身如拱柱。兩目灼灼。體甲皆如魚鱗而硬。腰以下生九尾。相曳而行。有聲如鐵甲然。至樹下。乃倒植其尾。旋轉作舞狀。每尾端有小竅。竅中出涎。如彈射樹上。猴有中者。輒叫號墮地。腹裂而死。乃徐啖三猴。曳尾而去。茅懼歸。自是昏夜不敢出。

蠍虎遺精

蠍虎卽守宮。劉怡軒云。其遺精至毒。人誤食之。不能見水。倘有水一滴在體。不拘何處。卽能銷化。人骨肉成水。曾有江南民人。有二兒自塾歸。其母以乾冬菜蒸肉脯食之。時正暑。兒食後洗浴。久之不出。怪而視之。則盆中惟有血水。骨肉皆銷。衆盡駭不知何故。乃檢所存積乾菜。譚內有大

蠍虎二相交於上。其精溢菜中。始知誤取以食兒。其毒至此。然考遵生書云。夏月冷茶過夜者不可食。守宮性淫。見水必交。恐遺精其上。古人亦未嘗言其能化人筋骨。

皖城雷異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午刻。有黑雲自東南蔽江來。去地不數丈。少頃雷電大作。風雨隨至。自午至戌未。霹靂數十震。房屋動搖。電光一閃。窗紙颯然有聲。是時人人自危。莫測其變。次早始知雷擊者凡十數處。撫軍署前左首旗竿劈去其半。碎裂處爪痕如梳。約深三四分許。火藥局前池中。擊死大蛇一條。約丈許。其餘牆垣倒塌。棟折椽崩者甚夥。漁翁游姓者。前數日夢有乞藏其家者。翁辭以隘無所容。早起卽見有物如獼猴狀。爪綠色。約長二尺許。踞屋脊上。時移其前後屋瓦。餘無他異。是日雷作。鄰人見電光如金繩數十條。盤游姓屋上。屋旁空地老柳一株。中空如竹。雷揭其皮殆盡。樹身迸裂。如橫置地上。捶碎者然。其中黑煤藥。又如火焚。想其物被擊時。逃匿柳中。雷因擊柳取去。然究不知何怪也。後數日有自黃溢來者。云是日雷聲甚小。有自桐城來者。問之不知也。黃溢距皖三十里。桐城百里。不同如是。

續子不語卷九

隋園戲編

天后繡女

清河縣有汪姓劉姓閻姓三女。性俱明慧。貌亦清麗相似。汪適王氏。劉適閻氏。即閻女兒。皆業儒。適王家營某氏。家頗饒。乾隆五十一年。閻女病重。謂其夫曰。我與同縣汪女及嫂氏。皆河口天后宮繡女。因事譴降。今期滿當還。彼二人亦將同往矣。其夫訪諸兩家。汪與劉果亦病篤。未幾閻死。汪亦死。閻母聞其女死。而媳又垂斃。懼甚。急詣天后前泣禱曰。妾女已死。僅一媳。倘死。妾何以生。祈稍留以終妾身。既而劉病果瘥。年餘劉忽有身。將產。夜夢天后曰。因汝始老。暫留塵世。豈容生子耶。以手捫之。早起腹平如常人。先是劉女自童時。及適閻後。每月必有一二日。鍵戶終夜不容一人見。有竊聽者。如數人言笑。遂旦乃已。家人固詰之。終不言。至是始知。今尚存。代州馮松濤寄居清河。目視之事。

桃源女神

桃源縣鄭氏女生而端整。寡言笑。年及笄。一日謂其母曰。

續子不語 卷九

兒將某日死。死當為某村神。其地當廟祀我。母以為顛。弗信。及期微疾。數日而卒。卒時端坐。顏貌如生。室中聞異香。雲旗風馬之狀。家人咸隱約見之。後數日某村男女同日夢。女告曰。吾當血食於此。為爾等福。居民以為神異。釀金塑像。號曰娘娘廟。頗著靈異。乾隆三十四年事也。女舊有婢李氏。最親暱。女為神後。每月必數召婢去。肩輿至廟。昏睡終日。醒而歸。倘神欲留強歸。肩輿十人不能舉。李氏嫁後。仍赴召如常。至五十一年冬。李氏謂夫曰。娘娘命我臘月某日去。去不復歸矣。夫素不信神。諾之而已。至日李沐浴焚香。使人召其夫一訣。夫故不歸。李恚曰。誤吾時刻矣。改次年正月某日。夫歸聞不死。以為妄。至次年某日。李又召其夫作別。夫怒曰。又作狡獪矣。竟歸視其死否。及歸。李言笑如常。囑家事數語。凭几瞑目而逝。

安慶府學狐

乾隆五十六年。秋祭前數日。滌濯蠶豆。預備祭品。陳列明倫堂。夜使人看守。有副齋與夫田姓者。素勇健。獨任其事。是夜微月。田臥至三更。覺來聞有人偶語。開目視之。見二人歷階上。將至臥榻。田躍起大呼。二人徑前與鬪。田奮力擒一人擲階下。大嘩化狐而去。其一復鬪。田又擒擲。亦化

狐去。田以為不復至。因就寢未熟。忽聞人聲甚衆。且至矣。急起。見一叟鬚眉盡白。偃僕行。率少年十餘人。喝令擊田。田怒奮拳擊衆。衆應手倒。無能抗者。叟怒曰。如此可惡。因騰躍以首觸田左脇。如中巨石。痛不可忍。仆地不能起。叟喝衆急曳至堂後左側柴房去。田念此去必無生理。見堂右有大鐘懸架上。因衆扶掖出。不意急走架下。以一肘挽架。一手拒敵。叟怒甚。以手持田肘力曳之。田懼。兩手固挽。叟力猛連架曳行數尺。鐘聲鏗然。叟慄而止。令衆狐就擊之。自頂及踵無完膚。嘔血數升。將墮乃去。田亦仆不省矣。天明執事者入。見之大駭。以湯灌之。良久乃甦。具道始末。乃知為狐祟。次夜集衆十餘人守之。衆不敢臥。坐至四更無所見。衆亦倦甚。甫就寢。聞衆馳驟聲。張目仰視。聞老人曰。其人在否。衆排頭按臉曰。無老人。曰。幸漏網矣。去。遂寂然。田臥病月餘。尋愈。愈後欲挾刃宿堂上復仇。其妻力阻之。乃止。

湖南貢院鬼

乾隆丙午科。湖南秋闈。理州吏目馮名廷。奉差委巡場。第三場十四日夜。馮與同寅李某同坐至公堂。李方隱几臥。是夜月色微明。馮見階下有物長二丈餘。腰腹如困。通體

皆毛。兩目閃爍如炬。自西文場出。緩步入東文場。馮素有膽。不懼。初見時低聲呼李。李覺。仰視大驚伏案。物去。然後起。同入臥處。命僕從同臥一室。馮以李膽怯。既臥。故以手扣壁擊牀恐嚇之。以為戲。正喧笑時。忽有大聲呼嘯。良久乃已。衆皆股慄。以被蒙首。少頃聞人聲轟然。馮與李皆披衣起。監臨監試兩主考皆起。使人察問內外。遠近無不聞者。咸大詫異。是時頭場薦卷已中定十七人。兩主考覆加校閱。黜落七卷。後竟無他異。豈因此七人不當中。而致怪異如此歟。

雷異二則

潞州某村。有黃氏嫗。獨坐室中。午後風雨暴至。忽霹靂一聲。左壁下諸器物。皆移置室中。離壁四五尺。壁上白泥厚不過三分。亦離壁四五尺。植立如堵。絲毫不損。嫗驚仆。良久乃甦。不知所擊何物。其家亦無他異。代州旅店中有二客同居。一日早起。大風微雨。一客在土炕上。以大瓦盆覆坐之一客坐門限上對語。坐限上者。忽仰見屋梁上有火光二寸。如小蛇跳躍。急呼炕上者視之。其人未及答。忽霹靂一聲。屋頂揭去一片。衆奔入視。地下一人僵臥。一人在炕上。堅坐不動。就視之已死。頂上一孔如豆。初疑雷擊。仰

視屋瓦外飛。不似自上而下者。移屍視之。見所坐盆底。亦有孔如豆。揭盆視之。炕上亦然。竟從地下起穿炕盆洞腹貫頂。破屋而去。地下者以湯灌甕。得不死。

人變魚

從子致華作淮南分司。解四川兵餉過夔州城。道上人男女喧嘩。舉國若狂。問之曰。某村婦徐氏。與其夫同牀眠。甚相愛也。早起則婦面目髮膚如故也。而下半身已變作魚形矣。乳以下鱗甲腥滑。口尚能言。貌亦平整。惟涕泣哀號。云我睡時無他痛楚。只覺下體作癢。搔之漸漸起稜。以為將生疥癬耳。不料五更後。兩脚合併。不能伸縮。摩之已作魚尾矣。今將奈何。夫妻相抱大哭。致華遣家人視之。果有其事。因官程緊迫。不能逗遛。不知報官後將放諸江乎。抑養之家乎。不及問矣。

韓昌黎稱老相公

韓文公為貢院土地。庚子歲。有嘉興秀才陳效會者。先試前數日入廟。爾祝令拜。生曰。昌黎者何拜之。為學不足師。文不足師。祝強之。大詬而出。試畢歸家而死。殮數日矣。其妻懼。與小姑合被而寢。夜半小姑登廁。忽見兄排戶。舉嫂帷帳而入。嫂奔出。姑大呼。家人湊集。而嫂之聲音狀貌儼

然兄矣。大聲曰。我效會也。身何在。家人曰。殮矣。狂奔至棺所。扣棺而哭曰。我得罪老相公。相公之門人家僕。鎖我廳事。俟老相公科場事畢。當放我。昨老相公放榜出。責我二十板。我得歸。何殮我之速也。又大哭。家人曰。老相公何人也。曰。土地。土地何人也。曰。韓昌黎。客曰。昌黎伯也。依今時稱謂。當曰伯爺。依家人稱之。當曰老爺。乃冥中僅稱老相公。

急淫自縊

京師香山某兵妻。嫂姑同居。嫂素淫。於後門設溺桶。伺行路之來溺者。其陰可觀。即招入與淫。如是者有年矣。一日。嫂姑同伺門隙。有屠羊者。推小車過巷。就桶而溺。其陰數倍於昔之所御者。嫂狂喜。迎入至臥榻。即解屠者下衣。而俯就之。姑旁坐視其事。畢。即欲往就。而屠性耐久。自午至未。甫了事。腹中餓甚。索飯。姑以為將及己矣。亦弛衣摩屠者之具。為之吮嘔。屠具復舉。嫂曰。屠性猛。汝恐不勝。宜再讓我。姑許之。同入牀。嫂頗狂不休。姑情急。水流至踵。怒嫂之誑己也。往別戶自縊。於是姑之夫家訟於官。以為被嫂磨折故死。而不知其事之可醜也。嫂之本夫街卒也。歸家見其妻神色不寧。被褥污穢。乃私自嚴鞫之。始得

其情而告於官。此乾隆丙午刑部福建司承審事也。獄成以口供穢褻不可上達。比嫂以不應重律。杖八十。

照海鏡

宜興西北鄉新芳橋邱農耕地得一物。圓如羅盤。二尺餘。團圍外圈紺色。似玉非玉。中鑲白色石一塊。透底空明。似晶非晶。突出若蓋。賣於鎮東藥店。得價八百文。塘棲客某過之。贈以十千。至崇明賣之。得銀一千七百兩。海賈曰。此照海鏡也。海水沈黑。照之可見怪魚及一切礁石。百里外可豫避也。

穀佛

湖州沈書記號訥庵。有穀佛一尊。弄以玻璃之積。積長半寸。積下有座。高二分許。中藏大穀一顆。長一分有半。穀有芒。亦長分許。穀旁有窾。精明於赤日之中。閉一目觀之。其窾漸大如門。觀之久。由門見堂。由堂見殿。現三寶如來像。像高數丈。纓絡莊嚴。見胸前已字紋盈尺。旁立文殊普賢二像。若聞人語。眼少瞬歛。忽不見。仍大穀一顆而已。據沈云。此物傳留湖州某尚書家。係明時利西公從西洋墨瓦臘泥迦州帶來者。遂入中國。彼國秋熟時。此穀生田畝中。千里赤荒。閩人王曇親見此穀。不知今歸何處。

丹徒異獄

丹徒縣宰張名振綱者。騶呼出門。忽一物從空而下。落轎簷上。轎方迎風而趨。物忽墮入衣杖中。弼弼而跳。驚視之。乃男子陰也。僅長二寸許。亟出轎命騶從捉之。跳不已。觀者如堵。於是攜歸貯庫。遍訪此案不可得。越一月。西門擔水王大娘者。報某家婦始殺人。遂拘之。亟訊。蓋婦姑二人先通一陝客某。後又通一陳姓者。因彼此通姦。後夫斫殺陝客而支解埋之。使其尸不辨男女。故割下其陰。倉皇未收。投之樓窗之外。不料落在本縣官轎中。告知知府同寅。無不大笑者。照謀人律。姑婦姦夫三人一齊抵命。

鬼怕討債

常州一貧漢死。其房賣入富姓。鬼作祟。富者鎖之幾十年矣。後富者亦窮。大屋賣去。挪居之。忽貧鬼大鬧案。繼討祭一家大小盡病。時方冬盡。房主負逋最多。債客登堂。日夜號罵。妖魅忽絕。病者盡起。至來歲債務稍清。將帳目焚化。鬼又白日大詬曰。我去年見討債甚多。疑是我生前舊欠。故而避之。今閱所燒帳目。皆爾家積負。不干吾事。吾何避為。於是拋磚擲火。惡聲日甚。而房主亦徙去不復住。

蘭渚山北來大仙

會稽蘭渚山有蘭亭道院焉。其院爲北來大仙所居。北來大仙者。狐神也。初會稽陳賈。少年時客楚。喪資本。貧窶不能自給。且病居廢寺中。一夜有女郎至。容貌都麗。衣服照耀。皆明珠綴成者。賈驚起。女脫臂上釧贈之。曰。知郎乏故來相餉也。遂去。明日又至。如是數月。枕席諧暢。情好日篤。賈乃以金釧稍贖資斧。理其舊業。而女郎亦構新居。料其家事。且日致金銀珠寶之物。不下巨萬。居數年。賈家信忽至。賈欲驕其鄉里。又疑女郎爲魅。一日伺女郎不在家。賈忽呼數百夫及僮僕等。擔裝魚貫而去。女歸見一室罄空。追賈至江口。賈已歌呼振帆。女臨流號慟不得渡。賈於是歸爲富人。越十載。女郎至。呼賈曰。吾狐神也。積千年陰德。名在仙籍。今汝負心。已訴天帝。命江神授吾文檄。到此汝死宜矣。於是飛刀擲火。家不安枕。百計禳之無效也。一日女空中歎曰。吾因往日情重。至於此極。使汝死。恐天下有情。人貽笑吾輩。汝家倘能大修醮。擇名山安我神靈。我仇且釋矣。時蘭渚山道士某。道法素高。爲設醮四十九日。道士謂女曰。何不向我蘭渚山住。女曰甚好。但吾須住五百年纔去。由是遂絕。今道院爲羅氏業。羅氏爲之塑像甚麗。而女亦歲時夜出。與世人談論云。

喫腎囊中舉

杭州士人於文肅祠祈夢。甫睡。一厲鬼與一腎囊。至大如盃。曰。欲中舉當食此。否則不中。士子懼。勉食之。初噉味甚甘。如糲子。片時將厚皮四面食盡。獨腎丸二枚。齒決不可下。鬼曰。棄之。汝已中矣。士子喜。然自此下場屢斥。至乾隆癸卯榜發。士子中魁。始恍然解悟。蓋浙中呼腎爲卵。鬼者癸也。卵去核卵字也。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嘉興鄉鎮間。祠楊老爺。神多靈驗。穩婆阿鳳者。以收生致富。遠近生育之家。必延之。至始無難產。忽雪夜有人叩門。問何來。曰。冷水灣楊府生公子。主人命來。宜急就船。鳳襲裘同僕下船。果至冷水灣。第宅嚴麗。進門。主人臨軒而立。見鳳來喜甚。命僕導入後堂。則產母方臥牀而呼。衆媪婢執燭而立。皆慘然曰。吾夫人產四日矣。鳳診視之。蓋腸盤於胎。急不得下也。以法救之。胎應手而出。報主人。主人贈金元寶二錠。鳳納之。曰。後三朝吾當來。時天大雪。而房中熱氣甚逼。鳳解衣從事。及出門就船。始記有外衣未著。歸家。天已明。視元寶則金紙疊成。而皮衣已送至家矣。由是鄉人爲老爺作三朝行圍盤斂果之禮。迎各廟諸神來賀。

溺壺失節

西人張某。作如臯令。幕友王貢南。杭州人。一日同舟出門。貢南夜間借用其溺壺。張大怒曰。我西人俗例。以溺壺當妻妾。此口含何物。而可許他人亂用耶。先生無禮極矣。即命役取杖責溺壺三十板。投之水中。而擲貢南行李於岸上。揚帆而去。

三虎索命

元撫軍展成。生二女。皆有國色。一嫁李敏達公之第四子星曜。觀察。一嫁厲少司寇之子守謙。太史。乾隆壬子春。余與太史相遇虎邱。偶談往事。曰。異哉。吾妻之死也。結褵之後。琴瑟甚調。將及三年。忽一日。閨中置酒。向余作訣別狀。曰。我前生獵戶也。曾殺三虎。虎魂不散。要來索命。今我懷孕矣。明年分娩之期。正值寅年。寅年屬虎。我其不免乎。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中有神人。金甲而虎冠者。告我也。因所殺三虎中。有二虎俱會傷人。故上帝不准報仇。其一虎未曾傷人。故准其索命。言畢。涕泣不止。逾年果以產難亡。

梁相國解夢

梁文定公病篤。夢至一處。宮殿巍峨。坐客皆非所認識者。公談久。忽想喫烟。苦無火。或指一殿曰。此中有火。中坐神

人招梁曰。且緩喫烟。我有一對。君對之。書三代之英。汝繼泰七字。梁驚而醒。召諸門生來。視病為解之。俱不能解。良久曰。我不起矣。三者三中堂寶也。英者英中堂廉也。泰者伍中堂彌泰也。三人官與我同。而俱死矣。我其繼之乎。速辦後事可也。越三日而薨。

齋猴

天目山多猴。要往齋猴者。先往草陀廟。燒香陳祝。某日來山齋猴。寺僧為掛牌曉示。臨期主人買饅頭一千。鋪在廟外地下。清晨羣猴畢集。有一極老者。白髻尺許。飄飄偃偃而至。旁有二猴亦白鬚。老者扶持而來。羣猴跪迎。老者南面就地坐。羣猴拱手亦坐。寂然嚴肅。不敢譁。二侍者捧饅頭獻老者。老者食。然後羣猴共食。食畢。向主人叉手拜謝而去。梁履素孝廉。親見其事。余欲往施齋。而以路險草深不果往。

狗熊寫字

乾隆辛巳。虎邱有乞者。養一狗熊。大如馬。箭毛森立。能作字吟詩。而不能言。往觀者一錢許。一看。以素紙求畫。則大書唐詩一首。酬以一百錢。一日乞丐外出。狗熊獨居。人又往一與紙求寫。熊寫云。我長沙鄉訓蒙人。姓名汝汝利。

少時被此巧與其夥伴捉我去。先以唾藥灌我。遂不能言。先畜一狗熊在家。將我剝衣捆住。渾身用針刺之。熱血淋漓。趁血熱時。卽殺狗熊。剝其皮包在我身上。人血狗血交粘生牢。永不脫落。用鐵鍊鎖我以騙人。今賺錢幾數萬貫矣。書畢指其口。淚下如雨。衆人大駭。將巧者擒送有司。照探生折割律。立杖殺之。押解狗熊至長沙。交付本家。余按己未年。京師某官姦僕婦。被婦咬去舌尖。蒙古醫來。命殺狗取舌。帶熱血鑲上。戒百日不出門。後引見奏對如初。元某將軍入陣。受刀箭傷無算。血湧氣絕。太醫某命殺馬剖其腹。抱將軍臥馬腹中。而令數十人搖動之。如食頃。將軍浴血而立。皆一理也。

雷屑

吳人蔡鳴西與徐佩玉中表也。二人之弟。自楚同舟。載葦蕨歸。乾隆戊寅九月十三日夜。泊九江。雷雨大作。蔡怯懦。蒙被臥有銅飯器支爐上。震搖欲墮。徐起移置。見電光直下。森逼雙眸。大雷一聲。船舵拔去。水溢入舟。人齊起牽挽就岸。昏黑中互搬失物。天漸明。見徐頂心插一木。長約三四寸。圍寸餘。羣相驚問。徐不自知。毫無痛癢。宛若生成。恰累墜不可一刻耐。鄰舟有人善符呪。曰此雷屑也。無罪。

而誤觸者。予能拔之。徐甚喜。蔡慮或妄。鳴詣縣尹。尹至江干審視其人。書符於徐頂。口誦喃喃。舉手一拔。水隨手起。復以小黃紙書符貼創處。木入於頂者寸餘。尖銳如錐。或云能辟邪魅。尹以爲當存案。遂攜去。明日頂上紙自落。宛好如初。奇情奇事。奇技奇人。何所不有。

牛灘水

臨武縣水多激險。東南三十里。地名牛頭灘。因山象形而名也。產魚繁。水勢奔驟。難施罟網。率用白鴿糞投水。則魚皆僵浮水面。或駕小舟。或裸下體。沿流檢之。一夕兩人赴飲歸。緣岸行。見水面浮巨魚。一人喜謂同行曰。曷稍待。吾攜此魚來。遂脫衣入水。久之。人與魚皆無聲。訝其溺矣。急尋村中素善泅之張某。丐其入水相覓。約以若干金爲酬。張許諾。索酒飲。立盡數斗。醉若不支。踏小船至浮魚處。翻波而下。越數武。或起或沒。如是數次。奮躍升岸。云見一匹夫坐沙中。見人至。輒移去。快取酒飲。我當再往。攜與俱來。又盡數斗。復入水。少頃。波湧。見張擒一人髮。踏波登岸。擲於地。以掌批之曰。你累我往返數次。費如許力。實可恨。打得該否。旁觀力勸始解。視其人已死。卽昨日求魚者。酬以所約金。張笑曰。我兩番痛飲。腸味已充。倘挾是術以騙人。

金。又何異迷人之水鬼。即搖頭舉手而去。張殆奇杰之士。而隱於水者乎。吳門顧君朝村。是日過其地。親見之。並云。土人稱其下有龍宮。向一幼童誤墜水。至一宮署。門坐二人對弈。狀怪似蝦蟹。見童訝之。詢其故。送出水。幼童今現存。年甫三十餘。嘗向人談此異。

陰陽山

川東新寧縣之南鄉。地名火石嶺。有唐姓者。茹素誦佛經。年五十餘。忽無病卒。越四日。胸仍溫。家人不忍。遂殮。漸復甦。進以湯粥。遂更生。語家人曰。我前日偶出門外。見一道人。布袍跣足。呼與同行。覺此身不能自主。行數里。聞水聲。奔騰須臾。至一河。寬廣莫測。巨橋凌空。橋上人見道人笑。呼曰。通靈來矣。問何地。答曰。黃河。又數里。高山峻起。問何山。答曰。陰陽山。匍匐而升。危崖盤駁。驚奇怪異。氣色昏黯。中間一徑。僅容人行。兩旁皆荆棘。見多人往來叢陸中。如覓路狀。皮膚皆為荆棘所傷。流血號泣。予懼而詢之。道人曰。人居心坦白。公正無私者。則見此大道可行。巧詐欺偽者。則自投荆棘。徒受折磨。生平不由正道之故耳。山既盡。天日清明。城郭在望。道人曰。此太平城。行人雜沓。皆候發落者。忽見一隸卒執牌來呼曰。且帶三十六人去。道人亟

招予入城。城中衙署甚多。皆寂然。頃至一署。額曰業鏡司。拉予由東角門進。立大堂簷下。見右廂椅上坐一人。補服頂帽。前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拽之拉窺。睨視其人。即同鄉吳縣尹也。詢之。道人曰。吳作令時。有陳氏女。夫亡守志。父欲改嫁。女不允。後訟於吳。吳見皆美少年。意其必合。判歸之。女竟自縊死。今亦來候發放者。少間。聞呵殿聲。一人升堂高坐。方巾大服。類道教裝。兩房吏役祇候。威儀甚肅。潛問何官。曰。冥府總政也。道人叩見。互相問答。莫辨所云。既而帶余跪謁。座上官曰。汝在世曾誦經否。應曰。曾誦。又曰。汝誦何經。應曰。誦金剛經。曰。汝自是好人。但摩訶如何念成沙摩訶。因錯了一字。罰去一歲。今叫汝來快改。過還汝十年陽壽去罷。遂叩頭起立。適前女子見叩。見所訴果如道人語。座上官曰。汝該是這樣死。從岸上擲下一物。如方斗。曰。汝自看來。女遂默然。又曰。汝矢志守貞。今奉岳主之命。燕地投胎。皇莊受祿去罷。旋退堂。而雲板鼉鼓。宛若陽官儀注。回視右廂。則吳亦不見矣。出平陽。見有三十六人。踣踞相向。一隸至來。持巨扇煽之。火焰騰起。高數丈。須臾火息。三十六人仍在。隸又於懷出一珠。大如卵。置地。上復以扇煽之。狂風驟起。而三十六人不知所往。驚問

道人曰。冥府不比陽世刑法。只此陰陽火。勦除惡類。繼以罡風揚其渣滓。落於山則爲蟲介。入於水則爲魚蝦。行善之人。別有善路去也。仍由前徑而還。遇舅氏某。負豬皮在背。泣曰。吾不幸死於利川。今且變豬矣。及家中門。道人竟去。今乃醒。不自知爲已死也。遣家人往候吳。果患病危篤。兩手厥逆者數日。今得霍然矣。詢以女子事。則果宰藍田時之案也。未幾其舅氏之子來云。渠父果於某日卒於利川縣。事在乾隆二十二年四月間。唐姓今尙存。言之如繪。吳乃康熙庚子孝廉。仕於秦。世居新寧縣後鄉。子曾至其家。子名霽。邑庠生。能詩文。精岐黃。亦曾備言其事。

亡夫領婦到陰間見太公太婆

毘陵莊生家千早歿。遺婦陸氏。於乾隆壬子臥病。經夏至七月六日。忽夢亡夫挈至一門。廳事頗如舊家。登堂見舅姑咸在。各各悲喜。俄在屏後有髻翁。夫婦扶杖出家。千曰。此太公太婆也。汝未及見。今宜祇謁。氏如禮拜見。髻翁曰。孫婦初見。我當有以款之。其子以空乏對。翁乃探囊出白金付左右。須臾饋饌羅列。方圍坐共食。翁指盤中肉丸謂家千曰。此味何不攜去啖孫婦。家千遽愀然自視其祖。若以爲不可者。翁遂不言。食竟。氏前請曰。旣到此。須一見閻

王否。翁曰。汝並無罪過。無庸去見。因指旁向者謂氏曰。明日戌時。當遣肩輿來迎汝耳。乃欻然醒。述所見髻翁夫婦。果其生前狀貌。口吻宛然。至奔走使令之人。皆其家已故僕婦。一一不爽也。氏言夢中所遇一家骨肉團聚甚樂。次日七夕。果見夢中二僕昇輿來迎如期而逝。髻翁者名椿。字書年。曾爲射洪令。一生爽直。家千父字實君。亦誠惡人也。

續子不語卷十

隨園戲編

淫詔二罪冥責甚輕

老僕朱明。死一日而復蘇。告人曰。我被陰間喚去。爲前生替人作債負中證。兩造互訐。必須我到。纔得明白。我見閻羅王之後。據實剖陳。其案遂定。放我還陽。我出殿門。見柱上有對一聯云。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我款賞之。以爲不愧神明口氣。正徘徊間。見有一羣託生之鬼。從堂上下來。大半多不相識。只有一女子。一老叟。皆我鄰也。女有淫行。叟詔富家。以爲此二人者。必墜阿鼻地獄矣。及判官走過。手持託生簿。因而問之。判官曰。某婦甚孝。故託生山西

貴人家爲公子。叟甚慈。故託生山東爲富家女。朱大不服。曰。我素知其婦不端。某叟沒品。俱得託生好處。然則閻羅衙門。何得爲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乎。判官歎曰。此乃所以謂之是非非明明白白也。何也。男女雜薄不修。都是昏夜間不明不白之事。故陽間律文載捉姦必捉雙。又曰非親屬不得擅捉。正恐黯昧之地。容易誣陷人故也。閻羅王乃尊嚴正直之神。豈肯伏人牀下。而窺察人之陰私乎。况古來周公制禮以後。纔有婦人從一而終之說。試問未有周公以前。黃農虞夏一千餘年史冊中。婦人失節者爲誰耶。至於貧賤之人。謀生不得。或奔走權門。或趨躄富室。被人恥笑。亦是不得已之事。所謂順天者昌。有何罪過。而不許其託生善地哉。况古人如陳太邱弔張讓而解黨禍。康海見劉瑾以救李陔嗣。貶其身而行其仁。功德尤大。上帝錄之入菩薩一門。且有善報矣。至於因淫而釀成人命。因諂而陷害平人。是則罪之大者。陰間懸一照惡鏡。孽障分明。不待冤家告發也。朱聞之大悟而醒。云判官亦其族叔名啟宏。作黃岡州吏目。生前以端謹聞。

人壽有定陰間不能增減

六合程某。平素不信鬼神之事。年六十餘。患病不起。不納

穀者四十餘日。忽一日謂其妻曰。我病不起矣。但爾孫婦有日期。我不能一見孫婦。人必笑我沒福。盡作速料理。以慰我心。其妻子如其言。引爾新婦到牀前拜見。程喜動顏色。曰。吾明日可以去矣。可於次晨即扶我起。便穿入殮之衣。家人以莽服進。命斥去之。曰。我並未作官。而著此服。必爲羣鬼所笑。仍衣常服可也。服畢良久。曰。有二人在外相待。可燒紙錢具酒餚待之。妻問何人。曰。俞龍江辛。二人者已死之人。曾捨身爲城隍役卒者也。言畢。沈沈睡去。者將一日忽醒。曰。扶我起將殮衣暫脫。城隍夫人生日。賓客來往甚忙。無暇點名。故俞江二人仍放我回來。後日方去。聽候發落。依舊吃梨汁清茶者。又二日醒。命取衣穿。曰。我此番真去。不復歸矣。但家中子女。多向城隍燒香借壽。與我。或願減五年。或願減十年。雖是他們孝心。恰都可笑。人之年壽。各有定數。不比他物。可以通挪。但有一件奇事。我望見城隍。有素不認識之婦人。替我涕泣討情。放我還陽。城隍搖頭不允。我大起疑心。盤問二皂隸。此是何家婦女。曰。唐李氏也。君不記三十六年前之事乎。李氏嫁唐某。而夫亡。此婦事堂上姑。送其終。又替其夫承繼一子。事畢。再拜靈前。自縊而死。君重其節。託人教唐氏小叔。遞呈請旌。

一切費用。俱是君包攬而去。何竟不記耶。程聞之。恍然如昨日事。且知城隍搖頭者。亦因人壽有定。非城隍所能減增也。言畢。又吃梨汁數杯而逝。程君之子號石泉。親爲余言。

關帝血食秀才代享

某生員請仙一日。關帝臨壇。某以春秋一段問之。亂上批答。明晰無誤。批訖遂去。某歸家後。心竊疑之。云關帝忠貫日月。位至極尊。如何以一紙之符。即能立刻請到。心甚不服。欲擬表文一道。焚於上天控告。正作表文間。忽聞叩門聲。某啓戶視之。而不見一人。某愈怒。提筆又做。忽案頭有人云。相公緩筆。某問爾係何人。答云我即臨壇之人。實係唐朝秀士。因被亂軍所殺。魂魄落在廟中。殿下朝夕打掃殿宇。聖帝憐我勤苦。命我享受廟中血食。並非關帝也。某大笑。即欲焚表。案頭人又云緩焚。某又問何故。答云若焚表文。仍是控告我。總求相公將表文放入水中。磨滅字跡。方於我無礙。某又問關帝到底有臨壇時否。答云關帝只有一尊。凡天下各廟中血食。皆係我等享受。惟天子致祭。方始臨壇。某問何以知之。答云曾有修煉數千年之狐狸。聞天子致祭。一月前齋戒沐浴。遂往窺伺。七日前見周將

軍臨壇。打掃壇舍。紅光滿室。妖魔盡被燒死。故知天子致祭之期。關帝方臨壇云。

惡人轉世爲鼈

揚州胡姓有子頗慧。年將二十。將娶之前數月。忽得顛疾。飲食眠動不時。若明若昧。自言自笑。一日在牀上坐語。其父母曰。兒於昨夜奉嶽神命。署本縣城隍事。本縣舊有積案十件未結。命兒公正辦理。兒恐錯誤。需請幕友細思。惟有受業某師。素稱理學可信。可速備禮請之。時某師已故多年矣。少頃忽起立云。師至師至。喃喃刺刺不休。家人旁聽。竟是兩人問答。聲音笑態畢肖平日。云十案中有七案。仍從前議。其餘三案。一當斫頭。一當剝手。一當充軍。其時因醫言其病須滋陰。買一鼈於籠下。引其首而斬之。鼈頭落地。怒目睜睜可駭。相隔臥房甚遠。其子忽於牀上大喝曰。這惡人應當斬罪。還有甚麼不服。斫去還敢怒目視我耶。家人祈禱城隍廟未回。其子又於牀上云。太爺何故燒香於判官面前。他如何當得起。太爺一拜。十案俱有性命。細訪之。皆係已死。境內積惡。昭昭在人耳目者。

姦夫死後報仇

儀徵縣役何二。曾與一婦姦好。其婦有舊好胡四。往來多

年婦利其財。後漸窮窘。婦漸疏之。何復凌之。遂至鬱抑而死。婦夫亦死。婦遂歸何。竟為夫婦。數年頗有積蓄。何原有妻已故。曾生一子。忽得狂病。持刀弄斧。見此婦來。即欲手刃云。我乃胡四。汝家用我數千金。財盡心離。更從何姓。如此快活。我死不甘。已訴於神。准我報仇。醫治不效。延請僧道修齋祈禱。一無靈效。如此數月。其子骨瘦如柴。忽一日。叫戲演唱。又忽跨驛館中馬。狂奔街市。又忽將家中物件打碎。將銀錢搜出。散與他人。云神許我將你家財蕩散。再討你兒子的命云云。至今其子現存。而家資已空。

董刺史雪冤

董公溶在海寧州時。下鄉踏勘。有旋風迎與來。左避左隨。右避右隨。公異之。祝曰。若有奇冤。可在與前三旋而退。吾當命役從汝指引。祝畢。果如公諭。遂令幹役隨風查察。至僻壤處。入墓而歿。稔知為某解元女公子墓。稟覆公立為傳訊。據稱其女是暴病夭殤。公不之信。即欲起墓檢驗。某乃索公無故開棺筆據。方許啓墓。公不得已與之。及啟驗。果屬病亡。公頗自悔。亦惟候告聽參而已。乘輿返行。未數武。旋風又來。公益驚。停輿細思。憶及墓內擱棺石板下。當有故。復回至墓。揭石驗之。又得一棺。開檢。亦一女尸。而

貌如生。傾國姿也。遍體鱗傷。訊係元人。威逼強姦不從。受傷身死。公遂按律詳革科斷。昭雪其冤。而旌表之。

劉老虎

劉名捷。江右人。綽號老虎。強而有力。為一鄉之無賴。夜飲醉歸來。途間覺酒上湧。捫壁以行。遇門便入。認為己家。足力懨懨。倒地而臥。五更盡始醒。聞人問曰。某人在。答曰。在某洞。又問此番是誰。答曰。某某。若若干名。劉之姓名在內。自想不知所犯何案。係何衙門拘訊。因仰目視。天亦漸明。細認乃知在土地廟中。遍尋杳無人跡。大為奇異。因思某洞離此不遠。無妨一往偵察。遂飛步至其洞。果有大漢。鼾睡正熟。自思大漢雄健。未可軟說。乃拔佩刀。抓起大漢。將刀置其喉間。大漢驚問何作。劉曰。汝是歹人。尙問我耶。大漢曰。我是過路客。何以指為歹人。劉曰。既是過客。緣何不投歇店。行蹤詭異。若不實言。我先殺汝。大漢急曰。我實奉官差拘犯人。索票觀之。第一人即劉也。問犯何事。要其救釋。大漢曰。是大數註定。上帝所命。豈予敢狗縱耶。劉曰。如是殺汝亦死。釋汝亦死。均之死也。不如與汝同死。復欲刺之。大漢搖手止之曰。救汝。汝可自行咬破手指。血染吾票上。更易姓名。遠徙他鄉。或可稍緩數年也。劉如其言。見

大漢出洞門。就地一滾。化爲老虎。咆哮入山去。劉踉蹌歸。到家天亦大明。遂改姓名。移居外府。從此改悔。不作無賴。習理生業。娶妻生子。壽至七旬。因親友家拜斗。爲病人作干保。劉思拜斗大事。豈可填寫假名。緣將前事告之。填寫真名而歸。出大門甫數武。被虎銜去。

屈丐者

蘇州楓橋鎮。乃客商糧艘聚集處。村盡頭有古廟。爲屈丐者所居。兩足不仁。朝出暮歸。不離楓橋左右。一日晨起。見廟旁有遺囊。拾而閱之。中藏白金數百。因思是過客所遺。吾薄命人安能享此。且不知其作何勾當。一旦失之。有關性命。亦不可知。乃復歸廟坐待。午間果有人飛步而來。頓足捶胸。狀甚惶急。因問之曰。君得無失物者乎。客曰。然。汝拾耶。屈曰。有之。但須陳說不謬。方可還君。客大喜。爲述若干封若干數。是何銀色。是何包囊。果相符合。屈乃攜出付之。客見原銀大喜。願分半相贈。屈笑曰。君擬耶。予不拜君全惠。而乃貪其半乎。且君損半。又不能了大事。請即速去。勿誤我。客不得已。檢拾錠與之。而別。丐至街口。忽見一垂髫女。貌絕美。依父而哭。觀者如堵。因問於衆。或告曰。是曹氏索債者。將欲奪此女爲債。故悲耳。問欠幾何。衆曰。十

金。屈聞怒曰。盤剝私債。凶惡如此。設欠官項。又將如何。且十金亦小事。何爲富不仁。竟至於此。詎知債主在旁。聞言而怒。指屈問曰。似汝填寫壑者。亦來說仁義耶。既出大言。可能爲彼償否。屈慨然。即將前客所贈。爲之代償。取歸某之欠約而散。曹之本意。原在女。不在金。恨屈破其姦謀。乃賄捕役。指屈爲賊。鎖屈送官。吳縣陳公。深疑其冤。遣金客聞之。立即奔縣。代爲昭雪。陳公聞之。喜曰。此義丐也。照反坐例。重懲捕役。並傳楓橋各米行至。諭曰。所有日收米樣。俱著賞給屈丐。免其朝夕沿門求乞之苦。且爲披紅令肩輿送歸。於是此丐享日收石米之利。遂漸延求名醫。遇道者與乾荷瓣。茅朮各藥煎洗。不數日。足病竟愈。與常人等。不十年間。便居然置大屋。娶妻室。作富翁矣。

僵尸

紹興有徐姓者。新典巨宅。書屋三間。臺榭俱備。爲館師章生設帳所。章夜讀至二更後。忽聞東房啓窗之聲。疑爲暴客。卽於窗隙窺之。見一少婦。玩月登山。攀樹杪。踰鄰垣去。疑是私奔行徑。遂輟書息燭而寐。雞鳴未曙。聞樹頭簾簾有聲。似是赴陽臺歸來者。凌晨。書童送湯沐。至。問之曰。東房爲何人住。通內室耶。童曰。不通。乃前業主封鎖之閒。

房耳。章聞大疑。因往觀之。則門封鎖。窗閉如故。窺之內。有靈柩停焉。至夜留心觀察。又復如是。章因秉燭啓窗入觀。則棺蓋斜起。中空無所有矣。章生乃將棺蓋代為扶起。取易經拆開。密鋪棺上。然後歸。登樓視之。及五更時。見女從窗入。視易經而却步。繞棺一週。旁惶四顧。舉頭見章。知其所為。拜而哀求。章生笑而不許。鬼曰。若汝不下樓。吾即上矣。章仍不聽。鬼物乃變作青面獠牙狀。騰蹕直上。章遂眩而墜樓。不省人事。迨書童送茶湯至齋。遍尋章生不得。乃與主人登樓觀之。見樓下東房內似有人在。啓關視之。則章生與女尸並臥地上。撫之。章體猶溫。因共擡出灌救。半晌始甦。述其所見。具呈於官。為之查喚尸親領埋。而尸親已全家遠出。因房無人看守。故為出典。至徐已三易其主矣。亦由僵尸為祟故耳。於是焚其棺。鄰家子患鬼病者。從此絕跡矣。

申氏自移

張某為其子娶申氏女。成婚歲餘。伉儷甚篤。一日女癡迷不語。兩手直垂下。忽舉手合掌。八指交。又作慘狀。痛苦異常。呼號欲絕。自不能開。左右代劈之不能動。即使有力者共劈之。亦莫能動分毫。亟詢其故。女則云。有一婦人在我

身後。使我至此。言未畢。更大呼。兩頰盡赤。似受批撻者。女不敢言。言則被移更苦。惟呻吟而已。越時自開八指。皮肉紅腫。又半時亦平復。女言動如常。惟不肯明言其故。自是日必一二次。或三四次。其苦不可言。醫藥符籙皆不能治。至今猶然。不解其故。或云其女生性乖僻。在母家時。家本富饒。女每餐以水牌點寫餽饌而食。稍不適口。即罵罵併器皿碎之。婢女進茶若指擎杯口。即碎其杯。而重笞其婢。以為手不潔。不可進茶也。其所著裏衣。若一經洗濯。即不再服。或云今之受移。是暴殄之報。其信然歟。

雁宕仙女

六合戴某。有子十八歲。貌清秀。閉戶讀書。忽然不見。其家各處尋覓不得。一日忽從園中香櫛樹上飛騰而下。曰。我某夕月下。閒步園中。見一美女。從空飛來。挾我上升。道我凡人也。如何上天。女微笑。採香櫛葉一片。令我踏上。當即騰空而起。到一高山頂上。有石門數十間。門內有亭臺花草。無所不備。我問此是何處。曰。温州雁宕山也。天台小山。尚有劉阮之事。况我雁宕。又高天台一千餘丈。而可無佳話流傳人間乎。與我遂成伉儷。諸石門中。俱有仙娥來往。老少不一。所說言語。都是元經秘旨。不能記憶。但覺服食

起居鮮華可愛。我樂而忘返。忽昨日謂我曰。郎父親明日八十生辰矣。不但郎宜歸祝。卽妾亦宜同去也。又取香櫛葉一片。令我踏上。遂復乘雲而起。又到家園。其家人鄰佑聞此信。來觀者如麻。忽聞異香撲鼻。空中聞簫鼓聲。果有一絕色女子。珠冠玉佩。在雲中作叩首狀。每一跪起。則霞光四閃。百鳥皆鳴。家人正思攀留。而清風一起。其女與其子已冉冉攜手而又去矣。其父思子涕泣不止。或曰此怪知禮。俟翁九十歲時。定與令郎再至也。

生魂入胎孕婦方產

金山縣有老農某。月朔夢一青衣人。似公差。齋牒來語之曰。子本月十七數盡應死。因一生勤慎無大過。死後卽託生某家爲子。亦小康壽考無慮也。故我先來告知。便早處分家事。屆期我來同子往投胎可也。其人醒。徧告家人。悉以家事付兒子。不數日處置畢。拭巾待期而已。至十二日夜。忽又夢見前青衣來促之行。農以未及期爲辭。曰我固知之。第彼婦於初十晚。偶失足致仆。損動胎氣。不能待至十七。卽於是夕坐蓐。兒已產。須生魂入竅。乃能飲食。今已三日。君若不行。彼不能生矣。晨寤。述其事於家人。復安枕而歿。

女化男

乾隆四十六年。長沙西城之長安坊。地名青石。並有把總安姓者。一女五歲。與張守備家爲養媳。其姑遇之嚴。少有時輒鞭笞。交下不勝其苦。十三歲逃回父家。張向安索女。安以女未及笄。不願鬻養姑家。且留家。俟有吉期。備禮遣嫁。張無奈聽之。及女年十七。婿亦長大。張擇期以告。安亦備奩具。擬嫁女。女知期近。而畏姑嚴。終夜哭泣。向天叩禱。求速死。不願出閣。母見女如此。頗憐之。曰汝徒哭泣。求死無益。若籲天能變得男身。便可免嫁。是夕女夢一老人。手持三丸如彈。大二紅一白。納其口而去。比寤後。覺小腹極熱。喉痛異常。不一炊頃。陽出於戶。竟成偉男。項下結喉。突起。驚疑以告母。驗之不謬。安夫婦無子。只此女。一旦成男。喜甚。往告張。以事屬怪誕。疑安捏飾。賴婚。控於縣。時邑令山西黨公兆熊。拘女到案。驗之。貌猶是女。而陰頭鮮紅。確係男子。勢難行嫁。命安將奩資貼張。爲代聘一女。以予其子。當堂令安女放脚。薙髮。脫珥著靴。改男裝而出。

人化鼠行竊

觀察王某。以領餉到長沙。邑令陳公。爲設備公館。將餉置臥室內。一夕甫就枕。氣逆不能寐。展側至三更。忽梁上仰

塵中有物。作嚙木聲甚厲。懸帳幌之。見頂板洞裂大如碗。一物自上墮地。視之鼠也。長二尺許。人立而行。王駭甚。逼索牀枕間。思得一物擊之。倉卒不可得。枕畔有印匣。舉以擲之。匣破印出。擊鼠。鼠倒地皮脫。乃一裸人。王大驚。賊吏

役皆至。已而邑令陳某亦來。視之。乃其素識鄉紳某也。家頗饒於資。不知何以爲此。訊之。瑟縮莫能對。王即坐公館將動刑。其人自言幼本貧窶。難以自存。將往沈於河。遇一人詢其故。勸弗死。曰我令汝饒衣食。引至家。出一囊。令我以手入探之。則皆束皮成捲。纍纍重列。因隨手取一皮。以出。即鼠皮也。其人教以符呪。頂皮步罡。向北斗叩首。誦呪二十四下。向地一滾。身即成鼠。復付以小囊。佩身畔。竊資納於中囊。不大亦不滿重也。到家誦呪。皮即解脫。復爲人形。歷供其積年所竊。不下數十餘萬。王因問汝今日破敗。前曾否敗露。曰此術至神。不得破敗。曾記十年前。我見一木牌上客頗多資。思往竊之。化鼠而往。緣木牌上突出一貓。嚙我項。我急持法解皮。欲脫身逃。而嗚然有聲。貓皮脫。亦人也。遂被執。究所授受。其人與我同師。其術更精。要化某物。隨心所變。不必藉皮以成。因念同學。釋我歸。戒勿再爲此。已改轍三年矣。緣生有五子。二子已歷仕版。一子拔

唱歌犬

長沙市中有二人牽一犬。較常犬稍大。前兩足趾較犬趾爪長。後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絕不類犬。而逼體則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種小曲。無不按節。觀者如堵。爭施錢以求一曲。喧闐四野。縣令荆公途遇之。命役引歸。託以太夫人欲觀。將厚贈之。至則先令犬入內衙。訊之。願犬曰。汝人乎犬乎。對曰。我亦不自知爲人也。犬也。曰。若何與。借對曰。我亦不自知也。因詰以二人平素所習業。曰。我日則牽出就市。晚歸即納於桶。莫審其所爲。一日因雨未出。彼飼我於船上。得出桶見二人啓箱。箱中有木人數十。眼目手足。悉能自動。其船板下臥一老人於內。生死與否。我亦不知。荆公拘二人鞠之。初不承認。旋命燒鐵針刺入鬼哭穴。極刑訊之。始言此犬乃用三歲孩子做成。先用藥爛其身上皮。使盡脫。次用狗毛燒灰。和藥敷之。內服以藥。使瘡平復。則體生犬毛而尾出。儼然犬也。此法十不得一活。

貢。尙有二子。思各捐一知縣與之。敎家中銀不足額。探知公餉甚多。故欲竊半以足數。不意遭印而敗。王因取皮復命持呪試之。則皮與人兩不相合。乃以其人付縣復訊。定讞始去。

若成一犬。便可獲利終身。不知殺小兒無限。乃成此犬。問木人何用。曰。拐得兒。令自擇木人。得跛者。瞎者。斷肢者。悉如狀以爲之。令作丐求錢。以肥其囊。卽率役籍其船。於船下得老人皮。自背裂開。中實以草。問何用。曰。此九十以外老人皮也。最不易得。若得而乾之。爲屑和藥彈人身。其人魂卽來供役。覓數十年。近甫得之。又以皮濕未能作屑。乃卽敗露。此天也。天也。只求速死。荆公乃曳於市。暴其罪而撈死之。犬亦餓斃。

韓鐵棍

韓舍龍者。山西汾陽人。貧無居處。在邑中破寺棲止。傭工爲生。勇健多力。一日歸。見寺門外臥一道者。詢知以病不能去。乃供養之。無德色。如是三月餘。道者病愈。謂韓曰。感子厚義。無以報。今行矣。平生蓄有一物。食之力逾黃育。兼可致富。以贈子。七十二年後終當歸我。第子富後。慎勿納粟得官。徒耗壽算。言已。口中吐一羊出。小如拳。置掌視之。乃粉所爲。納韓口中。方欲吞嚙。羊從喉中直趨而下。道者以掌向韓腦後一扑。韓卽暈仆於地。比醒。道者已不知所。在。試舉鑿鋤之屬。悉輕如草。次日仍往見主人。願居其家。爲長作。俾買鐵另鑄作器。爲鋤地。其所耕十倍於人。日食

米必三斗。他物稱是。主以其勤而力。甚愛之。一日令載煤五十斤。自他所歸。車歷土坂將下。驟驟車傾。韓在後手挽之。徐徐而下。面色不動。主知其事異之。詫其神勇。命隨標行。押布至都。中途值盜。盜盡靡潰。皆獲焉。主自後卽令押無械。拔道旁棗樹掃之。盜盡靡潰。皆獲焉。主自後卽令押標販布。許分其餘息。不令備作。韓乃鑄精鐵爲棍。長丈有二重八百斤。其用棍無法。亦無授受。惟恃勇力橫擊。無能禦者。江湖皆呼爲韓鐵棍。盜賊莫敢犯其鋒。其棍載在車後。非八人莫能舉。而韓以隻手取之。輕如草然。一日至京師。方投寓。忽有人來訪。自通姓名。曰。山東白二。韓素不相識。訝其突如。詢來意。曰。我聞君善用鐵棍。曷以見示。韓指車後。令客自取之。客以隻手輕取而下。謂韓曰。君用此棍。不知傷幾許人。我仰其面。君試擊我。能傷我。則君果爲神勇。韓不可。曰。我與君無仇。何故以兵相戲。既與吾角力。不若我屈一指。君能伸之。我卽當斂迹歸田。不敢馳驅道路矣。乃環其食指。白以手鈎韓指。韓俟其指入。乘勢提而擲之地。白起曰。我山東劇盜也。一生無敵。今竟讓子。嗣後韓行。山東北直一路。如在家中。往來如是二十年。韓分息亦厚。乃辭主人。不復作標客。主人猶載其棍行者二十餘年。

韓歸里置田產。生有二子。課農爲業。年逾七十。自在場上看麥。忽有一山羊自場出。衆咸以爲晉地所產。皆胡羊。此不知所從來。爭逐之。羊入一枯井中。衆欲入。韓爭先跳下。見羊在井底。以手舉之。向上一擲。不覺身隨羊上。衆在井外。見有白氣一縷。自井飛出。羊入雲中。韓坐地上。氣力兼無。其昇之出。尋亦無恙。然自是手無縛雞之力矣。始悟道士還羊之說。神力已去。又活二十餘年。至九十壽終。所用棍猶在韓莊。至今六十餘年。無有能舉之者。

認鬼作妹

浙藩司更夫陳某。喜飲而膽最豪。一夕巡伺垣牆外。時三鼓。月甚明。見一婦人年十八九。容貌頗麗。陳念官衙禁地。必無私約者。心知非人。姑戲之。乃往握其腕。曰。子夜行。得無覓佳耦乎。我爲若婿何如。婦曰。我非人。乃縊鬼也。變其貌甚瘳惡。陳曰。我聞鬼皆能改貌。卿即陋劣。我不嫌也。鬼無奈。乃曰。子姑捨我。有錢十五千與子何如。陳問錢從何得。鬼曰。薦橋某錢莊有女。我明日往祟之。子須認我作妹。我教若與子錢十五千。其病即愈。但子得錢後。我在此勾當一二事。自後毋得再阻我。陳諾之。鬼乃去。明日午後果有人來訪陳。且曰。汝妹爲鬼太不良。昨日主人女出看戲。

歸。爲其所祟。百計求解。云。必欲尋其兄來。乃去。故招子往。陳乃同往入門。鬼即在內。曰。吾兄至矣。大慟趨出。陳亦伴泣。相抱而慟。已而鬼曰。吾兄貧。無以爲生。汝家富。須與吾兄錢十五千作生計。我當去矣。店主人不得已。如數予之。女疾果愈。陳得錢歸。不三日。聞司廨中果有婦人縊死者。蓋鬼求代。恐陳阻之。故行賄耳。

蟒過嶺

湖廣武岡州。有水路可達。有赴武岡任者。挈眷由水路行。一路皆灘河。兩山壁立。茂樹密菁。惟日午見日而已。一日舟行。聞上流灘畔有人敲鑼鳴衆。詢之。曰。今日蟒過嶺。須停舟不得行。行則有失。問何以知之。曰。我處燒山。向例有定期。蟒知之。先期半月相率自南而北。俟北路燒山。則又自北而南。時正十月。蓋南路定期在初冬。北路定期在初春。故也。其來日早。必有大風。以阻行舟。便其橫溪而渡。今早風大作。故知之。問在何處。曰。相離里許。可望而見。俄頃風愈大。見兩山樹梢枝葉皆垂。露一蛇首。大如十石甕。徐徐自山下剪溪過。其頭入北山。尾猶在南山未盡。約計兩山隔溪河三五百丈。如是者一食頃始盡。一蟒過盡。又一蟒來。長皆彷彿。以次相接而行。其體亦遞小。一晝夜乃盡。

土人云此黑蟒性皆純良。從不傷人。

食猴怪物名石掬

湖南至道州路。有一山高數百丈。千峯環列。中有灑溪講堂。山中最多猴。常出擾人。山脚居民數十家。皆漆戶也。山產漆樹。紅芽初茁如香椿。食者多死。官爲立石以禁。沿漆林而入。周遭五六里。隔一澗。過澗卽入山徑。樵路穿雲。高可插天。吾鄉愛堂居士往遊。遠望崖側。有似枯松。其毛遍覆數里。蠕蠕然。近視之皆猴也。屏息而過。已歷其上。俯視衆猴。約有六七萬。老少雌雄環集。呦呦皆有哭聲。亦莫測何故。有頃忽見二猴自上崖來。向衆猴搖手似禁其勿泣者。已而悉起。有扶老者。有攜雛者。皆緣崖左而上。至經香臺畔。俯伏屏息。高下幾無隙地。旋有大風簌簌動林。木臺後出一獸。絕似猴而小。高可尺許。衆猴見之。皆俯伏。此獸躍上灑溪講座。踞膝而坐。推其身忽伸長丈許。衆在下仰望。不見其頂久之。見一猴來跪其座旁。自以雙手向腦後剝去其皮。若供其食噉者。愛堂尙欲再覘其異。不料僕人遽怒起。燃大爆竹震之。響一發。衆猴咸驚墜山下死者不可勝計。其獸聞聲。一躍直穿屋而出。不知所在。按異物志石掬如猴而食猴。或卽此獸。

鐵牛法

湖南邑因論死。秋決後。例多暴尸三日。然後埋。入夜尸常不見。官吏異之。跣緝四出。初以爲其親屬私竊以葬。訊之不承。有武生某。以事赴縣。行至一村鎮。牽馬飲於溪橋之下。水中映有人影。俯窺之。則橋洞內水乾。有一人閉目跌坐於中。躡而就之。見其襟褶間皆血污狼藉。問爲誰。不答。因急趨出。適鎮中有駐防汛弁。告之守備殷某。殷先入橋下。其人見殷相近。卽飛左足。將殷踢仆地。後入者至。救殷起。覓其人已不見。互相嗟訝而返。是夕雷雨擊死一人於橋柱側。衆往視。正昨日橋下人也。或云此學鐵牛法者。可以代形。而終獲天譴。

妖術二則

江陰有士人。學法於茅山。有術能致婦人。用烏龜殼一個。書符於上。夜擁之而臥。少頃。卽見一與卑一少婦至。或平昔有屬意者。皆可召來。其婦不言。與交媾。無異生人。天將明乃去。其去時必反繫其裙以出。未知何故。據言此乃所召之生魂也。
婁縣有道士。善致天女。有求其術者。必令其人備衣裙釵釧之屬。須極華麗珍貴。乃可爲天女服飾。言著天宮衣不

能履凡世故也。其來必在初更。須先掃淨室。屏絕人迹。道人入。書符步呪。則天女始至。色果殊麗。異香襲體。人與交合。與世人無異。亦不言笑。天未明。道士來。又屏人書符。送天女去。則衣飾皆帶去。無一遺存。與天女交者。皆無後禍。故其術頗為豪富家所重。即耗其貲。亦不惜也。後乃知其常通妓女為之。道士素頎而長。將女裸縛於懷。以袍襲之。昏黑人莫能辨。屏人而出。諸懷服其衣飾。偽為天女給客。將曉。仍束而去。以此分肥其衣飾。蓋死後其徒言於人云。

種蟹

盛京將軍某。駐劄關東地方。向無蟹。惟將軍署頗饒此物。有異之者。請於將軍。將軍笑曰。此非土產。乃予以人力種之。法用赤寬搗爛。以生蟹連甲剝細碎。和青泥包裹。為丸。置日中曬乾。投活水溪畔。七日後。俟出小蟹。取置池塘中。養之。螃蟹亦如此做法。按此法養魚。經中載之。而不言能種螃蟹。據將軍言。則凡介屬。皆可以此法種之。則是亦寬固蛤介中之返魂丹也。

扯雞膝救溺死人法

凡人落水淹斃。一日內者。尚可活。洗冤錄載有騎牛法。最妙。而不知更有扯雞膝法。入水三日者。亦可活。揚州各郡

作排手黃一謙。沛縣人。隻身帶貨。無不獲利。積至百餘。悉以周濟貧乏。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在北通州壩上落水。已三日。撈起。有長眉白髯老翁云。用筆管套雞膝。先破一孔。插入肛門。扯出雞膝吹之。吹至三人。心口微動。老人曰。活矣。衆趨視。忽失老人所在。又換人吹。果嘆氣而甦。

鳥獸不可與同羣

荊州寺僧某。頗精禪誦。一日有獵徒獲一虎子。歸途憩寺門。僧勸勿殺。衆即以虎捨寺中。僧給以飲食。頗馴服。隨僧起居。每課誦。虎亦從衆。後作頂禮狀。課畢乃退。日漸長大。客至方丈。虎伏座下。初甚駭怖。繼察其狀無惡意。亦不甚畏。狎玩之。虎亦不怒。一日有客訪僧入方丈。僧即以足蹴虎。令去。曰。毋驚我佳客。虎作欠伸狀。瞪目而視。良久始出。已而又來。伏脚下。氣粗而有喘聲。客愈恐。僧以手批虎。又瞪目視良久。一若有所思狀。僧以足踹之。乃去。俄而又進。作怒容。直前一口。啣僧頭而去。僧猶坐而不仆。寺中人見虎口有血。奔出山門。乃共逐之。入深山去。卒不可獲。

拘蛇

江陰章燕橋言。有南客館京師。自言能拘蛇。主人欲觀其法。不可。強之至。再始允焉。先命竹工削竹籤百枝。長三尺。

許。踞其兩端如箭鏃。至期。約主人及外客以麻繩束竹籤。捆載而行。同赴西山石佛廟中。踞石臺上。步罡書符。口喃喃作詞。俄頃微風起。草中索索作聲。蛇果大至。先小後大。盤旋迴繞。有若錦者。有若花者。諸色俱備。衆咸詫所未見。最後有一蛇至。不甚大。遍體光黝如漆。昂其首向前視客。客色遽變。憮然曰。殆矣。急書符退之。衆蛇皆散。獨黝黑者不去。吻舌張口。似有怒態。客披髮跣足。持呪嚼舌血。噴之。黑蛇始去。顧衆曰。君等可歸矣。此蛇來與吾較法。我不可去。去則貽禍主人。乃命衆人用繩束其身。捆於石佛背上。以所攜竹籤置手旁。促衆人去。次日客歸。衆詢所以。云是夜風雨大作。其蛇乘空而來。張口吸氣。似欲相吞。客望其氣來。乃以竹籤一枝投之。籤爲氣攝入其腹中。如是數十次。氣亦漸衰。籤亦將盡。俄聞廟門外有崩撼之聲。蛇斃於地。風雨亦息。

金香一枝

富民某聞某寺有老僧。德行頗高。延請至家。供奉一室中。朝夕頂禮。卽香桂香爐之內。無不以金爲之。一日僧於靜室中入定。忽見彩雲飄渺。異香滿室。有二仙女將一蓮花座來。曰我奉西方佛祖之命來迎。僧自願功行頗淺。懼不

敢往。仙女催促再三。且曰若不去。我無以復命。僧乃取瓶中香桂一枝與之。始冉冉而去。明日主人家產一驢墮地而死。奴僕輩割食之。腸中有金香一枝。驚白主人。僧不知也。卽主人亦不知金香桂爲供奉和尚之物。後偶於參禮和尙時。主人談及此事。和尚大驚失色。始以向夕蓮花相迎之事告主人。亟看瓶中。已少一枝香桂矣。蓋無功食祿。天意所忌。故使變驢以報也。

小僮遇女鬼

鎮江梅市族弟家僱小僮孔姓者。伴其子岸夫宿書樓上。乙巳冬月望日三更後。遣其樓下取物。遲至一更不來。卽偕其家西席王松坪先生下樓往看。遍尋不見。於是急呼衆家人尋覓。尋至第三進小室內。見其伏臥桌下。頭嵌於椅脚內。家人拖出。人事不省。以薑湯灌醒。問其原委。云我下樓梯至中間。見一奶奶。將我攙至堂前。我欲叫人。他將手摺我頸項。我卽不能言語。此後如何關門。如何來此。我總不知。於是令其安睡。次日亦無他恙。越至次年五月望前。渠臥書樓下廂屋內。時約二更許。月明如晝。忽然大叫。岸夫急起往觀。奴云去冬攙我的女人又來了。我駭怕。將帳門捫緊。他與我扯奪不開而去。我急叫人。他又轉來。

不敢叫。他又去了。我遂大叫。他見人來。遂不見了。問此女人模樣。云身穿藍衣。面甚標致。其白如雪。家中恐其復又生事。遂將小僮遣去。此後安然無見聞矣。岸夫姪親為余言。

懷慶水災投匾水息

余同年沈永之為懷慶府太守。天久雨。黃河水發。直灌城中。公與屬員百姓等。俱登城外高阜看水。水高數丈。竟不能歸。餓三日矣。除禱天之外。一籌莫展。忽見一黃衣者。帶笠乘舟而來。問曰。汝等欲使水退。須當問我。公即問之曰。可取懷慶府大堂之匾投水中。水即退。問其姓。答曰。我姓黃。言畢遂去。水隨其舟漸漸流下。高阜離署數十餘里。公之父母俱在署內。無人能往。正徬徨間。有家人陳姓者。曰。小人能識水性。願往。公欣然遣之。令其人頭頂葫蘆。放書其中。泗水到署。見二老登樓哭泣。得其信大喜。即取匾投水。登時水遂退。訪之里人。云某處有黃將軍廟。想懷慶一府。應遭此劫。投其匾於水。算已應此劫故也。公即往拈香。瞻其像。果符所見云。

三王神請醫治臂

歸安有名醫湯姓字勞光。門外挂一匾。云凡求醫者。非先

送十金不治。一日聞外有鑼聲。出視。見一大沙飛船泊其門外。頃有一人登岸。從者手捧一大元寶。自言王姓。家住菱山下。左臂有傷。特來求治。醫即與膏藥貼之。拱手而去。醫遂登舟。照舊飾鑼開船。旗上書三王府三字。須臾不見。醫歸家。見桌上元寶乃紙元寶也。大驚曰。此乃東菱山之神。明日即著冠袍往拜。見神左臂上膏藥猶在。旁有一死蠍存焉。

續子不語終

龔 0757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甲 集
十二册

文 藝 叢 刻

定 價
四 元

談通俗教育。宜改良小說與戲劇。欲改良小說戲劇。宜先明其事之歷史與經驗。本集叢談叢考各書。對於詞曲新舊劇。及新舊各種小說。莫不窮究源委。融會中西。實為並世無兩之作。謎話兩種。尤能益智慧。畫史一種。足以廣見聞。全部十二册。茲將分册價目列下。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遼漢齋謎話	一册	一角